

白水湖春梦

一个小镇，许多饮食男女，过着平常或不平常的日子，半个世纪，三代人起落悲欢、浮沉笑啼。萧丽红以她特有的舒缓而优雅的叙述方式，描绘这些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同时纳入刻画人生的变或不变的情义 - 执迷或了悟、低眉或吐气、不仁或愿意.....

—

菜市场——

狭窄的一条旧路，绵延三百余尺长；全白水湖的街、巷，大、小都拓阔过，单存它留着，在替清朝做证！

一色的青斗石，在曰本人进驻的五十一个年冬内，渐有老款。

上早，曰本人来时，最悲伤、偿慨的一群；死的死，活下来的，不论被关抑是看管，种种曲亏，到后来随着年、月老去——

中、曰开战后几年！白水湖的壮丁，逐一被征召离乡，战事当吃力彼时，飞机的扫射和枪仔满天落，石头和惊惶的人们同声叫苦：

石头是根无脚走；心曰胆骇的人，则是怨叹：生在这时这世！

众人会互相言说：

“莫像牛，知死不知走！”

“去就去！世间我已经叫不敢！”

“径不知路，闯来——”

话是这款；新的团仔婴，偏偏不断，一批又一批，隔时未隔曰的生出来：

在轮转的生死里，所有的性命，就这般死去，活来无停歇——

在最无望的时阵；连天都不敢趴耳来听人间的召叹、叫苦声……战争却意料之外的停止！

一九四五年秋天，曰本人收拾所有能攒的物项，一波一波，像海水相续而去

同一时间，中国船从对岸的福州、厦门，曰夜无分驶过来，……白水湖又开始人声喧哗——

新车路上；三步一店，丰记、====、全盛……代卖或直销外地客带来的布匹、衣物、杂项用品……每曰，来去相挤的人，全数填满小镇的每寸空间，人和人，连呼吸都互相听闻！

镇公所未久贴出告示：

一、本镇老旧市集杂乱，新菜市即曰迁往青石巷。

二、新开的大马路，街名太平，重编门牌，近曰发放。

特此通告周知

白水湖镇公所

镇长 庄海水

锦菊就这般在外家后门开始摆菜摊；冬天、夏天，天热、天冷，在她，也无非身上的衣衫加二、减一而已……每曰她照常四点正起来，至多差五分，煮好大小吃食，然后赶在四十五分出门！

木荣会和她做伙，到大蚯、内田一带靠山边的农家批菜，载回来后，全是她的大志，他自己已换杉裤，赶到海关检验所做他的工友，到中午锦菊经常赶回煮饭，菜市十一点过，就没啥人，有时年节、拜拜抢市，她真实未走之，婆婆会自动煮好给木荣和大小团仔吃，省她许多挂虑。

如此——天鸟，天白；天光，天又暗，曰子这般过去，一手团仔也大喽！

锦菊算一下时间：

伊二十岁嫁木荣，廿三岁开始摆菜架……廿五岁才生知理，也不如按怎这粮生，和她同岁的彩云，十九岁年头嫁，年尾生大树仔……听说前个月，亲事已经讲好了：

锦菊不敢想：

得等底时，伊才有媳妇入门，……知理十一岁，她的狗皮才八岁半，还在流鼻涕——

不知得拖磨到底时，才给伊卸这身重担？不过才在讲，时间也是快，才多久，她已经在这儿卖十一、二年的菜！

菜市像一个米字形，早期自东、西、南、北向入来的人，若遇着熟识，会说：

“你挤甘愿未？”

彼种挨脚拌手的情景，三、二年过，起了变化；爱讲话的白水湖人，一时间内，无人随意开口——加上外地客日减，白水湖堪若一口热灶，彼鼎水才要滚，忽然冷下来！

一直到中国船不行来以后，很久，很久，到现时也无半人知伊的彻底详细！

锦菊的菜架在正中心点，四箍围的人，都得经过她眼前，她自然没卖过隔日的菜，

“底时你若倦，这位让我，价数好讲！”

“——你是想着啥？无事无把，半暝出一个月……我不卖菜，垫厝做舍妈？”

“你荣仔有头有路，你免吃饱换嗽！”

“谁不知。做鸡就蹭，做人就摒！！”

妇人一听，没隙没缝，忽然一声：

“——你敢是牛母？见着田就犁？”

锦菊一时无诺，来发嫂这才转笑道：

“你这位吃四面风，看五色人，我是真意爱，妄想啦！！”

来发嫂讪讪离开，锦菊才继续拣她的老菜叶：

确实！她在这个位，看不完形形色色的人！

全白水湖最重打扮的是江瑶珠：镇长太太，伊外家是台南富户，听说：她家天天有干贝吃，干贝又叫江瑶柱，所以取这个名字；又讲：她家每个团仔，都有奶母，兄弟吃的牛奶内！得掺人参。

江珞珠一年四季，都是合身洋装，怎样的布料、颜色，配怎样的洋伞、皮鞋，没人看伊重复——

通常她不上市场，家中有煮饭婆和一个清洁女工；两人会轮流来买，当然伊难免也来过几次，大概家中来什么高贵人客，值得伊指头皆伸！

但其实也无，银菊看她绵白的手，挂着大钻石，指挥着一老一少提着物件……伊只动眸啁和嘴，身边的人，全照伊的意思！

以往：

白水湖有一些老先觉，爱讲这句话：

“少年的！这出戏，看有无？，”

“看在目里的，不一定真的！！”

“为什么？”

“用讲的，若会清楚，世间就不会死彼堆人！”

“这就是世情！！”

真正就是！！

锦菊也同意：白水湖最有钱的女人，才不是她；江瑶珠不过是俗语——无三代富贵！不知吃、穿——内面，那种知吃、知穿的人而已！

双脚随意踏着木屐，不成样式的直统布衫一穿二、三天，头髻顺手盘起，用一只柴簪固定，最不可思议的是：

一般妇人，耗时最多的面容，她却是素颜无妆，

老白水湖人会议：

“黄金印没闲工妆扮，抹粉，是因为她一堆金条、银票等她去数算！”

伊出身麻豆首富：伯、叔、父辈，全是下营、新化一带，呼水会结冻的人物奇的是：伊十指与胸前全无佩戴，上、下无一细软；只在腰间挂两把锁匙！二副锁匙，各自管着夫家与娘家陪嫁的无数地契、产业……

众人都说：

“翁银川加黄金印的钱财，合起来不知几牛车才载得完？”

“伊若去寄钱，银行的人每次点银票，七点八四，手拢会拽到！”

更加离谱，搬钱彼个人听说第二天免做事，坐着歇喘就好！

“是按怎样？！”

“手伸未直啊！”

话是这般的在传，偏偏，每日的柴、油、盐、米，她无一不知，甚至买鱼、肉、青菜，也无人敢短少她一两、半两！

黄金印也有煮饭婆，但钱项大小，她不交给别人办：锦菊因此三天两头看伊上菜市；有一日：

伊竟然提二尾鱼来与卖鱼盛仔理论：

“你秤看——”

盛仔一时无话，黄金印慢声道：

“你的一斤，只有十五两平锤！”

盛仔赔笑道：

“可能鱼仔失水啦！补这尾小只给你——真失礼！！”

自此，人人皆知：黄金印货物回去，不是直接煮，得过秤钟，众人以后就不敢大意。

白水湖最特别的人是：陈棋；现在他不爱众人叫他本名！拜托大家叫他——“不来”“陈不来！！”

“不来？那会不来？按怎不来？”

“世间苦啊！”

“五花十色；敢有苦？”

“苦就苦在这，给你看无！若真实看有，你们大家一个一个，走得尾溜直直——不回头！”

锦菊心想：以他讲这款也对！

陈棋还说：“戏也有效，破厝残园变成好光景，书生往往当真；爱到要死要活；命差一点无矣！”“咱，就是那个书生！”

“人只知晚时做梦，醒来讲：好佳哉！是梦！！不知：连日时也是！弥勒菩萨不是交代虚云和尚：‘凡身梦宅！’”

众人又问：

“真实不来，那不是变罗汉了？”

“阿弥陀佛——趁早修哦！”

他原本在街心开“浑沌馆”，三代人都做择日、看地的事；也奇也怪，四十

岁以前的陈棋，自四十一开始换肠换肚——

“不来”素食以后，每每经过市场；众人会去乱他：

“来喔！今日腌肠甲等的！”

“这尾鲈鱼活灵灵！”

……

众人怎咩，他走过肉摊、鱼店，绝无停脚；众人就讲：

“你嘛，讲半句分我听，真实抑假的？”

“有影无？古早一只猪脚做二顿——”

“沙虾得活的！！”

这种情形，“不来”就说：

“以前无明！是六道的流浪儿；吃鱼，吃肉，都是在这个世间欠帐！”

后来，他的话愈讲愈听无，众人也只好作罢；白水湖照常是荤荤、菜菜的一群人在浮动！

锦菊想来想去：

一个白水湖专门出新闻，会了未尽的，就是黑猫丹，她老爸柯两传，做过里、邻代表、农会干事，现时，开二间银楼——

黑猫丹是家中长女，自小与人不同，十一、二岁起，就开始做白水湖小孩不行做的事，偷吃鸡爪仔、猪蹄；大人问她：

“也不是不给你吃！其他部位也都行，你就偏偏拣这二项？”

“这才好吃！”

“你去问看，一庄头团仔、因仔！看谁吃这！！”

“大家呆！我像伊们？！”

“你不受教，日后吃亏：吃鸡脚爪，扯破册，吃猪蹄，姻缘慢。”

“谁看到？”

“有影，我也不惊！！慢就慢，我管伊！嫁人是在做奴才，愈早愈坏……大人爱吃，就骗小孩！”

两传嫂自己说：

“伊做女儿未嫁时，血压特别低，生一个黑猫丹以后，三时两阵就变高血压，一条命会给她收去！”

众人劝伊：

“大一点儿会变，还是因仔！”

如此，一年一年过；黑猫丹十三岁那年踏破厝边红瓦盖……十五岁读到初二，和同窗吵嘴，把人家的书本、裙角扯破——

到十六岁，她母亲、讲一句：

“顶一代白水湖人！是不爱女儿嫁外位人！”

那个过年：黑猫丹跟一个新到，讲中国话的警察私奔到台北，家里的人五路去找，到伊阿舅带伊回来时，已经年初四。

十七岁以后，黑猫丹真正变做为黑猫！一双大目，水喷喷，特别密集的长睫毛，多动二下，同龄的少年仔，就开始无主意……

她补习半年，考上高商，读一学期，也不知怎样退学在家，有一阵子，她了无意思，整天上洋裁学校，凡事照规矩来——

自比二年，两传嫂说她的高血压差不多全好了，谁知那年五曰节，有歌仔戏来本地演七天公戏；戏团走的那晚，黑猫丹又不见了！

这次，她二叔是在七股找到人的！她带着包袱，连夜去追那个演陈三的——

廿二足岁那年，柯两传备齐三十两千足黄金和一间店面，将她嫁给银行一个听员。

……

卖菜的人，三三、二二，锦菊感觉奇怪，顺嘴问一个人客：

“才十点出，今日败市？”

一个妇人应：

“才不是，去看闹热！”

“？”

“黑猫丹和伊婆婆相战，一前一后去见公道伯，现在还在论理！”

公道伯姓李，叫公道，从日本人的保正，做到现在的里长，前后四十年，白水湖人不兴诉讼，有纠纷走一遭里长办公处，大都和谐、圆满——

“敢是才嫁四十天？”

“是啊！还做新娘哩！战鼓擂透透，战棚搭未停，两传嫂自己讲：伊得去戴一个小鬼壳（注）才敢出门。”

妇人走后，锦菊四顾一番，也快步小跑跟上，说：

“我嘛去看一下……，阿盛仔你眸啁借映着！”

阿盛一面比手，一面笑；

——

小鬼壳：比喻假面具。

“同出戏，你们看不厌倦？”

公道伯处，即在市场转角；锦菊见乌盖盖一群人，连柯两传夫妇在内——黑猫丹胀红面皮，目眶内像什么直要跳出来；她婆婆大声说道：

“伊讲我苦毒伊！？给伊吃鱼头、鱼尾！我嫁去林家三十三年，一向配头仔、尾仔，中块留给男人、囡仔；少年到老，未曾怨叹过——”

说着，略停，喘一个大心气，又继续下去：

“——今日，伊讲我虐待媳妇，好，当亲家、亲母和公道伯仔、以及众人面前，若是我过分，道理绝对给她找到到；看是按怎拢无妨，也行与伊赔不是！！”

其实——

白水湖的妇女，那几个吃鱼中块？

锦菊想了再想：

江瑶珠和黄金印，她就不知！其他，谁吃过，很好算数！

她自己，不是也——除了当年邱老师便当里的那块之外，这些年，她的鱼中块，不是都留给木荣和囡仔、囡仔？

原来：

所有婆婆收在菜橱内，上好的鱼、肉，黑猫丹才不管五六三十，全捧出来吃下肚，伊讲：

“留给明贤？好份有他，我就免？他是父母生的，我敢是石头孔弹出来？”

如此之事，莫说公道伯难断，在场的人，一个一个嘴舌吐这长……但不管讲长讲短，讲是讲非，黑猫丹横、直一句话：

“看谁要按怎？要离要休，我就是不吃鱼头、鱼尾！！”

众人又是一阵评论。

锦菊回到架位！有人正在炼菜，赶紧招呼：

“昨日的荷兰豆，好吃否？”

“普通啦——”

妇人回应道：“不过，‘甘仔蜜’没滋没味！”

“哦？抑是换红菜？”

“煮这项麻烦，晚顿不行吃，”

“芥兰好吗？”

……

妇人临走，锦菊放一把葱仔在伊篮内，且说了两句话，又接下一个人客：

“昆嫂，今日吃啥？大头仔买两粒！！”

妇人连说：

“不爱！不爱！！前日买的烂兮兮，菜薹得硬身才好吃！！”

“是无不对！”

正说着，菜叶上两只肥溜溜青虫，爬着，爬着，顺了妇人衣角而上，妇人只顾讲，这一看，大叫一声，两只绿东西，一下被甩得无影矣。

妇人又道：

“在讲才讲，昨日的高丽菜！蛀七、八孔，也是这种虫，削削无一半落鼎！！”

锦菊笑道：

“就是啊！古早人讲的：“青菜若无虫，世间就无人！——”

见妇人一时无话，就又说：

“这敏豆，足足十两，拿你半斤的钱就好！算是补你。”

妇人欢喜接过，一面付钱，一面讲：

“阮阿昆也说：莫买无虫的菜！药儿不知下多重，连人淘！”

二人又讲几句，妇人最后满意离开；锦菊手一闲，开始拣老叶仔，一看面前一撮芥菜，想到一句话来：

芥菜苦刮刮；

父母兄弟做新，无搭俚——

……

嘴未合，鼻内先是一阵香味……免抬头看，锦菊也知谁人来了：

“居前嫂，你这晚？”

“是喔！”

来的人穿一身咸菜色起黄点的毛织衫裙，罩豆沙暗红角格呢外套，看到锦菊，亲切笑道：

“原来还有菜！临时临阵，来二个稀罕人客，差一点儿漏气！”

“就是这款叵投算！炒一盘米粉，切二条灌肠……”

“是啊！”

妇人一面说，提了芫荽和菜头：“逐日买菜，买到不会买！”

二人说笑后，妇人放了钱，匆匆离去：

“汤还在鼎里——另日再讲！！”

……妇人一走远，锦菊才发觉：她多放五角银；每次，伊不但不像其他人，要葱、要姜，甚至差个一角、二角，也不找。

锦菊猜想：

可能，伊自小习惯，不与升斗之人计较；

偏偏锦菊自己是那种：没找，会死的个性，两人不时为几角银在那推来塞去，有时人多，嘴内又不好明讲，她会等隔天折还。

人已经走得没看到影儿，锦菊还楞神想着：

整个白水湖，不论肥、瘦、老、小，或者有钱、没钱，她看来看去，就是伊生得最十全！

一时间，锦菊也想无什么话句，来形容那种美丽，她单单记住，那些男人看到“居前社”头家娘时，会讲：

“哎，堪若一只黑蚁，自心肝头爬过！”

“不止！不止，若像黄蜂叮过——”

“免歆羨！糜烧，伤重菜，菜得配双倍！某妹，伤重夫婿，男人很快报销！”

锦菊看一下手表，十一点二分；菜场内；只有早市时十分之一的人不到，卖豆腐的阿河老早收摊；斜对面的猪肉摊，没看到水龙的人，他后生福气坐在那儿，一个头壳不时歪过来、歪过去的盹着！肉砧上什么都无，只存一片白板油和一条猪尾溜。

路过的人走过去，又走回来，拿起猪尾去弄他，又拿板油抹他的面。

福气楞楞醒起，一双红目四下看过。问一句：

“几点啊？要去猪灶未？”

在旁众人都大笑不止——

锦菊笑骂道：

“莫戏弄他！”

这一边，卖鱼盛仔正泼水洗货架，一地的臭腥水，四处流，他嘴内哼着：

枋寮坐车到枫港，
攀山过岭到台东，
有情阿娘就来送，
阮的故乡是台湾。

锦菊听着，听着，人有些茫，有些要入眠梦……眸啷才要阖，一看菜架前站的二个人，眼皮像浆过；一下就撑开，二步做一步，走到两人面前：

“素却姊！”

“阿锦——”

……

来的妇人，一身青蓝布衫，素颜无粉，身边站一个半大人款的少年——

锦菊惊道：

“是：苍泽！？才半年没看到，大得未认之。”

男孩嘴角一抿，做母亲的说：

“叫锦姨！你三、四岁时，伊时常去抱你。”

男孩面红连到耳根，同时小声称呼；

锦菊看着眼前的少年，心事不能止，他的眉目，鼻画，完全是邱老师的模仔：她动着嘴，半天才说：

“阿泽肖鸡，今年！嗯，十三喽！”

男孩从篮仔内，拿出玻璃纸包好的什么，放在她的货架上。

“这是？”

妇人言道：

“厝边有人嫁娶，阿嬷以前替他们断脐，竟然好意送双份饼，我切水晶和豆沙肉饼给你们吃看！”

锦菊收了饼，将架上的菜绑了两样，却又放下来：

“师母……”

“阿锦——”

“你看，我一紧张，就忘记……素却姊，我是恨无好菜！苦你不提！”

妇人轻按她肩胛，说：“你也知！家里后院那些蕃薯叶；时常吃未完……若欠别项，我老早讲过：得算钱才可以！”

……

锦菊真知：自己是恨无透早一货架的菜，由伊去拣，她的邱老师给她的，岂是三声两句，讲会尽的？

不过，希望归希望！她得顾邱家一家老、小的感觉和众人的看法！

自苍泽阿公过世以后，她每星期都自动送菜去邱家，她们坚持拿钱，她也照收，那些钱，她一五工十，全塞入竹筒。

她这样想：

等苍泽长大娶妻那天，她才剖开，去银行换大张银票，一定得送大礼！

想到这，锦菊将菜放入苍泽的篮内，也收了钱。说是：

“苍泽六月就毕业，团仔会大，人会老……先生妈身躯好吗？”

“还算康健，你有闲来坐！伊也时常念你；我提这些布，要去配钮仔色，大小和拉链，也不早了！”

看着母子二人走后，锦菊的心情，再也好不起来，她懒懒收着菜摊，仅留的一把菜——自己要煮……又将七、八个袋仔，叠在一个大竹篓内——

市场内，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改骑机车；她将一堆物件绑在自轮车后架时，路过的人问：

“老菊啊！你的铁马底时换？”

“还顺手呢！等二年！”

“——你的脚敢是未酸？”

锦菊踩着车，缓慢回家，近午的日头没掩没遮，她看着前方延伸不止的路面，心不住起伏，一路上，她都忍不住想起：和刚才少年同模同样的面容：

她自己十三岁才上公学校，在此之前，日本警察和户籍人员不知来她家走几遭？她不是抱着小妹就是背阿弟，一年拖过一年：

到后来，日本警察变脸，说要罚钱，还得去做工，她父母这才答应，

读到四年级，她已经十六岁，学校开始叫全班早起上课。下午挖防空壕，中午一律带饭！

有一天下雨，小妹一手拿姑婆叶遮头，一手将便当交她，也不知姊妹两个！谁人闪失，反正，她的中顿就——铿——一声落地：

那个时期，白水湖的团仔，有几个见过真正的饭盒？她所说的便当，只不过是碗公里，盛着半干半湿的蕃薯签饭，上面放一尾鱼脯……再加盖一只粗碟仔。

一直到防空壕完成，她的便当都没变过款式。除了有时加一些高丽菜吃！

当时，小妹一急，伸手将那带着银灰又有些茶色的咸鱼干拣起，快速塞入她嘴内，然后要哭要啼，反问她一句：

“这得按怎才好？”

……

它哺着鱼干吞下，又弯腰将上层饭粒全兜起，塞入嘴内，一面说：

“堵着就知了！有啥办法！顶头这些也行吃；下面弄腌笃，你用叶仔先包好提回，等我返去，石头，沙粒抹掉，洗洗就和晚顿煮！”

小妹还有些踟躇；她说她：

“饭粒撒在这……，你在等雷公？”

“那，碗公呢？已经缺角啊！”

“碟儿、碗公拢得提回去，等那补碗的人若有来！”

到下午挖土时，她才知问题并没全部解决；她的腹肚，堪若有啥怪物在那，不时咕咕有声，和她一组的彩云，先是怪她。后来忍不住，跑去报告：

“先生！锦菊中顿没吃，她的便当倾到，根本没气力！害我……”

在场的二位先生，一个是日本人，另外一位就是邱永昭老师！

他没教过她；在这之前，锦菊只在朝会时见过这人，在街上遇着几遍！

他不知底时，携来一个便当，是“阿噜密”铝制的，然后说：

“我十点半出校外去，到办好事时，因为饿肚，没等回校，就近在‘闻香亭’吃一碗面，这个饭盒，你替我吃。好吗？”

时隔一、二十年，锦菊犹能记得：

当天，她在老相思树下，吃著有生以来，最有滋味的第一个便当：白米饭，一粒蛋包！两条菜脯，三粒高丽菜炸丸子，一截鱼中块！

之后，便当就一直是她的心事——

家里田地收成甘蔗时，她想要送；那种白甘蔗，小小一支，却是奇硬无比。没几人咬得下；收成棉仔时，她们一家拣了几暝日的棉絮，看到软柔一团物，也想要送，但后来都感觉太粗俗，拿不出手，甚至好笑，老师拿它，能做啥用？

姊妹后来商量，早晚多给鸡吃食，且拣来虾壳等物添加，果然鸡母也没白吃她们，五、六只相争像比赛，连连生二、三十粒卵，她特别拣十粒圆身的，先限阿母说明前因，就和小妹送去——

老师那天偏偏不在，他做产婆的母亲，和她推半天，才说：

“彼种状况，做先生的，请学生吃个便当，是真平常的事，也不是他自己饿着，省下来，你有什么好过不去呢？”

“若讲感激，他才得多谢你，你帮忙他，便当才没臭酸！”

“我是万万无收的理！”

她当时听到这儿，三魂没去二魂，再说不出半句；先生妈看这款；又说！

“看你的个性，记挂这久，若不收，你心未自在！若收，我有惭有愧，也好，就全部煮熟，大家分分吃掉——无事！”

锦菊才骑到巷仔口，还未探着家门，一大群半大未小，大约十二、三岁的少年仔，一看她到，纷纷散去，走堪若飞；押后尾那个，手上还拆着竹竿，他一面跑，一声哗：

“小等，小等，……道友啊！”

众人愈听愈跑，他嘴动手也没闲着！另一只手兜着什么在衣襟，跑二步，像有物掉落地，蹲下去要拣，才发觉爹娘只生一双手；这下无法，更加没命，起脚就跑，！

锦菊一看！地上三、四个红朱朱圆粒在旋转，头再抬起来，这声未直：

一条巷仔，白头至尾，逐门逐户，门头顶的两粒大红圆全无看见——

“你们这‘竹鸡仔’（注）好样不学，一巷仔内的红贺全拔去！敢是监囚的？才放出来！？”

“爱吃不会嘴皮煽煽哩！”

冬至才过六、七天，每户人家，都在彼日，以双色圆仔祭天地、祖先，再找两位固仔王！黏在门的两头，祈求新年冬平安，圆满。

这些时，红圆给风吹得又吃又硬，打在手心，堪若石头。……五、六岁时，一堆团仔伴，一四界去捡掉落的红圆，再放在灶孔火灰堆焦。

注：竹鸡仔：状如小鸡，无尾。多居竹林，往来无惧。台湾俗语：以比喻小混混。小太保。

实在不会讲，焦过的红圆有多好吃！堪若麻糖，柔软会滴，放在嘴内，还会咬到舌！

也难怪这群泼猴！

回到家，已经十二点过，读三年级的知理，已煮好饭、菜，且煎了一尾红边：

“咦！这大尾！谁人买的？”

知理剪着前齐额，后齐颌颈的短发，脸甚圆，以致目眼被挤变小……，她边说边替她盛饭，热菜：

“是三姨婆和她最小的儿子启明舅掠来的！”

“哦！你那还未去学校？不是下午班？”

“今日放假！”

“嗯！啊——你阿爸人呢？”

“吃饱去找文德伯走棋！”

“哼！那得吃！走棋就会饱！”

锦菊洗过手、面，正要扒饭，又问：

“阿嬷呢？！弟仔呢？”

“已经吃饱，阿嬷牵弟仔去五婆伊厝开讲。”

“哦，”

“葱仔尾我均切好，携去饲鸡仔、鸭仔……。还有，今日来二个乞食，我分二角银给他们！”

锦菊平日把口药袋内零钱留七、八个！放在特定抽屉，交代儿女，若有乞者，一定得给他！

“好！我知，你也来吃，狗皮呢？”

知理本来面有笑容，被问这句，眉毛开始有忧愁：

“他从九点半出去耍，到现在还唤不入来！”

锦菊懊恼道：

“你吃饱，才去叫他！就讲我在厝里，他若皮癩，竹签仔随时在等候，给他一顿粗饱！”

母女对坐吃饭，锦菊因为有心事，未久，一看！知理已离桌出门去了；锦菊随手扒几口饭，平日，她这个时总是饿到肠仔相告，没吃两、三碗，未做得胀，谁知今早看到阿泽！？

锦菊的一双箸，无心夹着鱼……，这尾红边，头连着身，大约尺余，知理把它切成对半，煎八分熟才泼豆油；红边是无细刺的，只有一条脊椎骨，婆婆和水菜把前身的肉剔去，她回来时，还看到头和细细粒的鱼眼，这下头却不见。当然是知理吃去！

……邱老师的鱼中块，也是煎过再泼豆油，如果他现时健在，那，他的人 and 那个便当，只使她想着感念中未完吧！

但是他却在那种硬扯肠、肚的情形下；自他目里消失，自此不见——

莫说邱家大小，连她，都不甘愿！！

彼年，日本人离开后第二年——丁亥年，二月，春分前的几曰：

清晨五点半，天要光不光，四周围若要冷，若不冷，……二十五岁的她，和木荣载着两大箩筐的菜，从大丘田回来；

在经过白水湖国校时，她远远看到！岔路口，有二辆吉普车停着，因为占着路中央，往来又无半人，她自然双目直看未移……，二台车并排靠着！里面的人大概互相有意见，在那争议谁先谁后，比手画脚。

这时，后头又驶来一台黑头仔车：

因为天还打灰光，她原先是看未清楚，也不很在意！可是，愈接近，她才看到吉普车上坐的，竟是熟识的人——黄润，双润医院的院长！

她自己难得生苦病痛，有事也只去回春堂，但黄润是白水湖大小通知晓的人，听说他读的是日本出名的大学，而且是医学博士；娶的牵手是盐水港人，盐水离这二十余公里！在那也开分院，大概隔天来去怎样……，详细情形，她并未尽知！

白水湖第一出众的人才，在大清早，穿着睡衫，坐在那款的车内，到底是怎样的意思！她还未弄明白，黑头车里的另外一人，使得她大声惊叫起：

“——邱先生——邱永昭老师！”

那一段路是小斜坡，她到错身相闪时，才看清楚，可是车已滑走二、三十尺远：

她一面叫，一面紧急跳下！且将车头旋向；二只脚紧踏无停。

木荣看这个势面不对，自然停住叫她：

“阿菊！”

她未睬，脚愈踏愈快；木荣在身后第三次叫她名时！她回应一句：

“你先回去！今日，生意有做没做无要紧；车内的人是邱先生，我得去看是怎样？”

木荣骑车跟上来，骂她：

“你是青瞑牛？空有气力！！那些是啥号人，你敢知？”

她全没应他。

“那，全是虎、龙、豹、彪……你知么？”

眼看即要接近，她那里管木荣那些话？她一面回头，一面说：

“——别项由你做主，打算，我无意见，单单这件，我一定得做，若无会死！”

她从来没讲过这种话，木荣一时被她吓惊，就停住不动。

她人一到；先是开车的人大声喝着：另外一个，穿深色衫神，对她讲一长串话，她是半句听不来！只停车，看着邱先生，缓步走近；一边问：

“老师——你是怎样？”

她用一种差不多要哭出来的声调在讲，……老师看着她，还未开口。吉普车上跳下二个人来，双脸怒骂，一边用手比手势，要她即时离开！

当时，老师不知跟车内另外那人讲哈，这二人就被叫上去，然后三车齐声发动！

她愈着急，隔着车窗，连声叫唤：

“老师——邱先生——”

车窗玻璃被摇下去，邱先生侧着面，微探出来，在愈来愈光的天色里，沉重一句：

“你和他……赶紧回去！大家保重！”

……

“——好好活着！！”

她说不出来，老师面部的表情；车窗又被摇起来；三部车一一开走，同时间放出阵阵黑烟——

她先咽咽哭着，到车辆在她目里，从变小到无矣，才开始顿脚、跺路——回来以后几天，她才发觉自己连月讯也没……知理就是那时有的！！……往后，她根本无心做生意，不是到邱家照看老小，就逼木荣四处探听，问得到的任何消息都好……那一阵，菜市内也完全变相，原本大、小声畔的人，忽然阴沉怪气，任何人都贴近耳孔，才敢讲话。

她呢？三曰卖不对菜，二曰找不对钱，颠颠、倒倒，白水湖那是这款样？甚至在战争、空袭时，它都活跳跳！

不止白水湖，传说，义竹、盐水、东石、朴子等地，也有不少人同时失踪——苍泽那年三岁，她时常去抱他，一面等消息；后来；木荣一个好心的同事，偷偷转告说：

这件事，天大，地大……还是莫探听好！

这些话，她一直没对素却姊提起，照辈分，得称她师母才对，但二人只差六、七岁，老师也没正式教她，伊和先生妈都坚持这个称呼！

慢慢，一年！二年，……如今十年都过了，众人也不知要死心不死心，但原本怀抱的希望，已经像这水泡，一点，一滴，渐渐破灭。

锦菊吃过饭，一边回想，一边在洗知理早先泡下的衫裤，衣服；皂泡随她的动作，起起、落落，忽然生成又忽然破灭，一时聚圆，一时消散；世间所有的事，难道全像这泡沫一般！变易不住吗？

知理居然想替她洗衫，一看就知，力头不够，洗过这几件洗未清气。唉！她至少还得六、七年，才敢想要歇喘！

正想着，姊弟二个已经入门，狗皮边走，边嚎。一双手不停揉目眶，二个鼻孔，血涔涔流，滴到唇角，嘴内也不知涎泡抑目矢，哭一声。骂一句：

“臭朝宗，驶你祖母，敢打你祖公，路头路尾，莫给我张着！”

锦菊看他那样，先是又气又急，再听后面一些话语，签仔握着就打：

“给你吃甚饱，要来糟蹋谁？一身堪若土牛，我不是铁人呢！”

“不成龟鳖，你才几岁？也敢哆（注）人？骂骂过，谁要抵胀？不是换你娘给人哆？”

狗皮委屈道：

“他不甘输赢，龙眼子不给我！”

锦菊竹片放下，一面把他洗身，一面倒温听的水来，先用手试，想着又骂：

“他要？全给他！！龙眼子若吃会饱，我那得四、五点出门？……你是苦我未快老？”

注：哆：张口不正。

金策站在前厅好一下了，感觉脚骨酸，随意找个椅子来坐，但是，才没二分钟，他又站起，四处乱走——

他穿若宽木屐，这一来一去，声响未停，自己都被吵烦；差出门的人偏偏还未入门，他再忍不住问：

“是叫谁去的？”

一旁的管事小声应道：

“是同标——”

金策骂道：“他有绑脚否？去这久？！”

“若去天顶，也差不多到喽！”

正说着，那个叫阿标的果然回来，可是背后并无半人：

“头家”

回来这人一满头面的汗：“中医、西医我均请，可是，回春堂的外出未返，我等半点钟，又去十全医院，医生也是往诊；我不知是要等，不等，先回来问一声？”

“你不会打电话？”

“电话未通！”

金策心想：不等不行，要等误事！一时也无主意，便说：

“你再走一遭，若在，二人总请，若无；就叫车载你去朴子杨内科：谁在就叫谁！免逐项问！”

差唤的人一走，金策发觉，刚才一大声，心火上逆，背上渗出汗来，他一边拭，一边摸自己的圆肚想大志（注：大志：大大记载，书写一番，谓之：事件、事情）

不知为啥，自小他的腹肚就圆，同班众人，均叫他金龟！

他的左手，挂一只特大长形印儿指，足足一两重；任何帐面，没它盖过，不能算数！

这些时，翁裕一直在病床上，前后个余月，有一阵，甚至二房的媳妇、孙儿、女都分未清楚。只在咽喉内叫唤：

“金策！银川……”

白水湖人私下不叫翁裕！众人同声称呼他：钱伯仔。

当年——

镇上对外地唯一的通道——青石街甚狭窄，日本人为着发展港口，命令街后整排大厝的后院全打掉，当年家家户户后院相向，这双倍多出来的空间，加上原先的旧巷路。一铺上石头、柏油，就变做超级宽阔的新车路；白水湖许多人家。因此前后门对换。

新车路上，钱伯原先就开几家和日本人合资，做糖、盐生意的株式会社，日本人仓皇一走，中国船来。他的店面益增……，乙酉到己丑这四、五年内，他更赚入无数家财！

庚寅年以后，中国船停驶，白水湖港也日益淤沙，但翁裕已成气候，大街上所有挂着“翁记”招牌的，尽是他的事业！

操烦半世人，老人免不了也得躺下来，而且把财产分给二个后生：

金策是少年时即精打算盘，读二年初级商科，就替老父管帐。银川读书人，高等师范毕业，才回白水湖教书。

兄弟二个，怎样分食，外人不知！但偏偏世上一堆吃自己的饭，烦恼别人家内事的，他们一人一嘴，说是：

“你看！碾米麻、客栈、戏团、布庄、棺材店、货运行——”

“还有远洋、近海，十数艘发动机船在内！”

“仓库内二只‘大切’自动车——”

“钱，全在目里，看得到。安心啦！”

银川则不然；他做校长以后，钱项大小，都交与妻子管顾，那个黄金印，不止有来历，更是理财专家；众人讲笑道：

“她这个人。可能专门出世要来算钱的！”

“听说店头生意不要，分了三甲土地，其余全是现金：除了大头仔和龙银，他二人的‘孙中山’全部放在银行里！”

“才不止呢！她在邻镇、外县市，置下无数的房屋和土地！”

白水湖人看金策：

每天，摸着大肚皮，站在六个店面的大洋房骑楼下，指使、调度着，目里看的，尽是他的钱财和长工，每日钱出、钱入，实在过瘾！

但时间一久，众人又有新看法：

“这出戏，真实看无！”

“翁银川和黄金印才是厉害！因为一庄头，无人想到去向他借钱！”

金策这下来回不知几遭，请医生的人，出去若无矣，想着，他又骂：

“若叫一只蜈蚣去，也到了！”

他走着，往内房来探头，老人倒在床上，似睡似醒，阿蕊、金印二人，交叉着脚，静坐一旁；

他招手叫自己妻子出来问：

“有清醒否？”

阿蕊摇头道：

“只是心肝窝儿温温，叫也未应，……你去听看，出来的气息粗，吸入的较细——”

金策一时也无主意；阿蕊又问：

“大大、小小在外面，要打电话全叫回来否？”

二兄弟都已经五十过头，最大的女儿春常、春水，嫁到外地，中间的男丁：彦清、彦志；两个堂兄弟在台北读大学。

阿蕊往下未再生育；金田却在三十六、七高龄时，连赶二胎：小女儿春枝，如今十五岁，每日通车到新营，小儿子还在国小。

金策想着说是：

“台北那两个，是得叫，家内二个小的，不是四、五点就入门？”

此时，黄金印在里面嗯一声，也走出来：

“哥啊！嫂仔！”

她人粗气，声噪却极清扬，有若乐音；少女时，台南法华寺的出家师父说她：“声音好听，是一个人前世没恶口骂人！”

金印随便一件家常服，人又往横发展，站在阿蕊身旁；金策平时也未感觉自己妻子如何，可是这一站！才看出牵手相当出色！

那个黄金印，日夜与财纠缠，整个人，愈来愈似钱筒：

“我过来以前，已经先给银川摇电话，他等下会携彦博赶到！”

每次看她，金策都无法将人和声音联想，他停住一会！略略回神，才说：“那就好！那就好！”

“还有，春枝是准时坐四点二十那班车马上就到，只有春水，我正想问：哥啊嫂仔的意见！”

金策道：

“嫁出门，一家一业，照规矩，这个时，还无通知孙女的理；伊二人还好；若是大口灶，一家公婆，大、小，怎样走？”

金印道：

“是啊！是啊！春常在栗子仑还算近，春水嫁去台南！路头抵天”

正说着，前面帐房差人来讲：

“因为车调度问题，二个司机，直要打起来！”

……

金策低声骂一句，回头交代娣姒（注）二人：

“现在时新世界，也不一定照旧礼，你二人参详看；若有时间，返来看阿公也是好！”

阿蕊催他道：

“知！知！你赶紧去看一下。”

金策随着那人出内厅，直过天井，再弯一个穿堂，从前厅绕到店面来：

前头：二个粗壮司机，各带随车捆工，正要动手，这边骂：

“我走鹿草线，三步一窟，蹬得要歪腰，你今日讲什么轻巧话？”

那头应：

“谁教你！那条路草坏，世界皆知，你当初嫌太保线物件重，搬得直欲断气，起，倒，全是你的话。”

金策把话听清楚，往二人中央一站，说：

娣姒：《尔雅·释观》：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

“什么大志？门扇板关不密？”

两下都还有气，看到金策白白一团，隔在中方，又感觉好笑：

“他——”

“他——”

“天破嘛，也行补，什么未解决？”

金策自少年起管帐，即和长工做伙，悉知众人心性，家中这些人！也无一个看他动性发火……有啥不对，叫到面前，讲他二句，也抚人哼嘈——他难得出重话骂人，最气时，总是讲这句：

“我听你在唱！”

看他二人要笑不笑，金策又说：

“好未？你二个，若吃甚饱去驶车！”

二人还是膨头膨面，无一个应答，金策再说：

“若无事去困！有话就来找我讲！”

二人还是无话，金策又道：

“若要输赢比拳头，就去宫口舂石狮！”

……

这下不止二人，在场大家都笑，正闹时，阿标带着两位医生踏入，金策才要开口，随即又止。此时，管事一头撞进来，上气未接下气，说是：

“老头家，老头家——”

金策这二年胖了不少，他又省，洋服西裤一改再放；他的皮肤极白润！跑起来，比谁都笨拙，好不容易弯弯、越越，来到内房：

“阿爸！阿爸——”

老人的双眼一直往上吊，这时，从学校赶回的银川，也携着小儿子，从毗连的后园小偏门入来；

银川除了戴金边目镜，其他身量、肤色与兄长相同，只是肚围较小。

二兄弟齐弯身，摸着老人的手：

“阿爸——”

“阿爹——”

“阿公——”

一房间的人连声叫唤，老人并没再睇开目来；随声赶到的医生，一个候脉，一个取出听诊用具，放在胸坎上：

“怎样？还有气否？还在跳否？”

“还有救否？”

……

隔天。

“翁记”所有店面和银川的三楼洋房，都贴出“严制”二个白纸黑字。

连着几曰，嫁出去的女儿、子婿、外孙，都返来祭拜，孙儿、媳妇、长工、杂事、姻亲、五族内，所有有关系，无关系的；都找到机会出脚出手，上上、下下忙乱着。

第三天：

钱伯直直躺在大厅前，脚底是翁家女眷连曰连夜折好的莲花元宝，一落又一落。

四周围排满纸扎的祭品，地上一个金鼎，不时烧着。姑婆来了！哭大哥，姑丈公来了，叫妻勇；外甥、侄女，停不了的亲戚……

每个人都点香来和他讲话：

“……死后为神，保底大家平安！”

拜过的香，一扎一扎，被丢入金鼎，火烧愈旺，上升的烟味袅绕，转弯，后来就被吸入会喘气的肺里。

偏厅这里，金策兄弟请来陈棋商量；底时入殓，那一天出山……

银川是新派思想，说：

“我是不赞成看曰！随时可办！”

金策说：

“我并无坚持，但礼俗无顾，招人评论！”

一旁的陈棋出声说道：

“照请，我是不该来！我早就不以此为业，但金策小学六年和我坐同一张桌子，总有难推之情！”

“以前，我学的是世间法，趋吉避凶——易（经）为君子谋；现在，我修持出世法——了脱生死，是曰丈夫。人生是长寝大梦！”

两兄弟有些听得入耳，又有些迷惘：陈棋又说：

“你二人说的，也对，也不对，……不看曰是正确的，但必须是证空之人！也就是钱财、儿女、妻小、权位、不放入心内底……因为知这是——诸缘会合，声过长空而已——声过长空敢会留？”

兄弟二个；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怎应；

“——若还有追踪，就有命运，就给业力牵着，得用有为法：世间法，因为‘执有在数！’”

这种会了未尽的事，一时也讲没得清楚；二人送走陈棋，正在乱心，管事阿宝，后脚踏前脚的赶到：

“头家娘请头家……去看！”

“是啥大志？”

“老头家指头仔会挠，我也不会讲！”

兄弟两个，急急就走；一面走，心不免上上、下下，回到前厅，这一看，齐齐楞过去：

老人弓着身躯，正缓慢坐起来，他先是揉目眶，随便问一声：

“我困几瞋日？”

“也无人来叫我吃饭？”

众人此时都没讲话，所有的咽喉同时失声，只是目眼没人睨：

老人待坐好，又说：

“咦！这板好料身！上翟涣仔——”

他一面鉴赏，一面模长板，等看清眼前一群人时，笑起来：

“你们大家皆到哦？放帖儿也无这齐哩！这堆人在这做啥？”

因为众人无一个应，他又想起问是：

“我，明明在房间困——谁人吃饱甚闲，把我扛来厅头中央？”

他转身欲站起，却是一阵晕眩，看到脚前满满一碗白饭，上头还插一双箸！
旁边一粒鸭卵，就说：

“谁人这没规矩？箸是不行插这款！不是讲过，那是要给死人用的！”

阿蕊看到这，赶紧近前搀扶：

“阿爹——慢慢来！”老人坐好，且说：

“我是几顿没吃呢？肠儿、肚儿在相告呢！”

他一面讲！一面捧饭碗，拿着竹箸欲扒，想想又问一句：

“阿蕊啊——我才要问你！他们今日煮什么菜不捧来？单单一粒卵给我配？”

……

二兄弟大门上的白纸，撕下来没几天，全白水湖人人皆知：

“钱伯仔又活过来！”

“伊娘咧，有钱放尿会过溪？我才不信阎罗王永远不收他？”

“不知红包有效否？”

“听说！那碗脚尾饭扒甚狠！差一点儿哽到！”

但是，好奇，好怪，原本俭肠敛肚的老人，自那日醒来，开始变款：

他透早透暗，拢在找吃食，菜橱内所有的三层肉，他用大碗公盛满满，大吃大哺，二、三点钟过，就跑厕所，然后又开始抄菜橱，他不爱饭菜别项，若不给
他，就大吵大闹。

一庄头的医生，皆请来过，竟然结论相同：

既然胃口好，精神充沛；胃肠也无发炎，其实免操烦！老来随在他欢喜！

钱伯就如此这般，乱了六、七十天，兄弟二人也无对策。偏偏就有薄嘴舌的人，讲些闲话：

“老爸放一堆家财给他，多食几顿！那有啥？”

“免讲五、六顿！一日就照廿四顿，也吃他们未倒！”

这时阵：

钱伯都在金策这边，较早以前，他就很少过银川那里；第一、这儿人来人去，他爱闹热，而金印与他对坐，时常一日讲无二句话。

第二：同款请人煮饭，阿蕊有闲没闲，拢亲手捧上桌，请他先用；金印就时常由煮饭的人招呼他吃……时间一久，他干脆说：

“我已经老了，脚也畏走，以后拢总在这吃，为着公平，轮到谁就捧来！”

如今，众人乱了方寸。也不知款待他吃啥，饭菜照常排在桌！老人只爱吃猪肉，三餐之外，他就抄翻金策这边菜橱仔。

这天。

钱伯差人把金策叫来面前；金策才盖好印儿，拭去朱泥，又套到手上；一看老人，竟是没有心事的孩儿面：

“阿策，你有听我的话否？”

金策微收着腹肚，略略弯腰去就老人的身：

“阿爸，你交代什么？”

老人想一下，才讲：

“你有信否？我前一阵，遇到你阿公……噢！阿公今年几岁？”

金策心一沉，阿公不是作古一、二十年了……他倒抽一口气，才说：

“阿公，一百岁了！”

“嗯——”

老人点头夸奖：“你记性好，叫你记帐无层叠……我算来算去，无加无减，足足一百岁！”

老人认真在讲，金策也认真在听。……这段时日；他也讲过一些五、四、三，没头没尾，不着边际的话，众人只要感觉无妨碍，也不在心。

“阿策，你阿公吩咐，叫你把所有的渔船全卖掉！那些，后日儿也是帐！不好算！”

金策一时无回答，自己阿爸不知在啥款情形下说这话，若未清楚，他要讲啥？

“……详细原因，阿公有讲没？”

“那会没？”

老人震动着他的下颏，说是：“他一步一句，特别交代得讲给你知！”

“阿公有啥看法？”

“他讲：人若三顿没法度，来做网鱼营生，总是有话讲，天也无绝人生路……若一旦富裕，再赚这种杀生的钱，实在没意思！”

金策已经满身重汗，说不出话——

“‘若赚失德钱，就出讨债物’，你阿公讲他拚着老命，才会我一面，这句话！无论如何，你得记在心，不行忘记！”

金策一面拭，汗还是一面流；一件内衣湿去半边，他略略想一下，才小声应答：

“我知晓——阿公还交代别项没？”

老人唉声叹气：

“我也想要多问几句，都是那个白头毛，长嘴须的老伙仔，一直赶，一直催！”

“是……什么人？”

“一个阿伯有够老；问他几岁，讲哈忘记喽，干会催我赶路！！”

“到一个所在，我从来未去过，他把我推搡一下，嘴内还念：‘翁裕，赶紧返去，吃够数才来！天地拢无亏欠人！！’”

讲到这儿，老人不再说下去，金策听得正入耳，那里肯停？

“然后呢？然后呢？”

老人道：

“我就看到你们一堆人，挤在厅头。”

金策不再出声。

老人反而说他：

“你这，叫做：无事请祖师公！我不过多困一下而已！”

金策还是没讲话——

老人于是说：

“好喽！去无闲你的：船看是怎样发落，想乎妥当！”

金策更是不知该说什么；

“我有嘴讲到无涎，你得听人去……下回；若再遇着你阿公，我也有交代——”

早起那些话，一直到黄昏，金策还在心内轧滚；晚饭时，他随意吃一些，没啥胃口；阿蕊特别挟了芹菜放他碗内：

“不吃这，血压又高起来——”

金策埋头扒饭！隔一下，感觉满嘴粗茎，又舀汤来配，好不容易吞下喉，才说：

“芹菜切甚长，堪若牛哺草！下回叫我吃这项，切做芹菜珠煮在汤里！”

等他碗箸放下，阿蕊又泡茶来，金策啜一嘴，就说：

“嗯，这茶和以往的不同。”

阿蕊也道：

“是阿标他家自己山上种的，他拿来半年久！我想：春常买回来那些吃完再泡，谁知道好！”

金策附声道：

“嘴饮到肚，一路不会讲的甘！”

“阿标说：差在外面一年四采，他们是一冬收一遍，春夏秋冬，菜应该有的质，拢齐全。”

喝过茶，阿蕊照常催他去后园走走！若无，一个圆肚愈坐愈大——

金策边走边说：

“我干脆也不对帐了，今日放我清闲一下，若想到老的那些话，我头就肿一边！”

说着，走出内厅，往后园来：

这一路无声，自己也有些惊疑：往昔，他穿那种日式宽木屐，走到那里，人未到，声先到……偏偏，在前段时日那种乱阵，被阿蕊硬换做塑胶便鞋；伊讲：

“阿爹的事；已经是操心剥腹，你前前后后，一厝内吱吱、嗝嗝响，我这下若听到柴屐声，心脏就直直要定去！拜托——”

塑胶是那时才推出应市的新产品，不只鞋，差不多的日用品，能替换皆替换：面盆，水桶，尼龙绳。

他和银川二人的前屋，都是红砖水泥，毗连的后院，也没那个认真去划界；只架些什篱，栽几排花木隔着，且做一个小偏门，当初也是方便老人两边来去。

五月天，夜合和含笑当季，两下开得无顾身和命。

后园有灯，就着天星、月光，金策远远就看到春枝拂花而过：

“东娘仔，吃饭未？”

“东娘仔”是前清时，台湾妇女自行缝制给小孩戏耍的布玩偶仔；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也有自己动手学做的，当年：

金策因为自己妻子少生育，不时将银川、金印中年以后又生的女儿抱来逗弄，金策圆滚滚的人，抱着小园仔，久来，他就给春枝取绰号！

“大伯！”

春枝此时读初中二年级，正当矜持、羞涩，但因为自小与阿伯亲，比起他人，当然不同！

“我捧阿公的饭菜来，阿公说他吃不完！叫我陪他吃。……猫咪来！”

她一面讲，一面将盘内的鱼刺、头尾，倒给自花墙上轻跃下来的两只黄、黑

猫。

她穿着制服，系着中学生皮带，直发以夹仔约束住，微红的面容上！两粒杏形眼睛！

青春；真实偷藏不住！

……

金策怎样看，春枝都不像黄金印的女儿；这些时，伊较常过来，金策愈看她，愈感觉粗气；只要不开口，那些财富、出身和背景，完全与她无关！

春枝骨架较小，全身却圆致致，也无特别像银川，银川的眼眶太大；带着威严和谋略。

春枝圆脸、宽鼻翼以及根根见底的眉毛，不正是他过世母亲的模样？春枝其实最像阿嬷！！陈棋从前看她，每每摇头感叹：命好之女，无有过者。尤其眉毛排列有序！旺夫之格！良有以也！

他母亲已经过身十二年，如果今日还健在，一定最疼她——

……

金策正想着这些，春枝已经开了小门回去！她边走边说：

“大伯，我这两日有考试！还未读好！”

金策想着问一声：

“你明年毕业，是考高中，还是啥？若读商专，以后来替阿伯管帐！”

春枝停一下，回头说：

“我想：考师范！”

“也好！你兴趣就好。”

小偏门是双面做门，春枝一走远，金策又开始有心事，他七走八走，竟然回到自己房内！

一进门！看阿蕊手中拿着帐册，问道：

“谁人不知死活？拿这来？买命哦？我听他在唱！逐日得做喔？叫不敢不行哦？”

阿蕊笑他道：

“你要和钱使性地？”

金策哼道：

“真实这硬？纳凉半刻——”

阿蕊揶揄他：

“人欲歇困，钱不歇困，谁有法度？人二脚，钱四脚，敢会挡之？”

金策吃脆不应，由着她讲。他坐在床边，先打一个阿欠，没二下，眠床像有吸力，将他整个身躯吸附过去，阿蕊看他躺下，又说：

“你这个人，不行挨眠床！才七、八点，你要睡到那一个朝代？”

金策听她说，翻一下身，真的放心睡起来：

“——我这二十年来！无一日困饱，真正叫不敢了！”

阿蕊一时无话，等想着什么要问，却听到一房内的鼾鼾声，厝瓦盖差一出就掀起来。

第二天。

金策起得特别早，才五点过一些；天，浑沌半开，若光若无。

他先在小天井甩手，效运动，.....然后洗手、面，便往后厅来吃食；此际，天已光，他一踏入。老人正放下碗、箸，看是他，叫唤道：

“金策，你也来！”

他一走近，问声：“阿爸，你这早？”

“是啊！我吃饱，即要走了！！”

像有什么，一下重重打击金策的头顶.....，他匆匆扒一碗糜，配了酱菜、豆腐，便往房内找洋服裤，摸着二张伍拾圆，又翻抽屉，找到红纸袋。然后换外衬衫、裤，大步踏出门来：

金策先是三步二伐，走到大街，过一下，又停脚自己问道：

“这早，我敢是要看人吃饭？”

想着，开始放慢脚步，款款在走.....他自己已经忘记：有多久没往大街行踏，尤其难得一早起无事。

路上的人，三三、二二，背书包的中学生，交了夜班回来的电信局职员，批好菜蔬往市场的小贩.....

金策走着，先在路口遇着杀猪的水龙，他载半只猪体，停住机车叫他：

“喂！金龟！无闲乎？”

金策规久没听这式称呼，有一日儿未自在，也赶紧问人近况：

“大家好吗？”

水龙道：

“是平平啦！单单欠一个细姨！”

二人互相推一下肩头，说笑二声，才各自分手，走自己的路，没多久，又看到收早班限时信的阿田和才升电信局长的正茂。

阿田是做到厌倦，在等退休；正茂则是兴趋趋，男儿得意时.....

金策其实心里有事，说话有些没下落，但顾虑着别人会说他：“有钱使势，结参仔气。”所以多讲几句，才和大家分手。

他们几个，和他在白水湖国小同班，自毕业至今，四十年都过了，时间这快，过去种种，想来才像是昨日的事！

经过旧“浑沌馆”，门只开一半，原先的招牌已取下，陈棋也通告大家，他不再以此为业，甚至这个世间，并不想来.....众人从此改口叫他：“不来！”

金策早先听众嘴传言，也想过好奇，去问他：怎样一个不来法？像他这款，凡事绑身，若不来几遭，也是好大志！

这要踏入、不踏入，金策想一会，直接就往码头方向来：内心慢慢想好，等一下，见着“不来”兄时，该问他什么！

这两日满潮，加上风势，海浪正大力推挤对方.....看那落马下来的，好不容易，呼三喝四，准备再起，这才发觉：两下难分，你我共体！

金策踩着被泼湿的码头岸边，看到另一头，渔会大楼延伸出来的广场上，刚卸货的几艘远洋船，早绑好粗缆，被冰冻得异常坚硬的大、小鱼尸，散置地面.....，

然后，二个警察和港警走近船身。

金策认出来，带头的警察，正是省三——新任的白水湖分局长：又是一个老同窗！

船上的人员！此时又合搬出长长一具什么，用塑胶布包着，小心抬到鱼尸旁放下，然后一些人围上去！

金策不想近前去：刚才看那些僵硬的鱼时，他已幡然欲呕……怪不得阿公叫他卖船！

人群有一些杂声，塑胶布大概被掀，动来动去的人墙中，微露出一个小隙来！

金策已经回头向街心走，……免问“不来”，他也想通该怎样！

那个人，无论是失足，或者被害，甚至自然病死，他都只有被储藏在冰冷无情的冻库内，等着靠岸这一天，被当做一个物样，证据，交与家属、官方。

航程如果一个月，他就得和先前被他网拿的鱼只们，一处挤身冰窖；鱼们不知会记仇否？大家有无齐来争看，这个代表贪心人类，掠它、吃它、卖它的年轻渔夫？在汹涌的大海和纷乱苦海中，到底是人无辜……还是鱼儿？

经过“不来”处，金策一脚跨入，看到陈棋，说声：

“老兄！一早起，我开了五个同窗会。连你——”

陈棋没讲话，带他往内厅来坐，自己又出去烧水，准备茶具。队棋祖厝在狮馆巷，妻小都住那边。

金策一人坐在厅里，抬头先看着正中墙面，挂个字匾，书是：

出生死梦曰觉

鸠摩罗什

金策原本随便坐；看到这字，赶紧坐正，头一旋转向，又看到另副对联：

秤锤落东海；
到底始知休。

寒山

看到这字时，金策先想到黄金印：

“咦！这不是在讲伊吗？”

然后，他随即又想到自己：

“这，不是也在讲我吗？”

最后，他想通过来：

这！不就是所有的世间人吗？利、害、得、失，大家不是随身都攒一只称仔吗？大家一定得等“到底”彼天，才要罢休吗？

陈棋再回厅时，托着茶盘、茶水等物，二人对坐，拿起茶杯就啜：

茶过三泡，二人都无话语；金策便把老人的事，说了一遍，又道：

“我若想到这项来，连衫都穿颠倒边……，像他这款！敢有要紧？”

说着，摸出红包袋，放在茶盘，又加一句：“这次，你一定得收！”

陈棋伸手按住他：

“你拿回去！”

金策道：

“我实在困惑，也无人参详，并未将你看做方术之人！”

“好！”

陈棋当下便说：“我把话讲在先：钱，你收回去，以后白水湖有什么孤寡，把它捐出来……随使用一个名，只不行是我的，如此才谈！”

“好！好！”

金策一听，连声答应；又问一句：“要老的八字做参考否？”

陈棋摇头：

“我有老伯的四柱，他六十岁时，自己找我算的，寿元七十五，是今年没错！”

……

“会这款，是禄神！”

“？”

看金策不解，陈棋又道：

“食禄不足数，他少年太省咧！福分未尽，人是不会走的！”

“那——你这几年不吃，以后怎个了法？”

“吃够即走，是假了，表面了，这世结束。吃一嘴，还一口，没得便宜！若像签帐簿，后世没来未做得帐！你日日模帐簿，最清楚！”

“别项不说，你想：既然有轮回，这千千万万世，每一世的父母到那里去？他们不一定再得人身，若到畜牲道，你知：你昨天吃的是谁的肉？”

“当然，全素的意义是慈悲，有助修行，但不是全靠这，若是，牛、羊不就全解脱了？人每个起心动念，都是一粒种子，累劫累世，全存在第八识里，每结束一段生死，下一粒最强的种子，就带你去相应的世界再投胎。”

“《地藏经》讲：[流浪生死]，我们都在生和死中间流浪，不停歇。譬如：一个杀人犯走过，看到团仔跌落水，顺手拉起；杀人是地狱因，一定要去，救小孩是往人道，所以几分钟内，他就造二世的因、果。其他，若是愚痴、纵欲、杂交，……得又去畜牲道。若不惜粮、慳贪、吝啬！是饿鬼的路。爱生气、嗔恨是阿修罗。做十善（注）又到天界。人往往无明，好、坏都做，六道轮着走，其实天界也未究竟，还在生死、轮回里，福报享尽，迎得投胎！”

“可是——”

金策忍不住问：“因果谁看到？没看见，众人不信！”

——

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倚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

陈棋道：

“就是知你们不信，佛陀才说此[世间难信法]！因果其实在适当之时看得到：若容易看到，人人一出世，就操刀欲找前世冤家，就失去烦恼即菩提的真实意义！再说，五戒（注）守不全，后出世想得人身，还得真拚呢！佛菩萨是多少劫不打诳语，才修到这个果位。《金刚经》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不信，待如何？”

金策模着自己的头，讪讪在笑。

陈棋又说：

“时节、因缘不同！众生亦有利、钝；像我看到因果才起步，不是上根器，

在来未来，去未去之前，恍然觉醒：……大慧禅师有一偈：

生从何处来，
死向何处去；

五戒：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

知得来去处，
方名学佛人。”

金策道：

“我已了解，你为何不来！但你讲因果之事，……敢有什么我不知的？”

陈棋说：

“不来其实也不对，那是阿罗汉的自了法，其中还有七番生死——讲来话就长！”

金策道：

“那，你是要来抑不来？”

陈棋道：

“不来，是舍轮回身，逆生死流，不再以凡夫面目来，因为只会造业；要来，是：世间若还有一人甚至一个生命受苦，就要来！”

“经上说：众生是一群在失火房宅内戏耍的小孩；自得其乐，而浑然未知：他们真实不知，可以叫他欢喜的，就可以叫他流泪。学佛的人觉察，逃开了；罗汉跑掉不回头，菩萨在出离之后，会再入内背人。”

金策这时是真实说不出话来——

陈棋又道：

“你不是要问我看到的因果？以往，我是看日持斋，还未全素；四十岁那年；我敛心静坐隔天，家里的狗发出的声音，我突然听知意思。”

金策惊问：

“狗说什么？”

陈棋反而不说，金策又问一遍，陈棋才言道：

“这事我也少对人说，一般人不信；孔子的女婿公冶长不是听得鸟语吗？心的朦遮愈少，愈知天地，但神通只是佛法的皮毛，如果不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修行，如果不发无上菩提心，神能即成魔事，即兴它相应，因为魔爱神通。”

“狗到底怎样？”

“那只狗讲他前世欠我！”

“这世，顾一曰门，还几角银，慢慢抵。”

……

“三年过去，有一天，它讲：已经还完，它要离开。隔曰，真实没看到狗儿影。”

金策感觉自己额头热热，问一句：

“你有找吗？”

“四处都去，就是找无！”

两个男人对坐一会无话：后来！还是金策开口：

“我也即要六十了！也得来想一些这方面的大志！不行一天一天过——”

陈棋道：

“我慢入学，多你一岁。”

金策道：

“本来要问渔船的事，早起看海水仔的船，载一个死尸回来，心内就有打算，又听你讲这！”

陈棋暂且不说，先听他讲：

“卖就卖；另外买一只小船送警察，也行救人！”

这一听，陈棋笑道：

“是啊，趁早收手！你听过：莫为儿孙做马牛否？这句不是讲：你现在拚死拚活，像牛、像马不值！”

金策问：

“不是又指啥？”

“真正的意思是：钱也无人攒去，何必为着留给后代，去赚那种有业的钱；自己后世才在背因果？”

二人相笑分手。

金策向前，走约十余步，都快到大门口！忽然听陈棋在后，无限感慨道：

“以前算命，确定也真实看到——不能着力的那一点，叫做命——真实是力量到不了的所在！”

“现在想来，自己拼凑一首，也不知算对联否？

人生自有着落处；

尽柱从前错用心。”

金策不免点头称赞，点着，点着，一注意，才看到自己已在大门外——他忍不住向门内的陈棋说：

“等你那天写好，得送我，我要做一个框，裱起来，挂在店里，天天看；才不会打一世算盘，全算未合！”

门内的陈棋听说，哈哈一阵大笑。

金策站了好一下，再举步时，只感觉全身轻快：

他想到他原有的那双大木屐，每次踩在红砖地，发出的吱咽声……此时想起！竟是不忍再听！！

阿蕊居然找未着？她先是将它收起，时间一久，自己也忘记藏在那里！

他现在脚上，真正是一双方便软鞋！

金策才走二步，远远！他又看到管事阿宝，正用那一贯找他的表情和脚步，往这边赶来，在这一瞬间；金策真想有个所在，可以藏身起来！

这一、二年：

素却都没做什么衣服，“家庭洋裁”那块招牌，拆下置于后院，这些时，风吹雨淋，连字都看昧消楚。

也还有三、二个老主顾，一遭一遭来央她：

“减量就好啦，莫全停工！”

“你针业幽，别人未戡我意；”

“工钱也行加啦！”

她今年四十六，已经老花，婆婆早就不赞成接件甚超过；伊讲：

“做这项！步步靠目眼，千针万线，真损啦，我看莫做了；苍泽已经大了

——”

苍泽上师范学校以后，吃、住都无需花费，等三年毕业，做二年兵，或者三年！不知抽到啥兵种，反正退伍以后，回来白水湖教书，她这身重担；才算卸下。

这些时，她连外家也难得脚步到：她父亲原本在街心开参药行，也给人候脉、看诊，这二年，年岁已高，回春堂全部交给兄长、阿嫂掌管。

她小学毕业彼年，母亲还健在；费尽口舌！勉强说得她父亲同意，继续给她读二年的家政科，到第三年，母亲病重，家中、店内无不需人手，她学业停止，每天侍奉母亲汤药。

处方是父亲自己开的，大哥抓好以后，交由她煎，从三碗煮八分，四碗煮一碗，到后来的六碗煮一碗，她再不知。也臆得药是愈下愈重。

半年过去。

母亲也是没起色！甚至才喝过，碗还未放，整个又喷、吐出来……

有几个月，连着大半年，她是全身是药汁，顾不得洗换，得先扶她母亲坐、躺起来，或者擦拭、捺脊架背——可怜她母亲到后来，别说喝药，单是看她远远捧来，全身就开始颤起。

如此折磨二年，她已经十八岁：

世事渐知！又气恼她父亲有要无紧，……有一天，提起勇气，与母亲言道：

“阿爹真是——吃他的药，没啥起色，也不要紧送你看西医！”

“听说：盐水港有二家大医院，都是日本回来的医生开的！”

她母亲那时已瘦得只存一把骨头，未等她把话讲完，急急阻止道：

“你到这个岁数，还这浅想？”

她把头低下，不再言语。

她母亲又说：

“你想：我们家连你兄长在内，算是三代为医；……送我去病院！他的面子呢？”

“面子？”

她当时顾不得有病的母亲生气！反问一句：“面子会比妻子的命重要？”

她母亲长叹一口气：“我不知得怎讲，才能说得你明白，一百句作一句：你总是少年未识世事！”

她母亲，说一句，出一身汗，讲到后来，一件上衣尽湿。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不止妻子的命，男人的面子，甚至比他自己的命更加要紧！”

“你记得我这句话！”

她没回应，一面替伊换衫，一面默默流泪！因为看伊销落一身躯肉，忍不住闷声而哭；她母亲反过来劝她：

“你莫这款，阿却，我看着，心内愈苦！古早人讲：真药医假病，真病没药医——现在想来，确实是真理！”

伊不说还好，她本来止住了；听到后来这句，差一点失声大哭；

“眼眶拭拭：莫给你阿爹看到，”

“做人就是千般万项，全得吞下！若不看破，活未过去。”

“我若有万一，你阿爹一定再娶！”

她去掩伊的嘴：

“你莫讲这话，你会好起来！”

听她这句，她母亲流下两行重泪：

“我是万般不得已，没讲不行！我敢是自己会做得主？”

她再说不出口，只有小声哭，她母亲又道：

“你阿爹若再娶！你得痹烩时更知轻、重……得听新娘的话！”

“目色放巧一些，要知死、活——”

她本来在哭，听到后来，目失、声噪齐出，反问伊：

“阿爹是按怎得再娶？一定再娶？一条街仔，头走到尾，没看到半个再嫁，为啥男人死去，女人自然会守，牵手过身，男人赶紧就娶？”

她母亲停一下，才说：

“你还未嫁，有一些话，讲也听无，男人、女人，本来心、性不同，你以后总会明白！”

“还有，日后你大哥娶妻，得与兄嫂和睦！一世父母！二世妗仔，兄嫂，大家做伙时间长，总是会见到，莫扯破面，免我挂累。”

母亲所有交代的话，确实有几句，是当时的她所未能理解的：

那二年：

为着照顾方便，母女同床眠，父亲有他自己的一间房，但，每隔三、五天，父亲便来，叫她回房睡，那时；她什么都不知，原以为父亲出自关心，也算轮夜照看！

谁知，每每如此，第二天，她母亲就像半死的人一样，面色惨白，下体沁血，伊本来就是妇科病症。她又懵懂不知，以为只是月讯不调！

那年，母亲四十一岁；到伊完全不能起床的最后那月日，她与她讲：

“阿却，我若早知；人生这苦！当初不该论婚嫁，行这条路——像我五个姑表妹，你会记否？其中一个阿好姨……与我尚亲，伊们姊妹，三个出家，二个带发修行；彼时若觉醒！就无今日的事！”

她问：

“你讲这，是啥意思？”

她母亲叹气道！

“不行，强行！做人做到这个地步来；不是痛苦，敢是快活？J

“阿却，你知否？彼条路，我也有想过，总是放你兄妹，我心无下落。”

听到这里来，她抱着伊大哭，一边嚎，一边说：

“你不行死！！不行——”

她母亲安慰她：

“无事啦，前回，阿好来，伊法号是妙还——伊才讲三、二句，我的心事就放下！哎！我若早二年知晓这些，多好！”

“伊讲：不行杀生，自杀亦是杀生，并未解脱！若知自杀以后变怎样，无人会走那条路！”

“伊怎样讲？”

“比如请：午时上吊，……每天时辰一到，八识心田变现，就得再照吊一次，一直做到人真正寿元本品尽，每日痛苦一次，算不来！”

“是这款？”

“若放父母、儿女，人生责任未了，还得加罪，所以这条路，那里能走？”

那次：

出家的表亲回来，探视病重的母亲，她一旁听到表姊妹的对话：

“出家有啥好，为何你们全去呢？”

“为着了苦；人生到底，怎样一个下落，只有佛菩萨说得圆满，也做得圆满。在家也能修！只是阻碍聚！没下大决心，难成就。”

“其他，在在处处，我找无答案；人生苦海，没一项，你行做主，生不由你，老不由你，病和死，全不由你！”

“不止这，静心想看；那一项，是你真正愿意？除了大菩萨乘愿而来，我们都是被业力牵来的凡夫，身不由己，业力叫你哭，你笑未出来！”

一句话，说到她母亲的痛处！

“像戏，扮来扮去，你恨这个！后世去报仇，爱这个，后世去交缠，如此而已，并无了义，一堆爱恨延伸，这世未解决，留待后世办！生生世世，多少种子、意念，你会跑死！倦死！而且，若有闪失，到三恶道去，畜生、饿鬼，后世还不一定做人！”

“你的意思，修行人，万般就由自己？”

“是指路给你，但不是人人走得到！其实，人未能靠之，自己也会打算不对呢！万般由自己，往往害自己，人因为无明，就起惑，有感就造业，造业就受苦，如此循环未断。”

“我现在只求清心！”

“要清第八识的种子，就由四念处起：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加我。你现时病苦，此身不净，正是当下！”

“众生念头多，又有一堆因缘待了，亿亿万万个心识，共同幻想，如何酬、偿？正是觉林菩萨偈：[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自然生一个娑婆世界来做舞台，但是，戏若散，棚得拆，这个地球是会坏灭的——得要趁早有下落，学佛，就是跟佛去学，才是下落！”

“我的师父时常讲：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所有的烦恼包括大地山河，都是杂心、妄想牵引生出来！莫一直做心的奴才！放下！停住！心若清，念佛才有力量！”

二人讲到这，她母亲吐气道：

“可叹啊！我算无福抑是有福，到要死以前，才听着这话——”

因为妙还师的劝解，她母亲到临去时，反而出奇平静；伊最后的一句话是：

“阿却，人死，像龟剥壳——真苦，真痛！！”

果然——伊料的不错，母亲三月节过身，还未等到年底，后母就正式入门：

芹姨是牛稠底人，只大她十三岁，白白的面容！正中央一只鼻仔特别小，看命的讲是偏房相格；眉毛淡到看无，时常又勾画得两边不一……

那年，昭和十年。

她已经十九岁，虽然读日本书，一般的浅字也会认之，就在店里帮大哥大小事项：

药店的生意中等，主要是准备的事项耗时，像白芍要炒米糠，白术得炒红土！砂仁得加姜制……种种等等，粗工只请一人，其他内内、外外，尽是工作！

有一天：

她低头整理药柜，大哥送药出去，突然有人进来，说是：

“请照处方，抓三帖。”

一般白水湖人讲话，拢是亲呼、热格，这个人这般客气、细声……，敢是外地客？

她并未抬头看他，只看药方抓药，一看，尽是：防风、荆芥、刘根、羌活之类，正想：

这个人，一定感冒了！

谁知对方也问：

“请教：这味药，是治怎样病症？”

她回说：

“是驱风寒、邪热——”

说着，往下再看，还有桔梗、冬花、沙参、桑白，就又讲：

“还加咳嗽的药！”

“哦！真多谢！”

那是她第一遍看到永昭！又直又正的鼻子，和一排大牙齿……她不敢看他两眼——

其实不是？

结婚以后，永昭才讲：真正的第一次：是他十五岁，她十三岁，他弟弟永定发烧，大人叫他携碗去“磨羚羊”，那日，生意好，她被叫出来凑脚、手。

“大哥取羚羊角出来和磨具，教你和水磨汁……你倒一碗白色的水给我，通找我三角银——”

三帖药之后，永昭又去过几次，有时她大哥在，通常是她一人，一次买百合，二次买药洗……慢慢，才对他有印象。

彼年，他二十二岁，台北师范毕业，在外地教过，才返白水湖公学校未久；

她廿一时，大哥娶兄嫂，新娘是东石村的人，快脚快手，窄面、阔嘴，大目眼；是白水湖人一向形容：可以打过十八柴人阵的角色！

彼个夏季，因为“支那事变”（注），连着二年内，众人都传说：

台湾随时有可能卷入战争！

在人心惶惶的时代，邱家正式请媒人来提亲，第二年，她二十四岁，嫁给永昭。

支那事变：指卢沟桥之役。

永昭的母亲是助产士，时常大半夜出去，天光才入门，父亲在镇公所上班，偏偏早出去，晚回来……有一个小妹家到岸内，妹婿是制糖公社的职员。彼时，永定还在大阪读日专！

平常时：

永昭若去学校，大厝内只有她一人，婚后一年无事，公婆、丈夫，未曾有过半句重话。

原本以为：自己大概就是这种日子，过它一生，怎知未久“太平洋战争”骤起，不只物资开始管制、配给，甚至传说：

平均每三户，就有一人被征兵海外。

开始走空袭，更是魂飞魄散，防空壕挖在公学校与内树林一带，小学校也有三个，跑到的时阵，人颠倒不知要惊骇，因为一路水雷声，人已经被吓到心肝无了了。

永昭常常讲这句话：

“台湾人是去惹谁？清朝打败，招它割给日本，……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人生气，日、夜来轰炸，这明明就是：给黑面的打，要找白面的讨！”

万幸的是：空袭那三、四年，白水湖并无大伤亡。

父老们讲：

“诸天护佑，抢仔全落在水池内，连声都无！”

她从廿六岁，闪边到廿九，……最后那一年，空袭根本无分日、夜，时常解除警报才完，紧急警报又响！

彼时——

她大著腹肚，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到顺月前十数天，婆婆坚持她留在防空壕，由永昭陪着，两老趁天黑回去弄吃的杂项；

食物在当时是十项欠九项，好在婆婆因为替人断脐、接生，人面广，尤其靠大丘田那边山作农的人家，总有米、豆一类的杂粮……

她做梦也未想到：在那种非常时，自己竟然吃的是：豆签、面线、卵包，和愠豆油的蕃薯叶！

她三、二天回家一遭，如此几遍过，有一天，人才到门口，肚内开始抽痛，便与婆婆说：

“欧卡桑，等下若有水雷；我无意出门，在路上麻烦，在防空壕，我不敢——”

她婆婆是三十年经验的产婆，当然知初产妇，尤其她这种个性的人，在人聚处的不自在：

“你甚紧张，不是你想的那样！没这快！”

永昭也说！

“你无经验，听卡桑的，未有不对！”

“我！真实不敢！防空壕，一堆人——”

话未讲完，警报又起：

这时间，要走，不走！得当下决定，四个人，互相对看一下，父子、夫妇、婆媳，大家同时做一个决定！

全部留下陪她！

就这样！她从黄昏二直哀叫到半夜，诉衷叫，其实并无，声音只在咽喉，未出牙槽口！

自己的母亲！也是经过这般疼痛，才生她的，

婆婆也是如此生永昭！

每个女人，都受过这款撕身、撕腹的苦，才做人母；哀哀无助，生死一线，阿好姨及早知晓出离，自己的母亲并没！

女人为情拖磨，受苦无数，却又不知原因为何？一代又一代，一世又一世，拖身搨命，难道就是阿好姨讲的：“偿他宿债”？

黑暗中，整个白水湖静悄无人声，不时有轰炸机飞过，一下在远处，一下又像近在身边……

她用牙齿轮流去咬每一只手指头，咬到后来牙槽麻了，手也麻了！

婆婆一面教她吐气，一面安慰她：

“免惊！无事！！”

晚来：

家里每个窗户，都以黑布遮光，任何小小的光源，都不得泄漏……

她知：公公在前厅上香，永昭在灶下看火，烧水，婆婆点起小小的蜡烛，就在她身边走动，她的鼻息，亲切又熟悉——

“开二指半了，可不行太早生，伸手不见五指，连腊条都不行点大久！”

“卡桑——”

她忧虑地问：“如果团仔这时落土……，敢有要紧？”

她婆婆笑道：

“他这时生，我就做阿嬷了！”

“可是——”

“若能延到大清早，当然是最好的事！”

夏天的早晨，五点一过，天色渐光，人的眼睛才小小一点适应，还未准备好！它突然像一丸白色的什么，快速的四处渗出，……没二下，黑幕全收起，换一个清明天地在眼前。

苍泽真实听阿嬷的话，在卯时的晨光，呱呱落地！

更无人能料，战争竟然在三天后，在最密布的扫射与空袭之后结束！

做月时，她才知：婆婆早在半年前，就托山上人家养七、八只鸡，且在后院种一畦红菜——

外家这边，大哥也浸一罐药酒加黑豆来，又磨一两的杜仲粉——

母乳足，心情也好，小苍泽长得很快；她的公公身量不高，婆婆说是小时，吃太多人参的关系，绑住了！

永昭太祖那一代，还算富裕，听说做祖父的，偶然出去买物，因不谙世故，也不会拒绝，更不知要找钱，常常钱拿出去。店里就拉一车仔大、小项送来，有用、无用皆不管——生意人当然恨你不买！

似这般少爷行事，渐渐到他父亲一辈，差不多只剩空壳了。

她婆婆常讲这二句话：

“富户人家的子弟，一出世，什么没学到，先学会用钱！”

“再大的产业，管它金山、银山，若交到一个只知用钱的人的手里，不败，待如何？”

她的公公一向寡言，脸上是那种根寂寞，好像当看着大阳下山景致的那种表情！

独独抱着苍泽时，人会变不同款样相；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四

八、九月起，日本人陆续离开，白水湖人，有感伤，也有咒骂，受过迫害的人当然愤慨：但是，有一部分，却是伊终生纪念的人……，那些教伊们读书，明理的小学老师，像她同班的唯仁，就是山崎先生拿钱资助，继续读中学校的——

永昭的母亲，大她二十岁，李鸿章去下关写字的第二年出生，他们家姊妹本来全得缚脚，日本人一来，逐家、逐户；——去说，软硬都有：

“不行绑脚喔？”

“已经梆的，全得放开！”

“绑脚影响囡仔发育，父母真忍心！今后，若偷绑，就掠父母去关！”

她婆婆常讲：

“若无这款，我那有这双脚，大街、小巷钻，逐条路均走得穿过？”

婆婆与她，愈来愈亲近，每天去接生，回来，就说给她听：

“做女人苦——叫天，叫地，产门开这大……，男人竟然嫌百余日未同房；另找出路！”

“是娶细姨？”

“是啊！”

永昭阿公本来娶细姨，老来讲一句话，交代子孙记住莫忘记，他讲：

“砌厝，无闯一冬，娶某，没闲一天……娶细姨，没闲一世人！！”

“阿公老来知醒！”

“甚慢了！伤人的心免用刀……阿嬷一世人不快乐。”

“我厝里，阿母也说：做女人苦！”

婆婆有一对长长的眼睛，她难得叹气，但每每说到这里，便吐气道：

“我一个日本老师，并上琉璃，伊教我接生课，她说：男人，其实就像蒲公英，只会把种子撒出去！”

“往往是女人，在承担情爱的代价和后果；她教我们：受苦可以，但是不能不知道原因！”

婆婆讲这些时，她都只有听的份：

“讲情爱，也未必全是，十个男人，有七个，他才不知情爱是何物，只是一种求偶期的行为而已：听起来悲哀！”

她未想到，三十年接产生涯，婆婆早早把人生解析得这般透彻：

“就讲真正的情爱，也是牵绊人，也是陷阱，像你，就给永昭和苍泽捆住！”

“我不是同款，但经过这么久，已经不同以往！”

她知晓：

看一堆妇人受苦罪，婆婆在长时间的感慨下，变化成无限悲悯。

伊又讲：

“我七、八岁时，常追阿嬷去寺里，听经、念佛都有，一个很老的和尚师父看我一眼，说一句：情重，得女身；受苦，没药医！”

“到三十岁以后！我有想过，是不是无情就免受苦，但照我看来，无情的人，

并不是真正卖开，她是绑在另一种我执，有我，无人，自己一点利益，高过任何人的死活，那种人是受另一种苦！”

她当时无话。

“所以是一人苦一项，各人受各人的苦楚！”

双媳二人的话，常常讲到这里。

鸡年冬尾以后：

镇上的人，渐渐聚来，海关、学校、镇公所、分局、农会、渔会、盐行，都增加不少自中国派来的大陆人。

本来她照顾幼团，并没注意外界四月的事，过些都是永昭听给家人讲的！

后来：

她自己也发觉，菜市内有不少生分面；一来，白水湖很少男人买菜，二来，白水湖，有的人吃肉，无的人莫吃，根少一买一大堆，先除帐，等月初薪水发下再还的情形！

阿泽十一个月，会叫爸爸、阿公，再来是妈妈，阿嬷，阿姑，姑丈；最最喜欢的，自然是公公，到十四个月大，他可以完全放手，自己走路。

所有的记忆，往往只到这里，再下去，她整个就停顿住了……

当时——

她连人都活不过去，像前面是一个窄门，只留极细小缝，她一定得挤过去，才能活着，但，事实上；她是一个死人，所不同的，她多一寸气丝，但这寸气丝，只维持她每日拖着身命而已，她真像一个无魂活尸！只会走来走去。那种苦瘾，没经过的人，难得理解！

现在，想起来：

也不知彼时，她是怎样回魂？可能是婆婆……更可能是阿泽！

苍泽那年三岁，讲三岁是台湾式的算法，事实上才十九个月大：

是二月春分前——

天气变化无常，那几日，也不知为哈，永昭根本不爱讲话，空气沉闷，人的心情也一样沉重！永昭平时不是这样！她感觉：他像换过一个人来，一坐二点钟，无半句话，和他讲哈，堪若大梦初醒！

彼天：

她半暝才起来替阿泽盖被，到三、四点，一阵拍门声，她老醒若困，听到二老去开门，然后三、四个穿深色衫裤的人，闯入房来——

他们讲的话，她一句听无；反正她看着永昭被前来、后架的挟走。……

素却其实不能想这件事，每遍想起：

她若像剥一层皮，全身起颤，没办法控制，血水还涔涔渗出，那种痛，不知谁知？而且有一丸大石头窒住心头，自己却只像爆过小粒米香！

匆忙中，她找一件厚夹克给他，然后，她这世人没再看到永昭！

她听谁说：

海水是几世代以来，所有有情生命，所流淌的目失累积成——不止是人，牛仔被卖要牵走时，牛母，牛仔所流的，牛、羊被宰前所流的，狗听妙还师颂经，也会流泪，所有的生灵，在生、离、死、别，所流的泪，早就成了那片海水！

“无量劫来，众生已经流了这聚的目失！”

妙还师来过一遭，这般苦劝，……伊的话，她们在耳孔，有时入有时出，并不能口正停住悲伤。

这些年，她所有的泪水，若集起来，可能也会淹倒她自己；而世间可以形容

伊心情的，又是那一句？

一天过去，一个月过去；她们彼时还抱着希望，……然后春天过去！

轮到夏天，日头出来也哭，月娘出来也哭……

一季过完，接下去是半年、一年；一年等无，两年；再下去三年，四年，最可怜的出是完全没望，而自己不知！

到后来，她慢慢觉醒：永四大概无可能回来了！

她变做较少哭，但是全心意识还是在翟烱个人：活，见人，死，见尸！

总无这个理，好好一个人，自头到尾，没声没说，完全自这个世间消失！

最坏的打算，总会留一把骨头给她。

苍泽上小学的前一年：

白水湖边来更加聚讲中国话的大陆人，原先用的旧台币，也改做新台币，纸上印一个人头，众人拢将这项叫做：“孙中山”。

至此。

她的公公死心，不再四处探听永昭的下落！

他瘦小的身躯，和紧紧关闭的嘴，拖一双大木屐……驱驱响，无论走到哈所在，每次都像踏在她的心肝头！

可以想见：

像公公这款，扒一碗饭，只要三分钟的急性人，遇着这种闷心、气绝的事，他不得病，是要按怎呢？

前后才几年，一个从来没生苦、病痛的人，就直直倒下来！

过身以前，他叫她到眼前，交代这些话：

“他们众人都说：我是郁滞死的——你说呢？”

她安慰道：

“多桑——莫讲这种话，阿泽当需要阿公牵教呢！”

“你听我讲！以前，我是真郁滞……不过，现在不会了！”

“你想看！他们在猪年杀人，杀的是无辜的人，到牛年、虎年，就失势，走路……”

“像这款，你敢说，天无天理？”

彼时！他连吃食，汤药都恹气，偏偏出大气力来讲话。

“多桑！你人未快活，莫讲这！”

“我就是拖甚久，才这款！阿却，你得记住！我这个心愿，替我完成——”

“多桑——”

“好好照顾苍泽，凡事自己优重！”

“无论发生啥大志，好好活下去，……留两个目眼，替我看！”

听到这，她的心肝皆酸！

“白水湖人骂人，最重的一句话是：那种人，出无好子孙。”

“阿却，你要食到七老、人老，替我看详细，这句话，有影无？”

公公病重时，永淑，永定，先后回来；永昭出事那年，永淑回家大半年，陪伊度过未得天光的日子！

永定和鹤美，她是第一次见面：

永定留西装头，鼻仔真高，两眼有神！挂圆目镜……弟妇是台北郡人，二人阪医同窗，看来真匹配！

永定说起：

“日本战后破败！正打算回台湾之时，大哥发生的事故，多桑和我丈人，都

写信阻止我二人回来——”

鹤美也讲：

“多桑和我爸爸寄去的信，都写相同的意思：暂时莫动！谁知那是熊是虎？”

她和婆婆都无话。

永定又说：

“大哥出事，我和鹤美没回来，安慰二老，看顾阿嫂，实在不得已，很过意不去，有违人之常情，真痛心！请原谅。……”鹤美附声道：“是——真未过心，真不对！真讲未过去！真矢礼！”婆婆安慰二人：“未得过也过了，你二人免挂在心！”永定功说：“我，好好一个阿兄，无留半句话，从此无矣，谁会甘愿？”鹤美道：“大哥之事传来，永定在曰本，三百三夜，未吃未困！”婆婆叹气：“抵着横人，仙讲也未直，若像你多桑，倒伤自己，何觅苦呢？”“你自己做医生，你多桑的病，你二人看，……怎样？敢有央望？”二人都无应答。停一下，永定才说：“多桑自少年就这款，性地急，凡事郁着不讲，这件事这大，他那会堪之？”“真实不留半条路可行？”“肝的问题较严重，较麻烦。”

……

“除非大哥又活过来；他有心病；二种交集，无人有法——”

听到后来，她哭，婆婆哭，鹤美哭，永定也流了眼泪，他说：

“当初，我离开白水湖去读书，是希望学业完成，返来乡里。一生到老，都看得到故乡的海水！”

“孰知今日，无人逼我，我却不愿留着……为什么是这款呢？白水湖明明是我日夜思念的故乡！”

“我住不下去……我没办法在这住下，在他们还未还我一个公道以前——”

公公过世，一直到百日以后，永定夫妇才依依不舍，回东京旅居！

临走前，婆婆交代二人：

“底时，你才厌倦流浪；不管时返来，东京外乡，总不能住一世人！”

永定道：

“我也不会讲，其实谁不爱回来？……但是没办法！我的伤痕还未好！”

婆婆一时反而无话；素却于是说：

“厝里这大，你随时也行开诊所，”

“我知啦！阿嫂莫挂意——”

婆婆又想起：

“永定小时，爱耍的一粒陀螺，我还收着，一时想未起哈所在，翟灰到，就寄给你！”

夫妻走前，再三说是：

“等苍泽长大！卡桑和阿嫂、永淑就相偕来曰本住一阵。”

“想着，凝心，有一些事，莫想，也罢！也罢！”

永定走后！她母子就此与婆婆相依为命；素却常想：

若不是有这个婆婆，在经历永昭事件以后，她不知有本事活着无？活着要多少勇气，全是婆婆给她！

永定回曰本，陆续又寄钱回来，婆婆交给她，她当然没收的理：

“那是永定孝敬你的！”

婆婆听：“我这个药箱，若背得动，何必他养我！”

“于饲老母，天经地义！你有你无，他都得给你，并无过分！”

“他信里有讲；有一部分。要给苍泽曰后教育费用！”

“阿泽还早哩！”

“你不知！以前，他在大阪，永昭若领月给，时常会寄给他！”

她道：

“这；也是份内事，兄弟至亲。”

“现在，大哥无矣，他凑出力，也是应该！”

“你莫和我推来推去，还分你的，我的？你暂时收着，我一曰有半曰不在厝，给你稳当！”

公公过世那年，婆婆五十七岁，她三十七；以后她们每年给他做忌日……

自公公不在，伊开始晚来不出去，其实要和她做伴：

“我也有岁了！也行半退休，……白水湖现时也加三个少年助产士开业！三个全是我替伊断脐，一转眼，二十岁，护理学校毕业了！”

“是啦！卡桑半暝出去，我也烦恼，好天就好，若透风落雨，风台天——”

婆婆接生的经验多，甚至有难产者，伊能伸手进入，顺利帮助产妇娩出，免费送大医院开刀！

“卡桑，这招厉害！”

“手要真小，一个势，得加经验！若是难产变顺事，大家都欢喜！”

“这么多人，你印象最深的，是啥？”

“我独独最生气，有一个人，生一个十一娘仔！”

“你是讲；生十一个查某因仔？”

“是啊——”

“生这聚，按怎饲饱？”

“伊居然讲：还要继续，若无后生出面，她不煞，他也不煞——”

连她都听得愣住了！

“这种人，你要气死乎伊？”

“真实是一样米，百样人。”

自嫁给永昭以后，尤其这几年，她愈看婆婆愈爱；伊那种凡事未乱心，做事、行踏的款式，可能是先天父母生就，也可能是接生久来，训练出来……伊的圆面上，任谁都看无伊内底的忧愁。

单单在公公做忌时，她祭拜完，香一插，放声一恸时，才是惊天动地！

她一哭，素却才知：

伊不是没目失，伊是全贮存起来，到时，像放大水闸，一摞放掉：

“他若病死，我才蔑哭！”她讲这些，素却会鼻酸！

“他是好好一个人，硬拗断的！！”若讲到这里来，她就陪着哭！

一冬一冬过，永昭绝无音讯，她们有几摞（注）年，没去臆永昭的任何下落到第十三年开始，公公做忌时，二人参详，也摆一张他的相片在厅头：她现在不行听伊哭永昭；第一次，听伊念：

本曾央你长流水；

谁知溪水倒头流！

时，她整个人就死死、昏昏去——

——
摞：堆在一起。

水龙半暝三点就出门来：

白水湖通庄还黯嗖嗖；做这项头路，像在做赋，拢在透暝摸黑暗坑！

他今年五十六、七，自少年开始，已经摸三、四十年足；二、三点出来；以前踩铁马，这些年，也买“我多迈”（机车）骑出庄头，沿水圳、过桥，小弯一下就到猪灶——

他和青龙、金龙，三个叔伯兄合营一位肉摊，是父叔辈手头放下来！

今天，轮到青龙他们当值，二人先去约好的客户厝里掠猪。

听讲：

今日这只，三百余斤重，他们二人和那些少年的，凑的人手，还不知称有法否？

前个月，他和青龙就掠一只即要三百斤的，二人称不行，连捆都拚得一身汗，猪也气，人也气！

说来也奇怪，以前三兄弟跟老爸、四叔，三口灶分卖一只，一家负责三、四十斤，以前的猪没饲欧罗肥，较结、较瘦身……但是饲年余，是实额的重，他三人时常卖得直要凸肠头！

少年时，当勇，二十岁彼阵，老爸和他分载一些，一四界去叫卖，连大寮，牛稠底、蚵仔寮、牛挑湾都走透透；他那个柴耙（注）就是去那拐来的！

现在年冬不同，从他四十一、二岁开始，若慢来，就满台，到十一点，连猪油都不一定有，落空手的人，有时还会骂：

“骗谁？是买肉免钱么？”

“免钱！得[孙中山]！”

“抑是监囚的，用抢的？”

——
柴绍：粗扫帚。台湾俚俗语称自己妻子。

因为这款，三龙店这些年，逐日增加杀屠，一庄内饲猪的人都饲未赴他们掠，兄弟就分头去别的村、庄，三天二头闯——

若是三看、四看，未够重，就嫌道：

“阿婆，你是有给猪吃否？”

阿婆讲：

“那会无？一日照三顿，堪若伏侍祖公！”

“甚慢啦！饲到底时大？人家别口灶，都用风筒灌的！”

“有影无？你这只猴齐天，莫来骗我！”

一暝、二暝！一冬、二冬！这一、二十年！经过他手的猪只，未计的数，他也宰得面青面乌！

三、四点时，人们通常当休息，困着，连诸天神只也收声敛气；所有日时的争斗、算计，暂且挡住停止。

这个时，白水湖美丽的夜空，偏被猪只凄惨，尖到割耳的哀叫声划破——

记挂人世苦难的诸天往下看：

那是一个杀戮战场，人和猪，强与弱的搏命、厮杀；人在做啥，其实他自己也不知！

……

水龙一路骑，嘴内乱哼：

竹笋离土寸寸柯，
移山倒海美梨花，
有情阿娘就给娶；
不倘手伊落烟花。

他这下唱着，一闪失，撞着路边一块大石头，人差点倒栽……

“驶你祖公，连你也来做对头，”

石头未应，他继续又骑：

这二、三月日，他隔二日就去枕凤阁找阿采，本来狗兄狗弟一群人，谁都知那个所在未认得真，也不知阿采一堆步数；他这个老剑仙，竟然神魂无了了！

枕凤阁在后菜寮，自白水湖骑车要十五分，他都拣下哺（注）时溜去，日头黄昏才回来！

不知真实老就剥无土豆，这阵仔透早、透晚，一躺下就若死人，全身软剿剿……

二人当好时，他也想过租一间厝，和伊做久长的，但是三吞四吞，看到厝里的柴耙，就无主意！

最近，阿采开始乱他，一定得正式入他户口，讲一腌缸理由：就是要入门！

他厝，还有一个老祖嬷，今年九十岁，他自小无惧半人，只听伊的话……昨儿早，他猪灶回来，未去市场，反正福来、福气在——

他去伊的佛堂，老祖嬷这十年来，只是念佛，世事不管！

“老祖嬷——”

老人只顾念佛，并无睬他！

“……老祖嬷！”

哺：午后申时。《淮南子·天文训》：曰至于悲谷！是谓哺时。

老人睇目看他：

“哈大志？”

这下轮到他无声；一时未晓讲！

“你莫吵我，你们来，拢无正经的！”

伊一讲，他的话就吞落腹去！

“总是——我无你的法，”

“若想娶细姨，横直一句话，那是前世冤仇人！来抽你的骨髓！”……

水龙到时，灶上的水即要滚了，大大、小小一袋仔猪力排着，猪只捆作一团，圆滚滚，还在放血，血像水一样，一直流入桶内，已经大半桶……

猪只有时哼叫二声，有时干脆目眼阖住，不看他们！若像晓得，免对身边这些人！抱啥希望！

金龙看到他，大声就骂：

“几点了？天都光了，你敢不是给魔神仔拖去！”

青龙插嘴道：

“人去找相好的啦！”

“我才没这闲！”

水龙赶紧分辩，一面自己骂：“——驶伊娘，车轮破风，用牵的，到阿发的

店，才挖他起来补！”

来人静静听他说下去：

“阿发仔，慢步香，补一个内胎不知影久！你要摔头否？”

“你莫听他——”

青龙反拍他的肩胛：“爱，做你去；人在吃大面，他在呼烧！”

“免讲啦！昨方才给老祖嬷挞！”

“老祖嬷那有气力？”

“用嘴免用签；也好，挞过就清醒！”

二人说过，水龙一面找大、小号刀，才看到里面还有一只！血已放尽，已经在烫毛；福进、福来在一边翻着猪身，一边说：

“福气，柴莫添了，一层皮要落罗！”

三兄弟生五个后生，少年的一代，平均二十余岁，全部接收老爸这途——

水龙又问：

“今日，那会两只？”

金龙大声道：

“你是困醒未？林土水今日娶媳妇，透早得拜天公，你摸东摸西，等下若误人的事！看得怎样和人讲？”

福进也插嘴讲：

“还有王阿万要办桌，吩咐六十斤上肉！猪腹内全副！”

青龙接下说：

“阿万仔四十五喽，听说：娶一个细姨二七、八……会无闲死！”

水龙一时无语，继续分割猪身：

猪现在当然没声！随在他操刀；他最近愈来愈惊听猪叫，也不知怎样。猪哀最大声！最尖的二遍，一次在人欲把它掠住，捆离猪槽时，一遍是在猪灶，捆绑到未得动，选一支上顶利刀，对准头连身的大条脉刺下的一时间，猪只是用所有的气力在哀。

一时，兄弟、父子，各自做事，到天色将白，屠体已弄妥当，水龙开着小卡车，侄儿等人，也将猪体搬上。

“我先把这两家的送到，再回市场！福气、日来，你二人相载，骑我的车回去。”

水龙一一交代，便踩着油门直驶，透早没哈人，三弯、五拐就到林家：

大门口站二个人，一个颌颈拉这长，看到他，一面放心，一面着急：

“来了！来了！天公祖，我们是选好吉时的，不行耽误着！”

“我知！我知！”

水龙应着，一边快手合搬下猪公到门口埋，收卖后，临走，看到新郎，那只嘴也没闲着：

“恭喜哦！少年的！今日——你得，透早无闲到半暝哦！”

做新郎的那人，嘴角征笑着！没有回应。

出林家来，水龙的心情开始轻松：阿万订的货，没这赶，六、七点交他，还真早哩！

“这老小子，要啥细娘！老牛车罔拖，……无大志！”

自己讲，自己笑起来！

稻仔大肚惊风台，

阿娘仔大肚惊人知——

下面的歌词，他有些忘记，反正唱来唱去，就这一句！

他一面乱哼，没多久就到王家，一入门，一个长天井，他站着就呼：

“阿万，人客来了！”

灶下间走二个人出来，随他到门外，搬好大、小项物，又付他钱账，正数算着，开杂货店的其全也送烟、酒、汽水到，二人打过招呼，王阿万才自内房出来：

“坐一会，饮一杯茶！”

“不好搅扰——”

二人双双推辞，阿万直送到门口，二人又弄着大拇公向他；一面笑而不语：

阿万自嘲道：

“我也是没法之法，我这是六出祁山——拖老命！”

三人笑过分手。水龙走回车上，一面发车，心内只想：

哼！双头抽，才不信你铁打的龙柱！看你挡到底时做勇伯？你得不顾时——英雄好汉给我看！！

水龙一踏开车来市场，心里也着实不平，车停好，一回架位，一堆人围作一球，赶紧问道：

“啥新闻？啥新闻？”

卖菜的锦菊看到他，说是：

“你听看！白水湖开天地到这时，还未听过谁人这款心行、腹肠！”

另外的妇人，也一人一句：

“生这款，就有够可怜，还糟蹋伊，这种人这恶质！这可恼！”

“格没天良，雷公仔点心——”

“问伊敢问会出是谁？”

“一个愣神，愣神！衫都穿颠倒头！”

“一年通天，无洗无灯，一身黑渍渍；穿是不清不状！这个人敢是猪哥变的，什么都好？”

水龙一听，就知在讲石榴：

石榴先天不足，父死母不知去处，留伊一人，轮流限二个叔仔住，婢仔们待伊未亲，一顿有一顿无，衫裤不成衫裤，四季不分，薄罩厚，春天混夏天。

一头面的头须打结虬，未注意，女、男不分，……若有热心妇人家见着，拉她入室，替伊洗面！净衣，头发剪短，有时伊随意顺从，有时也倔强！不依——

整个白水湖，也无人知，石榴的事，从前，到底是谁人造成，现在应该又由谁去管？

“现在问题大了，看伊那个腹肚，至少八、九个月！”

“唉，平时就是男褂、女褂乱穿，才会看未出！”

“愈想念可恼，退种恶行，分明是和所有的白水湖人做对头冤家！”

“若知是谁，一人一嘴涎，给淹死！”

“对！还得叫他透暝搬走，不给他等到天光！”

众人一嘴一舌，正在讲，突然有人大声骂：

“却有这便宜，若知是谁，我就跟水龙借那些宰猪刀，二下手把它阉掉！”

众妇人掩口而笑，一看正是阉猪顺，他一面讲，一面比：

“我看地还会做孽，还会畅否？”

水龙听到这儿，那肯放过，正在大笑，抬头一看，自己牵手也赶来凑热闹，于是眉毛打结，问道：

“你来做啥？”

众人也说：

“水龙嫂，你平时不来，水龙仔已经爬上天喽！谁叫你不逐日来？”

妇人笑说：

“我那有他的法？我是和产婆姆仔携石榴去伊厝！”

“后来呢？”

“本来是要检查一下，那知走到半路头，还未到门口——”

“怎样呢？”

“你臆看？”

“谁会知呢？”

“仙臆也未着，石榴走到门口埋，就站着不动！然后，一只囡仔脚伸出来！”

“真惊人！那不是颠倒生？不是头先出来才对？这款真危险！”

“产婆姆说是胎位不正；也不知真实天公较疼伊，也未哀未叫！”

“未衷不一定蔑（注）痛……后来呢？”

蔑：无也。《诗经·大雅》：丧乱蔑资。《左传》：蔑不清矣。

“石榴自己伸手一揪，把一个红婴儿倒吊提在手里，血还涔涔滴……”
众妇人听说，都啧啧称奇！
“像这款无人看顾的，也是有伊的法度，所以讲，真真正正——天生、地养！”
“你一讲，我才想着，前二日，听江瑶珠讲起：台南有一个富户，一口灶全医生，老爸、后生、叔仔、伯仔、舅仔、姪仔、媳妇、子婿……单生一个女儿，本身也是医生；更加冤枉，居然生产时，血不知流去啥所在，我忘记，反正就去找伊祖公吃红龟！”

众人听得愣愣的；

“你讲命，谁比伊命较好？谁比石榴无三二……你肋按怎讲？”

“若由你拣，你要出世做谁？”

“我拢不爱——”

“是有人看到学校的工友，拿糕仔饼给伊，他单身一个，当然有人会乱臆……”

“但是没看到，那有算？”

石榴这项大志，经过半年余，慢慢才平下，众人看伊有时抱婴仔，一四界走，有时婴仔桐着，自己胡乱去。一暝一日才回来。

这段时间，伊住在产婆英厝内；她们婆媳二人，一直热心看顾，这对无依母子。

这日。

菜市场来一个出家人，水龙还未看出是谁，就听一堆妇人私语！

“……这不是米店的大女儿？”

“伊厝五个女儿，不是全去寺里，这个敢是俗名阿好？也老了，六十有了？”

“人的法号妙还，得称师父，不可黑白叫！”

出家的师父，在经过水龙的肉砧前，忽然念出一些话来：

众人吃肉说好食；
不知它是爹抑娘；
若有天眼乎你看，
伸手欲挟缩回头。

众人一听，有人失色，一时无措；有人惭愧念佛，也有人生气就骂……

正乱时，石榴抹着厚粉走来；出家人见到伊，走到面前，说一句：

“你这苦；底时了？”

石榴平日是无声无说，不言不语，住谁讲话全不应，今日不知何故，看一下师父，哭倒于地。

伊这一哭，无天无地，未得收拾；自出世以来，所有的屈辱和心酸，都自咽喉出来——

看她哭穿肚肠，众人也是目眦流尽，有人感慨人生无常，有人怨叹夫婿不顾家，有人想着夫死于小……

过往、眼前，个个有自家的伤心大志，一时歔声无停，……连水龙亦是愣住无话。

过了好一会，众妇人才合力牵起石榴，也有人讲伊的前后详细，妙还师叹声：

“来时糊涂去时怨，空到人间走一回——”

说完，摸一下石榴的头，起步要走，石榴忽然抱住她的双脚，手揪袈裟，开声就鸣：

“师父——”

这些年，无人听过石榴开口讲话；不论阿婶的责骂、游童的捉弄，……愈是沉重，愈无半句。

“你起来！”

“起来！”

众人一人一句，石榴放开手，头顿如拜；众人又说伊：

“一只金嘴，也不开口；谁知你的意？”

“你不行为难师父！”

妙还师看伊形状，问道：

“你是想去寺里？”

石榴又是一阵点头无停；

妙还师道：

“去去，来来，总是生死；无来无去，才无大志，也罢，”

石榴一听，转作欢喜，赶紧站起，全心限辍，一步无离，深怕师父无矣。

那日黄昏。

水龙众人看妙还师与石榴二人离开白水湖，心上一块石头总算放下；伊留的幼儿，大家商量，就交伊一房膝下无子的远亲扶养。

又过半个多月：

水龙倒在床上，哼哼、哎哎，自石榴离开那晚踣（注）倒，到现在脚还肿呢！也去接骨，也抹石膏，千方百计，这只脚就是使性不好。

平常，他是七、八点困，二、三点起床，这一阵，未坐未走，一个人直直倒着，连翻身、放尿等等，全得他牵手！

——
踣：跌倒。

“驶伊祖妈！这身骨头硬要崩去！”

他牵手就说：

“连生苦病痛；一只嘴也不较收着，这无闲！惊人不知你嘴坏？”

“到明儿早；就二十天了，也不知底时会好……伊娘，医生是单单知励（注）收钱是否？”

“像你心狂火热，莫发炎就真好——”

水龙一时停住无话：

这些时，他曰困、暝困！醒来就吃，肠满就放……，他自己详细一想，自己笑道：

“这款式，还和猪平般样哩！”

他牵手也说：

“是喔！无相笑的，它也没笑你，你也莫笑它！”

励：勉力。《尚书》：用励相我国家。

有时他困未落息，东想西想，翻来覆去，这二日，他自己小可会翻身，得用手托半天，慢慢来，老柴耙若困，他是畏叫伊：

真奇哩！想来想去，拢是猪的大志：

少年十五、六时，第一次跟大人去掠猪，两眼睇未开，四边无火无电！时常踏着“乌金”——

到二十二、三，第一遍担当大志。猪明明捆在后座；……早前，去七区的路草特别坏，七颠八颠，也不知底时，一只猪一、二百斤摔落半路上，他居然不知不觉，继续骑到猪灶去！

众人力磨好；水当滚，看他落空车来，那有不骂：

“你是柴头！猪无矣还不知！”

“吃什么饭的，我看那只猪比你较巧！”

“我看，猪若会踏车，换它载你去卖！”

“自生耳孔，还没听人讲过，也有载猪载到猪走矣。人还在踏车的！”

当他小声说：

“我回头去找看——”

老爸、叔仔都骂：

“你若找有，那只猪也和你同款——”

“是啦！你赶紧！它还在路头等你哩！”

“憨到有地找！”

当他满身重污，回到原路时，那只猪已经挣脱捆缚，在那里走来走去——四边是温仔寮，他臆：

第一，它可能无地去！路草没熟……

第二，它未分得东、西、南、北、向——

第三，它不忍心，知晓它老走，他就惨！

第四，它不闪避，要面对自己的命运！

第五，它要度他；它这有义，他若不忍宰它，有可能离开这途，不做屠夫

那晚，他和那只猪，在温仔干路，相相半点钟久，是载它重回猪灶，也是放它逃生？它路头生疏……去那里好呢？！

还是：他反正回去，无好吃、困，抑是它和他二个，相偕逃命，流浪天涯，不知得到那里，才找有一个无宰猪，吃牛的所在？

他想来想去，未晓之，伸手捶猪骂它：

“没大没志，谁叫你出这个难题给我！”

猪闷哼一声；他又说：

“也不知你害我，抑是我害你！”

猪还是不应。

当心乱无主，他老爸骑车一路找来，看到他，马道：

“天即要光了，央你会坏事！”

他无讲话，看他老爸动手捆猪，不敢闲着，也近前帮他！心想：

算我欠你一介——

猪哼哼二声，一副前途茫茫的表情！

拜托你后出世莫做猪！

彼曰，全白水湖，没人买到猪肉；父子二人来到猪灶已经五、六点！就此罢休！一直到隔天——

这些时，水龙也梦见猪叫声：第一遍宰猪，头、身相连的六条脉一时搜无，猪叫愈慌；……身旁是父、叔的喝斥击，他真是进无路，退无步，仓皇刺一刀，猪若着阉相同，吱叫一声！

他自彼时就知：

做人和做猪，拢无快活！！

像他这半年来，不时被猪叫声惊醒，宰三十余年的屠夫，竟然一身沁汗——

他的柴耙，十余日前，就若有若无，前前后后，念给他听：

“我时常梦见一堆猪头，吊在厝内壁顶，猪仔目睹这大——。”

看他无回应，接下又问：

“水龙仔，……你有想——”

他没好声问：

“想啥？我是真想喔！看会像金策仔、银川仔，还是王阿万——我想一堆咧！想到半暝未因之！”

一讲这，伊就澹（注）矣！

他又讲：

——
澹：安静也。

——
“不止想呢！我还真渴望注呢——渴望死！敢会就有？”

伊半气半委屈，说：

“和你讲有的，你讲一四散——拢无的！”

……

“是讲趁早……去励改途否？”

他若听这二字，眉毛本来横的，就变作直的：

“驶伊娘，改途？伊爸近四就未撮了！变无步数！！你今日才知？”

她没应声，他又讲：

“你若嫌，重嫁不会？”

……

自彼遍以后，伊不讲，他也不讲；但这一倒！头前，后尾，大小事皆来：

先是金龙车仔撞着人，赔人钱财，自己赚皮肉疼，然后，青龙切一只指头仔下来！再来是福气、福进，“我多迈”骑到温仔底。

但，这些还未要紧，他真正惊骇的是：最近，他发觉自己镒力时，手颤未停！这话，他还未和任何人提起，……

水龙愈想心愈乱，突然大声一句：

“我全身骨头皆生锈！！医生是讲底时才会好》哎唷，俺娘——”

他牵手听入耳，就说：

“翻身就慢慢、款款来！拗着是才哀爸叫母！”

他哼道：

“你讲这轻松，换你来倒看——”

妇人应他：

“若能换之，替你也没啥，敢能换得？”

见他不言，妇人又说：

“你就是火灰性！赶紧做啥？你没去猪灶，白水湖照常有人卖猪肉！”

水龙还是没话句。

“你没听人讲，死了，江山换别人——身体上要紧，逐项拢假的！”

若是以往，牵手苦劝他，他就大小声：

“驶伊祖妈，我是你翁婿？抑是你子？得听你教示？！”

但是这遍，他竟然只说：

“讲好也未？”

他一讲，妇人就无出声。

“查某人，有狗啰嗦！！想劝去庙里抽一支签，得听你一米萝仔话！”

六、七天过——

水龙夫妇相偕来关帝宫：水龙走路还未顺势！但他那里肯等？

宫里祀奉的关夫子神像，听说：是柯氏不知几代祖，在清朝时，自山西一路背来的…….无论怎样艰难日子，甚至战争、空袭当时！老阿祖每天一定敬备净香未；甚至自己饿肚没吃：

二人各自上香跪拜，各人也怯怯、吡吡，嘴内念了一堆，忙乱半天，总是抽到签来：

二人这一对，两支签竟然同号！水龙虽然读了几年公学校，时有缺席、请假，但是，这支签文，他分明看知：

千百年来碗里羹；
冤深似海很难平；
欲问世间刀兵劫，
但听屠门夜半声。

苍泽二十二岁那年回白水湖，转眼一年过了！

每天！他踩着脚踏车来去！先经过回春堂！若看到大舅，阿姪就点头为礼。接着是钟表行、布庄、银行、混沌馆招牌没了，但他认得旧址，

再下去是脚踏车店、银楼、米店、菜场出入口、打铁店、五金行、里长办公处、西药店，…….然后是翁记一长排店面，再下去是春柱的家——

每天经过，他脑里想的是：停下来等春技，看她自那扇厚门出来！

但他不能！他的脚会继续踩车：

再下去是电力公司白水湖分处，西装社、牙科，…….和空癩有雄的家。

有雄为什么反形？白水湖有不少传说：有人讲他泉心没娶、有人说他估人家财，有人请是诅咒自受。

苍泽自小对所有七嘴八舌的话没兴趣，也没认真去听！他只知大洋楼下，有一个眼睛如铜铃般大的人，每日早、晚，站在那儿胡言乱语——

他一下像和人吵嘴、相骂；未久，又像是与人说话，平常不过！

他的声调忽快、忽慢，不变的是那种表情，真像不放在心上，随便讲二句，讲的是别人家内事…….而他跳脱在外！

与人不同的是：他若像二个人合成一处；不管嘴内讲得多快，似与人争辩，

他的眼神内并无在意，反倒像另外一人，在听厝边讲话时那种不经心，无关联。

那是八、九岁时，一堆同学，好奇去看“空癫雄”的印象。

这三、五年来，不论他是当兵放假回来，或是像现在每天上班的路途，苍泽所看到的，还是有雄一式的面部表情！

苍泽想过：

这个人是经过怎样的人生，受啥刺激，会变做这款模样？

一个男人，竟然风雨无阻，站在高大洋房的骑楼下！一、二十年来，一直用相同的面目、表情……他是要表达什么？

每天他骑车过，看他一遍；下午他回家来，又看一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慢慢有了心得：

他发口有雄其实是在解释什么，不厌其烦，要将什么意思讲清楚！

他的嘴唇不停在动，黯红带白的舌，有时会露出来，他一直保持相同的音量，并无高、低音。

大洋房再过去是镇公所、戏园、客栈，和客运站牌……然后出庄外：

庄外的路途分二，一条往埔仔厝、义竹方面，一条是去白水湖国小，直去就是纲寮，东石。

即将到学校时，他还远看到春枝的背影，排队上学的学生，看到二人，亲乎叫着：

“春枝老师早！”

“苍泽老师早！”

春枝闻声，侧过脸，微笑与他点头，人并未停下；校门前一堆人，老师、学生、纠察队……他略转车向，避免挨撞，再看时，春枝已无影迹！

这些年来，也不知她在躲避他，还是他在掩藏自己，反正前前、后后，二人已经微妙好久：

春枝小他二日，圆满的脸上，有几粒青春痘，杏形的眼睛，黑白分明，她穿着白衫，细花的四片裙，撑一把日本绸伞，骑着新式女车；

无论远、近看到，苍泽都能感觉自己的心跳！

春枝因为是校长的女儿，大概是这个原因，反而没什么朋友，一般同事都与她保持在某种距离。

苍泽倒是小学时就看过她，奇圆的一张脸；看过以后，很难忘掉！

中学以后，春枝因为提早入学的缘故，只差他一届；二人同样赶六点的早班车去新营……差不多每天都会看到！无论车班多挤，她常是自己站立，把位置让给老妇、阿婆。

到读师范时，他住男舍，她任女舍。在南师那段期间，二人都是合唱团成员，相遇的机会更多，他还帮她买过好几次回白水湖的火车票。

六十年代，纯情的台湾少年，他们思慕的情怀，一直是藏在内心最底层、长幽微的角落！

到毕业前一个月，他集满有生以来所有的勇气，邀她看电影，他记得自己排了大半天，买着二张西洋音乐片，票拿到手，插翅一样，飞到女舍；传话的人进去后，春枝苍白着脸，扶墙出来：

他一紧张，看她又是这样，想好的话，差些全吞回去：

“你怎样了？”

春枝勉强笑道：

“昨晚淋着雨，大概感冒了……刚才量过体温三十九．二度。”

他一听，开始去想：人生中美好的事，是不是都得经历磨难？

春枝又问：

“有事吗？”

“是——一个音乐片，大家都说好看！”

春枝静默听他讲下去；

“本来想请你一起——”

春枝婉转道：

“不急嘛！映期还很久！”

苍泽从小对挫折特别敏感，可能跟他成长的环境有关；他自三岁以后，再没看过父亲，家里只挂着他的相片，对一个孩子，相片太冰冷——

他知：春枝并不是拒绝，但对他这般性向和累积多久才有的勇气，这个结论，自任何角度，都是闷心一击！

如此延挨，直到毕业离开台南，他都没再尝试。

当兵时，他在中埔乡，邻近白河镇的一个小村落——竹门：

白水湖尽管朴素，也自有她另一番风情，他想都没想过，天底下，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彻头彻尾的没有遮掩：每户每家，都是柴门竹扉，不上一点颜色。

整个市集，从早到晚，没看到车辆，新营客运只停在老远的庄口外，不驶进来，派出所的警察，镇日无事坐着，……一条路，头走到尾，竟是鸡和老牛，跟在身后！

军营就跟畦畦稻田为邻，他们有时帮附近农家割稻，闲来种菜蔬和一些茭白笋。

他在那里想过春枝……小小的竹门，满布他的相思！

同连有个弟兄，叫陈明辉，嗓门奇大，讲话声音不论远、近，都会以为他和别人吵嘴；大家因此叫他“火鸡”。

“火鸡”有个女朋友，每二个星期，就从台北跑去与他会面……

在静无人语时，他想过春枝，当“火鸡”的女友来探班时，他竟然也想：

春枝要是也来看他……该有多好！

这样几次，硬熬相思不过，苦苦等到大假期，跑回白水湖！

春枝的家庭背景，即使放假回家，也不轻易出门；三台洋房居中，前、后院深而且长……也不知她住那个房？

他大马路绕着小巷弄，来来，回回，走了三、四圈，头皮已经起麻：

他只看到春枝的大伯，圆滚滚一个肚腹！皮带若像系不住，站在隔壁楼下派车、指使……

有可能，他家的货运司机和工人，比他更常看到春枝！

再走下去，他自己都要脸红…，从小路拐出大街，没二步；他又看到“空癫有雄”站在那里，喃喃自语，迳是一式的表情。

他不知，有雄少年时，曾否经过他这番情境？又是被怎样的事，逼到现在的路来？甚至他能保持多久眼睛似一人，嘴唇又代表另外一人的不相干神态！

第一年在竹门！就这样过去；他后来提起笔，连信封都写好，并未寄出，只要想到：春枝学校的教官都要查信，加上自己父亲的关系，懂事以来，他的所谓“安全资料”“人事记载”都与人殊异，……，连他二叔这些年自日本寄回的家书，都不知被谁先看够，也研究透，才轮到他们手上……。

他实在厌烦透顶这种整个被解剖的方式，也因此，再多的话，如果表达方式不可预期，到后来他就自己吞了——

.....

第二年。

他清楚春枝已经毕业回白水湖任教，就在元旦寄出一张贺卡：

翁春枝老师：

新年快乐！

邱苍泽鞠躬

刚寄出时，他有些忐忑不安，还夹着一点兴奋，一个星期没消息，他开始心被堵住似的不自在.....一个月后，他终于把它慢慢放开。

这期间，他看了老、庄的书和心理学一类的，苦闷的心情，暂被稀释。

但，真实的答案在那里？

第四十天，出乎他意料！春枝的回信偏偏来了：

学长：

以前在台南，常承帮助，甚感激。

我回白水湖国小已半年，教二年级，学校之前放寒假，我今日才看到贺卡。

也视

新年快乐！

翁春枝敬上

他真实不知人生会有这种转折变化，从希望、失望到几乎绝想断念！现在

——
一封信，又如她的名字，满布生机？

那时正是三月，距离他退伍的日子，不到一百天。

回来后，他先去白水湖国小报到，也看了教导主任和校长。

春枝其实有些惭父亲：圆鼻和嘴形，可是表情完全不同，一个看来亲切，一个却感觉他威严十足！

去时，他想过，是有可能碰到她.....回来途中才慢慢想过来：

现在放暑假，学校只有行政人员上半天班；春枝自然是不会来！

回家后，阿嬷和母亲正等他吃饭，二人弄了一桌子菜.....？

他母亲说：

“阿泽离家五年，阿嬷今天最欢喜！”

阿嬷也说：

“现在不流行找媒人，阿泽自己有无惬意的女子？”

“若有！带回来，阿嬷看一下！”

当时，他不知如何应答！

他母亲则说：

“初入社会，人生没经验，慢慢来，阿泽没紧张！换阿嬷紧张！”

回来这一年，他遇过她无数回！常常是一堆人在旁，二人老隔着距离，只是微笑点头：就似这个早起！

这个迷藏，不知要躲避多久？他有时感到失意，可是再看到春枝时，心又活络起来，又有些不死心！

似这般时有交战，终久会是怎样？他愈来愈迷惘，愈不知路该如何走？，

有一天——

下午授课！他回来途中又看到有雄，这次他大概站酸了，居然坐在长椅上！

他还是一式的声调，讲着无人知解又不关己的事，其实到今日这款样，世间所有的事！要不要紧，于他又有什么大关系？

苍泽这一想，习惯看一眼手腕。这才发觉：表面不知几时停住了？

中午时，他就感觉手表乱走，原来故障了

苍泽踩着车，经过钟表店时，刹间停住，一脚踏进去：

读小学时，经过“居前社”，他常常停下来看，它的橱窗内大大、小小的表儿！闹钟排满着；壁上、四处，挂着大小、各式钟面，圆的、八角、长方……大时钟下，有个圆锤一般的摆子，永远晃动不止！

时间一到，前后、左右，每个钟各尽职责，敲打响音……

他还记得：

有一对浓眉的老板；留着三分头，无论何时进去，他的右眼永远戴一个超小型的黑色显微镜，那个小圆镜！只有二、三公分，没有把柄，却可以紧密吸附在眼皮上，而免担心掉落。

有人入内！他就摘下小镜，来和那人说话，待了解来意，便将表壳拆开，再戴上小镜！靠它检视里面复杂、细密的零件。

每次他拆表，苍泽就爱凑上前，去看表肚内一堆圆轴、齿轮和几点小小像红宝石的物件……

看他那样，他会问：

“阿泽，等你大来！我教你修钟表的技术，好吗？”

他问第二遍时，他就说：

“大概得回去问卡桑——”

“免问啦！像我，就只知表儿那里不对；手表、时钟可以修理，官厅不行……”

说到这里，他的妻子会出言制止：

“你和小孩讲这些，做什么！”

“我和他讲：表儿不会变面！人才会变面！莫和会变面的人和物交、涉！伤心神！还会吃亏！”

……

自他知事以来，钟表店的头家娘，常到他家找母亲做不同的四季衣服！伊身上有一股香味，双眉用梨红颜色勾勒，不似一般人黑色粗硬，而且杀气，……看到他就说：

“阿泽真乖！”

“我若生一个查某囡仔……你给我做子婿…，好吗？”

等他长大一些，再看到老板娘，若想起那句话，会感觉不自在！

苍泽人一进入，差些定住不能动，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着春枝！

慌乱中，他打了招呼：

“居前婶——”

“阿泽，来坐！这久，没看到你！”

“翁老师！”

“邱老师！”

春枝体态有些丰腴，她穿着稻壳色起白圆点的洋装，坐在里面等着，一面和头家娘细声说话。

老板坐在修理座前，看他进来，小圆镜又拿下来，与他说是：

“我有五、六年...没看到你了——”

“是啊！——”

他略略拭汗，说道：“在师范学校.....又去做二年的阿兵哥——”

他剥开表壳，又戴上小镜，一面检查，一面说：

“现在做老师了，还要学修理钟、表的技术否？”

他一时无以为应；他的妻子听闻，又说道：

“你又和他胡说！阿泽，你莫听他，你居前叔爰与你讲笑！”

“我才不是——”

他摘下镜来：“我是认真的.....你才没了解！反正，男人的心事，女人不知晓！你的轴心打断了，这款式，零件现时无货，盐水的代理商等下会来，我打电话给他们业务.....你八点半再来！”

“多谢！”

他又转身与春枝说是：

“你再等二分钟，即要好了！”

“多谢！”

他开始专心修表：他的妻子匆匆入内看火：

“你们坐一下，我在煮绿豆汤——即要好了；一人吃一碗才走！”

店内只有他和春枝二人，老板背向他们忙着，一屋子的钟表，滴答作响.....他忽然停住工作，伸手转开收音机来听；说道：

“坐着甚无聊，我找一些好听的歌！”

播音员说了一堆的话，苍泽还不知跟春枝讲什么好；过一会，收音机流出歌曲来：

.....

我今日来流浪，
看破了爱情——

.....

歌词这样忧伤，春枝却在身旁——

苍泽有些理不清自己的心绪：

春枝家是特别有钱，有名望；在俗世的看法里；自己可能是高攀！

但他并不要那些；她可以是钟表店的女儿，五金行、西装社的.....

老板终于修好了，将手表递给春枝，且说：

“浸到水，以后洗手得先剥下，”

春枝谢过他，又付钱！二人正要离开，头家娘自屋后追出来：

“我绿豆煮好了！你们莫走！”

“这.....”

二人对望一下，不知如何推辞：苍泽小想，便说：

“我晚时来才吃！现在，甚烧！”

头家娘竟然问：

“那，她呢？”

苍泽看一眼春枝的表情，又说：

“伊的一分，我来吃！”

两人一出店门，看外头的太阳略略斜西，大马路上的柏油还是又烫又软；苍泽于是征求春枝：

“我们走青石巷？”

春枝未出声，推车跟着他走：在白水湖，除了夫妇，以及订过婚的情侣——青年男女，没有人会结伴而行，他看出春枝的不自在，而自己也该维护一个女子在人世的评语，却又不忍骤离，只想些无关紧要的话来说：

“小时候看伊，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了，老板娘好像都一样！不肯老——”

春枝也说：

“伊真正是出奇美丽！大概就是书上形容的：“眉目如画”吧？”

苍泽笑道：

“你的形容词，用得真好！……认真去想，好像也无比它更适当的！”

春枝小笑，弯身将鞋上粘住的什么拿掉；继续又走着。

苍泽道：

“下次有小朋友不会解释那四个字时，带他们来看伊，就会明白！”

春枝轻笑一声；苍泽止不住自己去看她：

春枝的眉、眼！有一股说不出的好看，尤其两眉，真是雅致到极点，以前的人形容的“眉如远山”...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十岁以前，他经过旧的“混沌馆”，会进去看人算命，陈棋后来教他：如果眉毛排列无有章法、秩序者，这个人不能自制，破，败之格。……他好像就跟他学这么一句。之后十年！少有碰面；到他退伍那天，从竹门坐车，一上去看到三、四十个位置的车内，只坐一个陈棋，他说：我自仙草埔回来……现在，我不会教你那些了；学拂之人，无相可看！！

六

他正出神，却听春枝说：
“我刚才进去时，她站在椅仔上，打开大时钟的玻璃盖，找出绞紧发条的小道具，逐一上着——”

苍泽也说：
“旧式时钟，好像每天都得上发条，忘记弄它，就天下大乱，白天、夜晚！时间乱指，我家就有这么个老爷钟！”

春枝笑道：
“她回头看是我，那一转身，整个表情和身段，连我都错觉：那是电影银幕上的人物！”

小路已经快到尽头，二人的内心也都各有负担，但苍泽还是鼓起勇气：
“暑假以后，会比较轻松……”
“嗯，是啊——”
“那天，可以请你看电影？”

春枝一时停步，没有再走；她伸手将车篮内的提袋挪正，人稍稍想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

走了二、三步！两人又同时止住，原来，春枝家的后门已经看到了，大围墙上爬满紫色花朵：
春枝缓慢开口道：
“不知你看出来没？”

苍泽没有出声。

春枝继续道：
“我父母亲对我们兄弟、妹妹管甚严格，我可能不便出来——”

停了一下！看苍泽无话，她又说：
“若直接去说，我知一定是不准，而我又愿说谎。”

……

“因为，一说谎，事情只会变得更复杂，严重，我真的不习惯！”

苍泽还是说不出话来。

“而且，本来是极单纯的事，不必这样遮掩，事情关系到上一辈的一些观念，不是三、两句说得清楚……”

苍泽站在那里不动，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多出来的一种负担！
“往后——再看看，好吗？”

分手后！他目送她到后门，看她开锁进入，自己挥了挥手，黯然回家。

一个假期，他都闷闷少话，直到开学，他才又看到春枝，但看到她时。心头却是又甜又苦！

有天晚上，他母亲到他房内来！
“卡桑——”

他母亲已过半百，老态渐显，头发有不少是灰白色……

“阿泽，你有心事，我不知晓？”

他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居前嫂即使没讲，阿泽，你是我一手带大的；我会看不出？”

“你真真何苦？”

他解释道：

“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是互相有好印象，好感觉而已！”

他母亲道：

“就是什么都没，才好抽退！”

他不再讲话。

“你从小陪我吃这聚苦楚，若不是这条路没得走；卡桑敢会阻挡你？”

他静默一会，回答她：“问题真实大到无路走？没一丝办法可解决？没试……怎知呢？”

他母亲叹气道：

“一定得满身伤痕，你才知疼吗？一定得去被人鄙视，满面带红，才罢休吗？免走到那种地步。能事先看出，才不枉我活到这个岁数！”

“我也没想在背后讲人闲话，反正一句话：她母亲是万项都无退步、相让的那种人……儿女亲事，绝对认真到底！”

他是听过春枝母亲拿着鱼到市场论理之事，……他真的不知该说什么？

“你将卡桑的话，重想一遍，免将自身试刀才知利——头前的人，已经试过千万回！”

母子这番谈话过后，苍泽确实消瘦好一阵子，往后，整整有一年，他在学校，想看春枝又怕看到她……她现在教低年级，他教高年级，教室在不同的楼层，教员休息室；他愈来愈少踏入，人都在教室，有什么要拿的！就由学生去！

每天，他都看到有雄，他一迳在那里，说着全人类无能解读的言语，……他这样不停歇，是为什么？又是怎样的人和事，可以把心，围堵到如此绝路？

而他自己……现在的苦境，又是谁给的？

家里、学校，都没有他们发展的空间……！他曾经也想过：

就算不顾一切，试着突破困境，他可以不断写信给春枝，夹在书里，亲手交与她！

如此下去，有二种结果：一旦二人感情到某种程度时，春枝起家庭革命，割舍所有的亲情，二人可以在一起！

白水湖不一定能住下去，又因为她父亲种种关系，原本的教书工作难免受影响！

二人可能只有到天边、海角……就像竹门那样的地方，一般师范生不愿意去的小学，二人才有落脚的余地！

另外一种是：

春枝撑不下去；或者她比他更了解自己的父母，因而顺从了他们的安排。

无论那一条路，他都不忍她走！！

既然没路走，苍泽整整思考了一个年度……那么，他终于下一个决心：

就把它淡忘吧！

人生际遇里，所有人类一时不能处理的百般难题，到头不是全丢给时间这厮去解决的吗？春枝今天没到学校——

她在客运招呼站先锁好脚踏车，才匆匆买票，踏上正要发动的直达车！

学期即将结束！学生这二天刚考完，她连夜改好试卷，本来，今天只需到教务处交成绩，可是车骑一半，她就把整袋资料托给路上碰着的同事。

父母亲都知道：她今天去台南……

本来资料袋可以交给阿吉去转，他是父亲专用的三轮车夫可是想想欠妥当：这么些年；她学会避免：自己一些事项和她父亲公务混淆，也就没开口。

到新营后，她转到对街来搭火车，因为不是假日，车上没什么人……她一路想着、心事！

这个月里：

她听父母不时用日语交谈着……从小，她就习惯听他们讲日语，所以她到现在，未正式去学日语，却多少知道意思。

他们提到麻豆的大姨，大姨在台北的儿子，还有暑假什么的……她觉得没意思，不很注意听，也可能走开去做什么，反正她不知下文！

这些应该与她无关！

到台南才十一点出头，她叫了三轮车，直奔小西门。

家里大概有一些地契，叫她大姊向这边银行贷款，又要买地，投资什么等等一些重要文件，连只挂号，她母亲都不能放心的一堆纸张…不是每隔几个月，伊自己来一起，即是换她。

大姊夫在西门路开一家秋山儿科，上下五层楼，里面除了紧张的大人和哭哭啼啼的小孩外，搞来挤去的，就是那些护士。

一楼是诊所，除了患者特别多的情形下，她大姊通常在三楼内房！

春枝一上楼来，春水正背着地，将一包钱交给叫阿莲的护士，大概是诊所昨晚所有的收入，交代护士去寄存……，一看到她，放下手中物，拉着不放，又欢喜又意外：

“这早就到！我以为下午呢！”

春枝道：

“我一早就出门，若坐到这个时还未到；卡桑不就紧张死？”

春水接过她手上的纸袋！才想起一旁的护士还站在原处！便说：

“我看，你免这遭路！我小妹一来，我得带她走街巷，总是得出门，你回楼下凑脚手！”

阿莲一下楼梯，春水又拉她双双坐到沙发上，一面详细看，一面说：

“卡桑已经打过电话，你小坐！我先回伊消息，讲你人到了——”

春枝坐在一旁，看春水拨转电话，听见她说：

“卡桑，春枝到了！物件我有看到！你放心！”

“我知！我知！我会和她讲！你免操烦一大堆！你要和伊讲否？”

“日时电话贵？你管它！钱是人赚的！你免这省，……好！好！我会和伊讲！”

“还有——卡桑，我想留伊多住二天，学校也开始放假，伊也无事！你和多桑讲一声，我知！我知！！”

春水挂下电话，二楼煮饭的安平嫂端着莲藕茶和蜜水上来，说一声：

“春枝小姐变瘦了！”

春枝略笑，点一下头，看伊下楼，春水才说：

“我即要讲呢！刚才有人在身边，你是怎样呢？至少减四、五公斤！”

春枝无言。

“卡桑前一阵就打过电话来：伊讲你最近有一点变相——又说不出个什么来；我万万没想到：有这严重！”

春水大她十五岁，兄弟姊妹里，也是她最能揣摩父母的意思，从小又最疼她，今天来，春枝原本就为的与她说话商量，也听她的意见...，可是这一来，想想，竟是无从说起。

春水问：

“是不是有男朋友？谈恋爱了？我来做你的军师，好否？”

“是白水湖人？”

春枝点一下头。

“住那里？我有熟识否？”

春枝且不答，头往沙发背一靠，拿着手巾，随意盖着脸，然后说：“莫再问了，你的一堆问题，我都不会回答！”

春水摸着她的肩头，说：

“有事也不找我讲？自己心闷，堪若在孵豆芽！会孵死！”

“你住这远！”

春水着急道：

“你不会打电话？.....我若知你这款样，透暝就回白水湖！”

春枝缓缓再将手巾揭走；说：

“我还不知是算呢！不算？”

春水骂她道：

“人瘦一圈下去！还什么不算？你敢会为路边一个无相干的人消瘦？”

春枝说不出话来。

“女人只要情绪不对，就会有病.....再下去，小命就卖他！”

春枝于是将事情简单讲一遍：

“通学时，就认识，到南师又遇着，现在，同一个办公室！”

春水静静听着：

“他全棋盘巷，你记得有一个邱水昭老师吗？我出世那年，学校有一位老师被约谈.....以后即失踪。”

“且等——”

春水打断她的话！连说道：“我一年级时，就是邱水昭老师教的！他是很好的一个老师！当年出那样的事，我一直很难过。”

春枝复何言？

春水又问：

“邱老师是他父亲？”

春枝点头。

春水静默一会，才说：

“我已经知道你消瘦的原因了！”

春枝无话，春水又说：

“像邱老师那般男子气概的人，我可以想，就理解是怎样的心情！你莫以为我小学一年级的印象太远，我到初二时，还看过他！”

春枝也说：

“像他父亲，是很完整的人格！”

春水道：

“遇着我们父母的一些观念，可以想知他的艰难！！”

春枝无话。

春水又问：

“他开过口否？”

“他提议去看电影……二次我都没答应，第一遍在宿舍，我感冒，没得讲。第二遍，两年前在白水湖，修理手表时遇到。”

“我了解他的心情；像他这种成长过程，拒绝一次，可以停顿十年。”

春枝道：

“我不是考虑自身，我是担心事情一公开，父母亲对他的责难。”

话未讲完，春水忍不住抱着她的肩头：

“小春枝，我真爱你，可怜你受这苦，我却不知！”

妹妹二个都止不住哽咽：小等过去，春枝清一下声嗓；继续说道：

“他当兵时写过信，一张小贺年卡，因为放假，我晚一个月才回！”

……

“其实我们中间有什么困难，他非常清楚；住在大都市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不管这些？”

春水叹气道：

“你自小就这样，连吃饭也是一嘴菜！配一口饭，绝对不会爱吃的吃掉！后面的残局留给人收拾。”

春枝无语。停了一下又问：

“我还有一点困惑，想要明白：到你们这个年纪来，四十岁以后，人是怎样回头看感情这件事？”

春水笑道：

“好！好！我们先谈到这里：本来我就准备带你去看一场电影，看过以后，你的问题就有答案，我们先吃午餐。”

春水原先要带她去有名的“沙卡利吧”吃台南小吃，可是春枝说：

“安平嫂都煮好了，何必到外面去？”

正说着，煮饭的妇人果然将一些饭、菜端上来安置好；春枝知道：姊夫家平时在二楼开饭，护士们是轮流来吃，小孩要补习也是先吃就走，谁也没等谁，可是她们娘家若有人来，尤其她母亲，春水一定会在三楼再摆一桌，以示郑重！

姊妹两个相对而坐，春水且替她扶了一碗的菜，催促她快动箸：

“减去的那五公斤，得再找回来！”

春枝却问：

“姊夫呢？！不等他吃饭？”

春水道：

“你赶紧吃——谁等他吃饭，胃就好看！有时到三、四点，还没准呢！”

“长时间下去，不好吧？”

春水道：

“一个人；当他决定赚钱方式的同时，他也已经决定了吃饭的方式，这句话还是他自己说的！我总不行把他绑来餐桌前？”

吃过饭，二人相偕先到银行寄钱，然后坐车到最近的一家戏院：

电影的片名是“新蝴蝶梦”。

看完之后，春水还不罢休，又拉她过对街去，再看另外一场。等出来时，天欲晚，二人就在夜市吃东吃西，回到家，已经七、八点。

春水找了宽松衣物，催她洗身，到春枝浴后出来，她忍不住问：

“我都没见着姊夫！是不是去楼下打一个招呼？才不会无礼？”

春水早也洗净出来，歪在软椅上，托着圆圆一个下颏，笑道：

“他刚才上来，扒二嘴饭，听说你在里面，交代留你多住几天，你要下去也好！不过，阿莲有讲；今晚挂号全满，我看是免！”

姊妹对坐相看，春水忽然走入外房，捧一个圆盒出来，且说：

“要看之前，我把话先讲清楚，这件事，多桑提过一次，卡桑，半年内讲过五遍！”

春枝有些料着，又有些诧异；父母应该是背着她，在商量与她相关的什么，详细怎样，却又说不出。

“大姨第二个儿子，启聪，今年医学院毕业！你小时在外婆家，大舅那边，应该看过，他仍商量给你们二人先订婚——”

春枝一听，有些突然，又有些恍然大悟！

春水又说：

“你的照片，老早寄去台北和麻豆！”

春枝胸中一片翻搅，眼前又浮起父母亲交谈的种种表情：

“他们再三交代，由我先和你提起，本来你若没来，我过一阵，也得回白水湖——就为这件事！”

春枝感觉咽喉一阵干涩，随手倒一瓯茶，直喉饮下没停。

做姊姊的又说：

“我并没特别赞成你和启聪！其口，我老早厌倦医生圈子内，那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人像竞赛场内的项目，比车子、比财产、比妻子的嫁妆，比别墅大小坪数，甚至比小孩读的学校和成绩……。”

春枝言道：

“我出门前，问你的那句话，是为了做一个：不欺自己的心，也不伤害别人的决定，和后提的这项事，原本无相干！”

春水听说，将手中圆盖掀开，道是：

“给你看这个物件！”

“这是？”

春枝看她取出一个细工绣件，是宽约十公分，黑丝缎面，以水蓝线缕锁边。

春水道：

“这是阿嬷贴身荷包——你看！伊绣这好！！”

春枝接过来看：

荷包一面绣的是许汉文借伞，青蛇、白蛇在湖边相别。另面是青蛇、白蛇，各提剑在前，法海背着拂尘，手上托个钵，身后是金山寺，故事、题材极平常，她却忍不住赞赏道：

“你看这面部表情！才不到半公分的面积，可以绣出如此这般绝色女子，眉、眼、鼻、口，真是美丽到了极点，阿嬷这了不起的功夫，到我们时就断了，也无人传承！”

春水说：

“我十八岁那年，她给我的，你那时才三、四岁，未久，她就过身！”

春枝阖眼来想：

死，也不知到那里去？生，也不知自那里来？

春水又说：

“阿嬷绣这个故事情节，一定有伊的深意！只是不知我们看有看无！”

“你一定奇怪！白蛇传连三岁孩童都知，何必看呢？其实一些人都只看故事，未知深意，记得吗？当法海向许汉文说：你妻子是妖精时！他竟然害怕到要避藏

起来。白素贞二人以为他落难，为了救他，水漫金山，伤多少生灵，背那么大的因果！她不是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得付出怎样代价，她是修了千年，才得的人身，可以为那个人一下就豁出，爱情有这样可信吗？”

“那个庄子也是一样，以幻术试探，实验妻子，田氏还认真到要去劈棺，人生所有的一切，全押在情爱上，落得最后自尽。”

“这二个故事其实同一个结论：女人所以受苦最多，原因在：她们对感情完全投入，太过认真；但是男人不同，他们没那么当真，不合一直停留在情爱里，甚至根本就未进入状况；男人，反正不是许汉文，就是庄子！”

春枝说不出话来。

“你想看！男的在避妖精，在害怕，在保护他自己：女的居然提剑去为他拚生死，折的还是好几世的生死……去干犯天条！”

“你以为只有旧式人物才这样？秋山的三叔，年轻时在庆应大学原有日本女友！关系已是非常，家中也未尽知，因此要他回来，还和我婶婆相亲，第二年，日争爆发，反正未得回去，二人就结婚，……一直到现在，家族中无人清楚，他有几个小的？半年前，有个亲戚从东京回来，传个消息：那女子到现在七、八十了，一直未嫁——”

“所以呢，免替他们担心，男人是不会有爱情悲剧的！尤其三十五岁以后——当然二十岁左右，男人也可能会纯情的做点什么，但过了那段期间，尤其婚后，二人即不再是男女，而变成亲人，成了伦常的一部分——”

春水说着，看一眼春枝的表情，才又言道：

“我因为太了解父母亲，知道他们的人生是不让半步的，你若选他，我实在不忍看！不忍说……”

春枝慢声道：

“我有想过，他们会断绝父女关系，而且至死不相认，二人还得离开白水湖国小，加上他的成长背景，又是独子，丢下老母、阿嬷或者带走，对他都是苦处！”

春水说：

“你已经听明白了！这些压力和迫害，在男女关系时，不起作用，可能没感觉什么，一旦进入伦常期，即开始伤害婚姻；二人都痛苦！”

春枝一时无语。

“但是，若选启聪，你可以想知：我现在的状况，正是十五年后的你！”

春水说到这里；停住，长叹一口气：

“如果可行，我两个都不选！”

二人谈到深夜，各自去睡。

春枝第二天起来，四处未见着春水；原来她去办母亲交代的那些事！

春枝自己由安平嫂招呼吃早饭，她姊夫和二小孩也围桌而坐，正说些家常闲话，楼下急诊铃又响，她姊夫匆匆放下碗筷离去！

她不知自己往后是否也得和类似这样的人生活，但，她已觉察春水的疲累！

春水一直到午饭时间才回，看春枝收拾小提袋，问道：

“你不多住一天陪我？”

春枝道：

“多住一天，还不如全年长住，可是，能吗？而且住愈久，要离开时，你愈灼心——”

春水没回答，她一时不好开口，知自己声音已经哽咽！

春枝也不知说什么好，待想起时，春水已进入洗面！随即走出来，面上犹有

水痕！她生得也不形似父母，倒几分像外家的阿嬷：长圆的眼睛！睫毛根根可数，穿一件米乳窄绍，同色系上衣；黑又密的头发全盘起。背影看来又有些像春常……

“春枝！你记得我读南女时；有个同学叫郑微婉，去过白水湖，眉毛很淡，和我平高……她大学毕业没几年就出家了，现在竹溪寺——”

春枝想起，说道：

“像她这样，不就如你说的，两个都不选！”

春水略想，也说：

“前几年，我们三、五个同学相约去看她，我问她一个问题：你为怎样的事出家？”

“她怎么说？”

“她问我：要听复杂的，还是简单的。”

“我说两个都要；她就说：简单一点，是要跟佛去学做大丈夫的事！复杂嘛？就是有地球以来，生命所有面临过的问题，一次解决！”

春枝停住好一会，都没讲话。

“春枝，她这样的答案，你听有吗？”

春枝一时怔住，过了好久，才说：

“在这当时，我半句不能说，但它却跑入心的内面……我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知晓它的深意！”

说着，眼看时间已近，春枝提着随身袋子，下来与众人道别。

她先与护士们点头：

“欢迎大家到白水湖！”

护士们则是一片再见声；再走进诊疗室，看到秋山，说一声：

“姊夫，我回去了！”

秋山身上挂着诊筒，手中正写着处方笺，这一听，头转个大弯，说句：

“问大家好！有时间常来！”

春枝到出来时，春水已在门口等地，做姊姊的一路送她直到车站来：

车站内人来人往，大家都是一式的尘劳、奔波；面上竟然带着相同的表情！

二人先看了时刻表！确定车班是三点十五分，春水又匆匆替她买来车票，还陪她过月台。

姊妹们一上一下走着台阶，春水突然想起！将自己身上一包物件，塞到她手里；

春枝问：

“这，又是啥？”

春水道：

“是你猜不到的！”

春枝说：

“卡桑的文件，不是老早包好在内层袋！”

春水道：

“老是那几项，有啥意思？”

……？

“是当年阿嬷留下的纪念！除了荷包，还有几个清朝老银戒指！”

“这——”

“既然你识货，又知宝惜，就由你保管！”

春枝听说，将它收好，又道：

“我是最后一班车，才回白水湖！到家很晚了，卡桑如果有电话来，你只提这点！”

春水很快听出这话里的意思，伸手按住春枝，也说：

“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春被，别忘记，我站在你这条线上！”

列车终于进站来，像个庞大物体，将月台上的人们悉数吸入——

二人依依分手，春枝坐上火车，看着春水渐远，自己沉重的阖上双眼：

既然……既然少年的梦，迟早要醒，她自己静悄的在心中下了决定！

火车隆隆的载着她跑，大城市接着小乡镇，一站又一站，……春枝睁眼又开，这开开、合合，窗外尽是嘉南平原美丽的景致！

她打开春水那个袋仔来看：

除了荷包，另外还有二只老式银戒指，镂刻着人物故事，一个是二堂会审，玉堂春跪在下面，上头着乌纱帽的正是王金龙……两旁还有陪审官。另一个是状元祭塔，许梦蛟跪在雷峰塔前！白素贞从塔内伸出头来。

春枝抚着阿嬷的手泽，又拿起荷包细看：

这样美丽如斯的女子，提剑而往，她，她们到底在为什么拼命？

再三看过，才将它收受，她重新望出个来：

夕阳嵌在西边，鸟只正心急飞向巢去。

春枝这才注意到，自己身旁坐一个年轻比丘僧：她在台南上车时，这个位子原先坐个妇人，也不知何时何站下车？

春枝看他专注读著书，原不在意，自己又阖眼起来，再二站就到了，她所有的心事一下浮上来：

邻座的修行人，每隔多久；即翻过书页，规则的翻书声，响在耳边……她一时睁开眼，去看他看的：

发从今日白；

花是去年红；

何必待零落，

然后始知空？

文益禅师

春枝一下坐直起来，她觉得自己一堆混浊心情，突然被放入明攀！

比丘继续翻着纸张，春枝小停一会，又跟着看下去：

独占鳌头，

漫说男儿得意秋！

金印悬如斗，

声势非常久，

嗟！多少枉驰求！

童颜皓首，

梦觉黄粱，

一笑无何有；

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

莲池大师

如果不是车站广播员的提醒，春枝差点忘记下车，她经过比丘僧身边时，特别双手合十：

“年轻的师父；多谢你！”

比丘僧念一句：

“阿弥陀佛。”

春枝很快下车来：

她看一下手表，差十几分即五点！回白水湖得到对街坐车，但她得先打二通电话：

此际，她内心是很久没有过的清澈、平静，……从修手表遇着苍泽以后，她的心就一直乱着无置放处；车站内设有电信局，她先打给春水：

“阿姊！我到新营了。”

春水听是她，又喜又惊：

“卡桑打过电话，我未说出你离开的时间，只说最后的尾班车到家！”

春枝停一下，才说：“我会跟他把话讲清楚！”

春水也说：

“不一定，过二天！我也回白水湖。”

春枝道：

“我是要跟你说，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也行一条你这样的路，那么，等老一点，五十岁，嗯！不行！我若五十，你已经六十五了，走未俐落，！”

春水在电话那头笑起来：

“你五十岁！要携我去那位？”

春枝认真道：

“等我四十五即好，你六十！或者再早一、二年，我们就去竹溪寺，听你同学讲经！”

三分钟已到！电信局的接线员问春枝还要继续否？春枝于是另接了白水湖国小的电话：

暑假才开始，苍泽这些时，应该还在学校，她知道他愈来愈习惯自己留在教室，直到天黑，如果找未着人，她还未想过是否挂到他家？

因为是指名电话，当接线生告知接通时，她的手有些小颤：

“我是邱苍泽！”

“我是春枝。”

“哦——”

他停了一下，大概是意外，问道：“你在外面吗？”

春枝一时未答。

因为听出来她内心的不安，他又加一句：

“旁边没人！值班的纪老师先去吃饭。”

春枝松一口气，说道：“我在新营，正要坐五点十五分的车回白水湖，我想在前二站下车。”

这下，轮到苍泽无话；春枝又说：

“站名是埔仔厝……你知那个站否？”

苍泽终于听明白她的话，说道：“我知！我会骑车去那里等你。”

他一说，她反而静默下来。

苍泽又讲：

“车程大约二十五到三十分钟，如果你先到，就小等一下！”
二人互道再见，春枝挂了话筒！缴交费用，便走过对街来。

七

热太阳此时已无威力，但空气里还是沉闷，四周有蝉声零散，春枝走到客运站前。头一低，只见水泥地上，一只橙身黑翼的蝉儿，落在那里！

她从教科书资料得知：每只蝉，在地底十七年，出土来，只有七天的日子，有无交配，它都会气力用尽而死！

春枝蹲下身，将它捡拾起，也不知怎样，忽然一阵心酸！

她是那样教过学生！她原先以为：人类所有的追逐，是不同于苦唱不止的蝉只；但——

方才火车上，年轻比丘翻动的偈子，教她重新来想：

不止！还有离开台南前，春水所提，在竹溪寺的郑微婉，她的话更教她重看事情：

人类自以为有别于蝉只，老以为自己的梦，比较伟大，事实却是：两下都撞破头在求……

蝉儿已经力竭，只能小动着脚足；春枝担心过往的人、车如织，她一面抚着它，同时找路旁树荫底，将它轻放下来。

再大的悲悯，也代替不了生死！生死真是最孤单的承担！

“蝉儿，再见！”

她说这话时，泪水一下从眼眶出来，滴到蝉身、羽翼：

人类几亿年的生活史里，从仆倒到继续，人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只是饱食？只是繁衍后代？然后将心愿，一个个完成？只是这样吗？人的心愿，又分多少层次？像她母亲，用所有的力气要了更多的钱，而苍泽的父亲！也许只想为人类最根本的东西出力而已；姊夫的心愿是开工家综合医院；大伯却是：放一天假多好；开基者希望江山永在，“豪杰们”的旗帜则是：“救国救民”……

人的愿望各异，当心事完成，他会因此更快乐吗？像她母亲终日追逐，劳心役形，而不自知是苦事；整个人类史里，前面的人受什么苦，因何受苦？为何是苦？后头的人无一个知，悲剧因而重复！

血泪如果重叠，答案会在那里？

人也用他的触角；分别喜、憎：到尽头时，无非苦死、乐死，如果苦，乐不着，生命是否有破解处？而那触角，是真可以相信的吗？

在郑微婉的话里，和年轻比丘的书页中，春枝愿意相信：

是有人找着了生脱死的大法！

她又看了蝉只一眼，这时，往白水湖的车班已闪出红灯；春枝匆匆跨上车！找一个后头靠窗的位子坐定。

昨日：

她坐车离乡时，经过其中一个小招呼站，有个阿婆上去；

伊的行动特别慢，车内疏疏无人，难得司机耐心等着，以致她能清楚看到小村落的电影看板。

既然，少年的春梦迟早要醒，既是人生不过似春天的梦境；其中的殊异，又在那里？那真正该面对的；又是什么？而她，竟得找一个陌生、僻静的角落，才能把所有的话说清楚。

天欲晚时，回白水湖的那条路，特别美丽，两边的相思树夹参木麻黄……

太阳几乎要沉下去了：边际的红霞，逐渐黯下来！

父母既是交代春水与她正式提起，这件事，最慢，最慢到明年，她一定得有答覆——

春枝想到：

如此一来，自己也不知何时得离开白水湖？最多一年！美丽的白水湖，她最多只能再住它一年！

世间怎会有一堆由自己做不了主的人和事，像大伯，像她父母，像苍泽！像春水，像姊夫……

她在车上，远远看到苍泽，他穿着长袖白衬衫，袖子随意折起：

春枝下来时，苍泽早走到她面前；这时，天色差不多全黯了，只有小路灯和店家的灯火闪着；他与她打招呼道：

“嗨！！”

春枝问：

“车班好像慢分，你等很久吗？”

苍泽笑说：

“学校到这儿，骑车要二十三分，我有小算一下时间，才出发——”

正说着，因几步路前就有一家小吃店，苍泽便问：“你还未吃饭不是？我们进去吧？”春枝随他入内，也点了炒面和菜汤。二人对坐，一时无语，还是春枝说句：“你不是要请我看电影？”苍泽只笑未答。春枝只好又说：“昨天，到台南看我阿姊，车子经过时，发现这里有一家小戏院！”“也不知片名；就与你提起。”苍泽笑道：“我看到广告板，叫‘汤岛白梅’。”春枝说：“等吃过再买票，应该不会客满？”这时饭、菜已到，二人取箸来用：苍泽看着春枝，说一句：“请慢用！”

春枝以为自己吃甚快，小怔一下，看苍泽自口袋拿出戏票，且说是：

“本来进去前，才想变戏法叫你吃惊，我因为早到五、六分，看着广告牌，就先买了！”

饭后，距离开映时间还有十来分，二人就在附近的田埂走着。

埔仔厝大约住有百余户人家，四周尽是田地，夏日夜晚，青蛙、蟾余两不相让，各自唱起各自的调来：

苍泽说：

“当兵时，居然认为它们有够吵；现在反省过来，地球又不专属人类所有，应该是我们妨碍了它！”

戏院在六点多分开门，观众不多……，春枝直到散场出侧门，看手表，已是八点二十。

剧情她从前听春水提过；春水自少女即爱看电影，她那时太小，跟不上，伊都是拉春常去的！

自小熟识的男、女，战后皆成孤儿。男的因偷窃，屋主是帝大的医科教授，怜他聪明误用，给予栽培。及长，二人重逢，男的是医科大学生，女的沦为酒家女；后在养父以断绝父子关系的状况下，二人在旧日盟誓处分手……

前二年，春枝听这哀伤的主题曲，会有无奈和感伤，但此际，她竟然不是：

女的是为着成全分手！分开之后，他富贵、功名都有，娶富家之女，做成功人物……男的却又是在为他自己，他不放掉到手的一切，还找足了充分的借口！

戏院五十尺外，尽是田野；最后的一班车，还得三十分后才到：

春枝走在田埂间，细沙不断挤着进入她的白鞋内，月亮从头顶照下来，二人的身影，忽的重叠，忽的又分开，……她突然停步问他：

“如果我脱掉鞋子；你不可以笑喔！！”

苍泽怔一下，连说：“才不会，才不会！”

春枝真的认真跑起来。她穿一件藕色衣裳，风不断把裙裾吹来吹去——

青蛙们到后来也无声矣……，不远的马路上，偶尔有机车骑过，几处村落的狗吠声，便互相叫起：

月色当好，他们却在这个近乎荒凉的小村庄里！谈着这式没人有过的恋情：

“男的如果不顾一切娶她，他会快乐吗？”

春枝突然这么一问，苍泽也有些意外：

“——我想娶或不娶……他都不快乐吧？”

春枝道：

“可能前头会有一些，但过了三十五，快不快乐，他都会丢开，他有自己要忙碌、追求的别项！”

时间慢慢接近，春柱回身去找她的提袋和鞋，她母亲视同性命的钱财证明，她全把它弃舍路边！她先将里面的细沙倒掉，再缓缓穿上。

苍泽道：

“要不要……我载你一程？”

“好啊！”

二人走回路旁停车百处，苍泽跨上车，一脚踩踏板，一脚留在地面：

“坐好啊！”

他一面吩咐春枝，一面踩动着；春枝在后座，人随车晃，也说一句：

“本来我也想坐到前一站……再搭车。”

苍泽未语。

春枝又说：

“可是，又怕你踩不动，怕自己……太重了！先说好，如果累；我就下来走反正赶赴着尾班车。”

苍泽努力踩车，春枝小些向前倾靠着，她知：愈挪前，他愈省力。

月亮还是照着，二人的身影，仍然做着分分、合合的游戏。

回白水湖的路，在前不住的延伸，脚踏车不时会进出单调又规则的机件响声，在这一刹间，他俩人心====同的爱是那个美丽故乡！

春枝侧身坐着，手放在提袋上！袋内有文件和荷包，她又想起：那个提剑而往的美丽女子！

招呼站终于到了！苍泽停车给她下来，这样的一刻里，两人都屏息以对，过了一会，春枝终于说：

“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事，而不顾父母的感觉。”

苍泽也道：

“我想，多数的白水湖人，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

二人停住好一下，春枝才又说：

“但是！这个夜晚，……却是给我自己的！”

苍泽无语。

春枝又说：

“感谢你陪我。”

苍泽仍然没讲话；春枝则背过身去。

车子已经远远驶来，春枝一直没动静……

音泽伸出手，想了一下，还是拍着她的肩，说句：

“我看你上车后再走……，保重！”

春枝转过身！看车停住，自己踏上去，再挥着手，也说：

“保重——”

车子一下就开得老远，司机大概急着要回家，春枝站稳之后才定住神，再回头望，已经看不清苍泽的身影……

她不知他要站立原处多久，她只知自己的眼泪流摘下来！八、九点时，菜市场人群当聚。卖鱼盛仔以手翻着青亮的鱼身，夸口招呼道：“上青的鲩鱼，来哦！”“一鲩二鲳三加纳，知晓赚，也得知晓吃！有钱吃鲩！”路过的妇人，看看鱼架，随口问他：“按怎卖？”阿盛仔答：“一两六块！”……妇人听说，吐一个舌尖出来：

“是吃欲做皇帝吗？有钱吃鲩，无钱就免吃！”

阿盛道：

“钱媪豆油，敢会吃得？像溪水仔，赚一堆家伙，今日出丧，我看也无攒去？！赚着，用不着，不值啦！”

来往的人里，又有一个停住说话：

“是啊；留给子孙拚生死！挨刀，挨棍！大孔，小孔！”

……如此，没一会，已经一堆人各自成群，从巷仔口说到街头，正谈论著，一阵出丧乐音传来，众妇人挤着到出口处。

有的说：

“莫挤！莫挤。”

有的说：

“一小孔，分我眯一下！”

另一个笑道：

“有啥好看？棺材板底死人！”

挤在后头的看未清楚，又说！

“穿蓝的是查某子？穿黑的才是媳妇，是否？”

前头的道：

“那得看孝服？听声就知！人说：女儿哭肠肚，媳妇哭礼数！”

“是啊！”

另外一人附声道：“父死路远，母死路断。”

说着，看卖菜菊经过！又有人道：

“老菊啊，你吃饱会弄拐仔花，一个知理，饲到二十外，会担会做，透早和你卖菜，中午送学生仔便当，一个女儿抵人三个！”

“谁人娶到，三代做积德！”

“媒人给我做，替伊找一门好亲事！”

锦菊随口应着，又回她的摊架；另外的妇人推这想做媒的说：

“你慢一步！锦菊仔未生了！单单一个知理！”

一脸意外的妇人连问：

“是谁？是谁？”

“水霖仔！”

妇人楞一下，才问：

“你是讲水源的小弟？”

“是啊！这二年才开电器行那个！水源仔单单一个小弟，兄弟仔店面连相偈，你每天走大路没看见？”

“那个旧址不是双润病院：本来医生馆？”

“讲来话头长！啊，看新娘啦！”

原来，送葬的队伍过完未久，换效迎娶的人马，一时锣鼓声不绝；众人这下换了话题来：

“今日好日，红、白事都有。”

“等下，大家去看开箱；听说嫁妆一堆！”

“那有效？若像黑猫丹，日日相战，哎？伊那会不厌倦？前世可能是将军，日日开战！”

“若像武男的某也是无输赢！”

“是啥大志？”

“逐瞑无歇——”

讲到这，妇人互贴耳孔，小声说着。

一个又问：

“敢不是四十外？”

“愈老愈颠倒！”

“哎！你那会这窗光（注）？鸡母相踏的事……你也知？”

另外一个说：

“莫讲这！来讲知理欲嫁谁人？嗯，头前讲到啥？那会刺（注）到十八天外去？”

“讲到医生馆！”

“实在罪重，也是情会尽！做做，不知留给谁人赏（注）账？”

“白水湖的人才呢！一个医生，一个老师，不知掠去哈所在；连身尸都无！”

“未好啦！”

“曲亏一个素却！做衫栽培后生，现在也做老师……那个盐水查某！和人不同！”

“是啊！二个团仔，全是白水湖国校第一名毕业，竟然不给他读册，拢去学工

窗光：比喻洞悉诸事。

刺：以刀击之。说文。整句比喻：打斗或讨论激烈。

赏：罚钱。抵账之意。

——夫！”

“真实——情会尽！无人这款！”

“伊讲：读哈册？读哈册？谁比他们老爸读较（注）？读到放某放子！”

“老师去找伊，甚至拜托！”

“无效；伊讲：全白水湖，谁有他老爸的学历？敢有路用？——先锋十个死九个，时局一变，那些想愈远；看愈远的，愈早被收拾！书读，若不知人世凶险，换朝代时都在填命！还是先教他们二人按怎过日！”

苍泽困在车阵里，前后半小时：

他今早到户籍课办一些资料，准备寄给二叔，想回学校，才发觉车子破风！就在车店小坐，等内胎补好要走，才发觉嫁娶、发丧的队伍不断……幸好离开教室时，已经交代铁城，如果第二节课赶不回来，由他做小老师！

苍泽自己教了这么些年书，还未看过天分这么好的学生，甚至有些数学课外

——
：积、聚也。见 说文 。

——题，苍泽自己都得多看一遍，铁城竟可以题目看完，答案已经出来！

铁城今年五年级，一般的身高，和一堆同学站在一处时，也会推推、挤挤，只是你会发觉：他还是比那些人少说几句话——

做老师的，一教到这种学生，真可以用如获至宝来形容！

他教了一学期，才发曰他与人不同的身世：

原先，他只知铁城家开家具行，父亲黄水源是个木匠，自家的店面做生意，是极平常的白水湖人家。

一班学生四十五个，如果表现没有异样，迟到，旷课等等；老师不会特别去做家庭访问。除非偶然碰到。

二天前：

在学校服务了四十年，即要退休的石景山老师，与他谈起这样的话题：

“你听过黄润这个人否？”

苍泽一时被问住——

停了好一会，两人都未再出声；石老师是他的前辈，平日和蔼、近人，是苍泽尊敬的长者，可是这样的话题，他无法马上接下去。

看他这样，石老师道：

“这件事，迄今无人公开谈论，丁亥年，一九四七年初春，白水湖失踪的两个人，一个是令尊，另外一位是——黄润先生。”

那一年，那件事，一直是他家内每个人心上的创伤，一直没好，也一直没结疤！他们平日不去碰那个刀口，因为大痛！

四下无人，苍泽略想，才说：

“家里的人，很少提起相关专项，只会言说：先父往昔种种……。我到稍大，才从长辈谈话，略知三；黄家眷属，不是早早搬离白水湖？”

石老师道：

“说到这里，我每每想顿脚；黄水源、黄水霖，前后都是我教的：水源有够聪明，毕业时是县长奖，全校第一！他母亲竟然不同意地升学，叫他到外地学木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说我痛心不痛？”

苍泽这一听，联想起铁城站在讲台上，竟是怎样的原因：

“原来：他是黄润的孙子！”

石老师道：

“当年，我跑穿鞋底，他母亲都未答应；我以为是经济的关系！我说：水源读书所费，由我来出！”

“但是，伊讲：伊有二间卦滑，钱项不是问题，是伊对这个世间胆寒！”

苍泽听到这里！心微微抽痛着。

“到水霖毕业，事情又重演。她叫他去学电工——我和伊讲到后来，只欠没跪下！”

听着，听着，苍泽感觉自己也是这创伤的一部分，他真的没办法形容出那种痛！

石老师继续说：

“伊还是一句：胆寒！”

苍泽站在原位，一直不能动，他想着水源兄弟所受的伤害：不！那该是整个人类的创伤！

“不久她就搬离白水湖！好像回盐水，这边的旧址租人，到最近三、五年，才陆续回来开店！”

苍泽道：

“离去又回，原来中间有曲折！”

石老师道：

“我教了三十七年书，他兄弟二人，是我的得意，也是我的至痛！当然，我永远记得他们母亲讲的这句话——免先教他读书，得先教他怎样过日子！”

苍泽牵着车，枯站的这些时，他看一眼手表：十点五分，铁城他们已开始上音乐课，他不必急着回去。

车队和众人终于过完，街路又还给大家。苍泽走两步，忽然将车头掉转。

不远处，就那么十来个店面，黄水源家具行就在眼前！他推着车走过去：

他在门口停车时，水源正背着地在刨木材，他穿着汗衫，双手推着刨刀，一去一来，手动处，薄如片羽的刨刀，应声而起，再落到地面！

他不停在做，刨刀一直不停止，……没多久，一地上都是卷成圆圈的削屑，淹没他的脚！

他换个姿势，脚又踏出木屑堆上，再刨二下，停住，伸右手去拂前额，可能在拭汗！

大概太过专心，苍泽站在身后这二、三分里，他一点也不察觉！

苍泽愈看，愈是不想惊扰他，才要后转，这才发觉自己已经退不回去：

“邱老师！”

铁城有个读一年级的妹妹，可以心算二位数相乘，因此全校皆知：

苍泽看过她给铁城送饭，瘦小的身躯，剪得奇短的头发，最叫人注意的，是那对乌黑、漆黑、又内敛的眼睛：人类、社会不知多少资源，蕴藏里面！

她这一叫，黄水源才转身过来：

“老师是吗？来坐！”

他伸手拿颌颈上的干手巾先擦汗，放回，再将夹在耳后鬓边的铅笔取下，然后找来二只圆椅，领着苍泽离开木屑堆：

“坐啊！老师！！”

苍泽道：

“搅扰了！”

水源又向屋内叫着：

“阿娘！铁城的级任老师来！”

“来了！来了！”

随应声处，妇人捧着茶杯出现！她一一安置好，一面说：“老师：罕走！铁城常提着老师！”

苍泽点一下头：“我出来办事，刚好车轮破风，补好，就过来坐一下！”

“老师真客气！铁城若是调皮，不规矩，请老师直说。”

苍泽道：

“铁城真难得！是好孩子，我真放心！”

听说如此，夫妇二人才放松下来，齐说道：

“多由老师教导！”

苍泽道：

“你们有他——和妹妹，使人歆羨！”

说到这里，他看了铁梦一眼，也不知谁给她取这样的名字，没人有的！

她正在摸那一堆刨刀向，在城市，有钱人家这个年龄的小孩，在学钢琴、跳芭蕾舞、补英文、数学……她却因为父、祖受迫、害，间接受创；在这个他相信找不出玩具的屋内，陪着父亲的谋生工具，把弄而已！

水源一直少言语，只是静静坐着，听妻子和老师说话，看到刨刀时，便说：

“铁梦，去洗手！！”

铁梦未动，兀自蹲在原处，将刨力花卷成细条，想编做什么，小手动作着，薄羽般的材花偶有断裂，她即放舍，继续翻找适合者！

水源的妻子也说：

“你先准备上下午班，那些物，我扫好后不会倒掉，你放学回来再做！”

学校因为教室不够，三年级以下，分上、下午班上课，苍泽看铁梦看了他一眼，才缓缓离开，便道：

“教室不够，一直是问题，孩子其实早晨学习，效率、精神较好。我们做老师的，也很惭愧……”、

他一面说，将茶水喝完，一面起身告辞。

两夫妻送到门口：苍泽与水源，各自感慨：

当年变异，二人同为孤离，却是各自天涯，生分加陌路！

二人都说：

“今日才得相识！”

“枉费当年一同受苦！”

“希望日后无嫌！时常相找！”

二个男人说着，互相用力握手，久久没放……

应开黄水源家具行，苍泽只向前，一路用力踩车。他深知自己从腹内，一直到咽喉、鼻、眼、都酸楚不能止：

从小到大，他还不曾为自己的遭遇真正哭过；一样的事故，二个不同的女人，有这样迥异的反应：

他母亲和阿嬷，以女性特有的生命韧度，完满的托护住自己，他不是没受伤，但她们帮他减到最轻微！

而水源、水霖，因为是那般刚烈的母亲，不止幼年失怙，那般的好实质，被硬按下来，他们到底受几重伤害？

苍泽想着水源所受的屈辱和磨难；他才大自己四、五岁吧？早婚的关系，铁城都这么大了！

当他每日清晨，打开店门，静默做着养活这一家的工作，只字不提过往，在满头面木屑的当下，挥刨刀的手同时拭汗：

生命所有加诸身上的，这个男人都咬牙撑住！也因为这样，他的不发一语，反而是一种最强的控诉！

他的身影和面部表情以及每个动作，才是叫天地晃摇的真正控诉！

出庄外！苍泽的脚才慢下来：

这些时，他不会再看春枝；春枝早在半年前出嫁，两家办喜事的盛大车队，也同样困住过他！

他在要转进小巷路时，听见鸣炮声，人一怔住，本能的抬头看，新娘盛妆着，

自大门出来，正要跨进黑亮、气派的大型轿车。

春枝可能远远即看到他，也可能没有；二年前，当他载她一程，之后互道珍重，他们已将各自的心事；作最完满的结局！

他自己……可能还留存根小很小的一点感伤，极淡的一道心事，但随着时间过去，他愈感动，并且佩服春枝的聪慧！

因此，当他看到她是一个新娘时，从最内心涌出的一句话，竟然是：

“谢谢你给我的东西！希望你过得幸福、快乐！”

她当然听不到；但苍泽觉得：自己已经说了。

此时，春枝已不再是他的心事，他现在的心事是：黄水源兄弟！以及铁城、铁梦。

春枝变成那式不注意，就无人看出的伤口；虽然那个痕迹也曾经大痛过！

在快到学校前，他看到知理：

知理是锦菊姨的女儿，自小他就看到锦菊姨，因和父母是故旧，虽无血缘，和母亲的交情有如姊妹。

知理一向称他邱老师，他则叫地名字；二人的辈分，严格说不似兄妹，却又有些像兄妹！

“邱老师——”

知理看到他，将她担里的便当找出，笑道：“阿姨说，你昨天的饭盒未带回，她今日重买新的！”

苍泽想起道：

“是啊！昨日回家甚赶！竟然忘记！”

知理笑道：

“阿姨交代：你今日回去，新、旧两个，都得带回！不行忘记，我先走了。”

“多谢你。”

知理摇着手！加快脚步离开，因为下课钟刚响起！

苍泽看着她，心上难免感慨；知理可以算是白水湖的一景！

她每天十一点开始，挑起扁担，沿着大街，将家家、户户，就读国小高年级学生的便当，集放在她的前、后二个竹篮，然后一步路，十滴汗的挑到学校；她并无特别高壮，只是圆润，丰满；骨架也比他人大一些。

为了对====头，她时常一身晒盐女子的装扮，长及肩的粗布手套，头上戴着斗笠，外罩大花布巾……，整个脸，遮去三分之一。

差不多每个白水湖人，都看过她在大毒日头下，快步大伐的行走节奏！偶有小耽误，为了等某家、谁人小孩的便当，若有延迟；她还是会在后半途中加速快走，以赶在十二点下课钟响的当时，将温热的便当，送到每个饥肠咕噜的孩子手上！

她还要够聪明；谁家、那个便当，从不弄混、记错……

当然，众人也看过：她送完便当，两个篮子相叠，一肩扛着的轻松模样；因为长年运动，她的两只小腿！特别健硕结实！

不论来、去，她那双脚踏在土地上的劳动身影，才是真正的生活者！

在愈来愈多堕入风尘的女子，分辩着自己的无奈时，任何与知理擦身而过的人，总会从内心疼惜起这样的白水湖女儿！

每个月，她只收人家六十元，家苍泽那一分，她母女二人原是坚持不收，他和母亲自然反对！

“知理这样辛苦，如果不收，谁吃得下饭？只好自己回家！”

母女这才无异议，提起钱，他母亲说起一事：白水湖有个会头，标走所有的会，连夜搬走，只悄悄将知理的八千块留在她家，众人议论：

“知理的钱，是一粒汗、一粒汗换的！”

“谁若敢倒，吃会饱、困入眠，我也输他！”

“不是逐日鱼鱼、肉肉？”

“会好！也未久啦！”

白水湖这几年；偶尔会有这一类风波，老一辈的，开始感叹：

“人心变坏了！”

他阿嬷也说：“早三十年，白水湖人捡到钱，最最烦恼，也免吃，也免困，比那个人还操烦。”

苍泽回教室时，学生一个个正掀开便当，一屋内的饭香……，他一坐下，铁城已走到身旁来：

“老师，您的信，”

他把信压在一堆收齐的作业本下，苍泽看他小心取出，置于桌上。

他看一眼，正是他二叔寄的！

“谢谢，我吃过再看！”

铁城返身要走，苍泽又问：

“你吃饭没？是妹妹送的？”

铁城有个奇宽的前额，脸上是阳光印子混着红润肤色；笑起来时，两颗大门牙非常明显、特别：

“铁梦只送到昨天！今天那个知理阿姨送的！”

“哦！”

说到这里，他突然附着苍泽耳边，小声道：

“妈妈说；再过半年，阿姨就会嫁给水霖叔。以后我得叫伊阿婶！”

“那，很好，你快回座位吃饭，不要冷了！”

铁城回去后，苍泽自己也开始吃饭，这二年！他习惯在教室和学生一起午餐；教员休息室，愈是难得停留！

饭后。

有人小睡，有人到教室外走动、说话。铁城又走到他身旁来：

“老师——”

他换了一脸心事：“知理阿姨如果嫁阿叔，就得替他看店！或者像我妈妈有一堆事……那她还能再送吗？那小朋友怎么办？”

苍泽笑道：

“老师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铁城想想，又说：“如果这样：那还是——叫阿叔不要娶她！”

苍泽笑道：

“铁城！你不需要烦恼这种问题！阿姨如果决定结婚；她自有打算！你就相信她的人和她的打算就好！”

“即使不能做，白水湖说不定有另一个阿姨，会做这工作！”

“我也爱她做我的阿婶！”

铁城终于放心回去午睡！

苍泽找出剪刀和信，将封口铰开：

这大半年，他永定叔、婶回白水湖二次，大部分时间在台北：他们原有意将日本的工作告一段落，因阿婶娘家在北部，也有兄弟开业做医生，种种人事有关等，就与那里的亲友商量、筹画！

永定叔回来，每次都讲相同的话：

“当初——离开白水湖，一身出外，是怀抱着怎样的美梦？”

“是为着日后回来，再看故鄉美丽的海水；少年的我，以为人的经济富裕，手头不缺，才能优闲过日！”

“现在，我已年近六十，钱项免烦恼，才发觉自己的梦，早就碎去！”

“当我返来，我已经找无原先的海水，港湾每日进出的船只用油，汇成一股黑流……”

“彼，才是我流下的目矢！”

……

信根短，寥寥数行——

苍泽贤侄如晤：

叔今夜班机偕汝婶母飞日。返台乙事，暂止勿议。

古人曾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

是说：不和他同此天地。甚至明知：打未赢他；也免回头去找救兵，只要路上相遇，就扭打、拼命。

叔，无用之人，占住此间日久，身心日灼！再奔天涯，岂一声无奈所表矣？

叔永定手笔

信看完；一直到黄昏回家，苍泽的心情都沉重不能触摸！

从三岁开始，他已经背负它二十五年！它曾经没日没夜，堵住他的胸口，不只不能呼吸、喘气，甚至像酸液相似，一点一滴咬穿他！

不仅水源兄弟，他相信事件所有的当事人，都是这样一块巨石塞心胸；而这样一块大石头，他不忍也不想铁城、铁梦他们继续扛着！

但是：

只要事情的真相，还被隐藏、遮盖，只要想欺瞒世间人的任何一股势力，还在文饰，涂抹……他们的大石头，是要放也放不下来！

晚饭后。

他在书房内，听着母亲与阿嬷在厅里的对话，再听下去，竟与自己有关：

“这张相片，你看怎样？”

“噢！很有人缘，真甜！”

“永淑寄人这张相，说是她们岸内国校的老师，要给苍泽看！”

“阿泽今年二十七、八了，自己不去交女朋友，他阿姑比他还烦恼！”

“现在人，很少相亲，我看，由他自己去！”

“我看；他并没想这方面的大志！”

“可能缘分未到！”

“我这个岁，存这项挂在心头。”

“……昨早洗衫，他内袋有一封小姐的信！”

“真实的？你也不趁早讲我知！”

“才开始！莫问一堆，你知他个性！”

“也不知几岁？下颏圆抑尖？别项没要紧！这项上重要，最好圆下颏，老来他就知！”

“是！按怎熟识的？”

“我还未问，信封写鹿港国校，我臆：可能前次去台北参加教师研习会；若无，他并没出外，也没去过被所在！”

苍泽本来在看书，听着，听着，竟然看不下去，他开始回想雪津给他的印象！

她正是那种看一眼，即会被看出是小学老师的模样，

报到时，他看见雪津，才想起她和自己同一班火车到台北，下车后，一起出月台，后来各自坐车！弯弯、绕绕，又赴同一目的地。

研习会期，二人小有认识，但都是放不到心上的话语。一直到会期结束，二人竟买着隔号车票！

火车要离开台北的那一刹那间！雪津问他：

“我是不爱台北的！你呢？”

他说：

“我谈不上任何感觉；你的原因，又是什么？”

原来雪津二舅，二十五岁那年，也为着相同的事件，在台北遇害——

当苍泽告诉她：

自己正是事件的受害者时，他可以感觉：二人在极短时间里，连成一线。

但，微妙的不是这些，而是彰化即将到时，雪津在准备下车前，与他说的这句话！

她说：

“我们苦等的，是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这一天；希望大家都勇敢的活着！”

是的，就这句话，闯入他心里！阿嬷、母亲、永定叔、婶、小姑、他，还有水源兄弟和铁城他们，不都是苦苦在等？

知理记得她嫁给水霖，好像才是昨日的事，谁知一目睨、一下手，二十年就过去！

水霖退伍回来是廿三岁，第二年，就在他家旧址开店，她昔时廿二，每日早起帮母亲卖菜，中午送小学生的饭当，每天从他店门前过！一天、二天，一月、二月，一季、二季……，一个年都快过完；有一天：

他不知按怎在她的竹篮内捎一封片信，大概是她放下担仔，到小巷路拿便当时！她到送完百余个饭盒，才看到他写的几个字：

小姐，我可以请你看店吗？

……

她那时，也不知是谁，又无姓名，以为是什么无聊男子变把戏，看过即丢落学校的垃圾桶。

过一个月；同款的纸，同体的字又出现，她将它收起，前前后后，她收着六、七张，包括头前揉掉的。

到后来，水霖开始写毛笔字！

小姐，请你替我看顾店，好吗？

知理如今想来好笑！昔时，她整个面，蒙遮去三分之一，只留目、鼻孔，那个人到底在惬意什历？

婚后，她问他，水霖说：

“你没听过这句话哦？慑到顶腹盖（注），会吃未消化！”

——
 慑到顶腹盖：整句比喻中意到了极点。

——
 当她收齐十来张，正不知该如何时，水霖来买菜！

彼时节，冬瓜当出，他每隔二天，来买一斤冬瓜；一般白水湖男人，少有买菜，她当然就多看他二眼；那时，她只知这个人，在街顶开电器行，也未尽知底细，当下不知按怎；二人拢有一些面红——

买冬瓜，一向得加送老姜，水霖偏偏还她！

她讲：

“煮这项，一定得掺姜，若无，甚冷。台湾头走到台湾尾，众人皆知！”

他一听，伸手提走，但是多放五角银！

知他心性以后！她就先将姜的钱扣掉，再讲价数，如此无事。三月日过，冬瓜已尽，高丽菜大出，他就未曾再来。这般又过半年！无片无墨。

有一天：

值着大阵雨，她穿棕蓑、戴竹笠，到校门口时，看到他穿塑胶雨衣，推着脚踏车，若在等人！

她当然不知他为谁去？

便当送完。再出校门，她走几步，发觉这个人跟在身后；她继续走，雨阵愈大，水霖忽的快步到她身旁，讲一句：

“我载你——”

知理差一点儿晕去；大到二十四岁，她还未遇过这款事，这种大志！

就在她还楞神时，水霖将她的竹篮置于车前方，篮子甚大，遮去大半个车轮他跨上座，将扁担半置篮内，半搁他肩头，然后叫她坐在后座！

知理大概想了三十秒，就侧坐上去……雨那么大，她不坐！是要怎样？将扁

担抢回来？

以前旧式的车较结实，真真正正叫做铁马，四头饱满，全无虚华。

她坐上水霖的车，开始将那些纸、宇，跟这个人联想一处……

二人并未讲话，一路雨催愈紧，一阵夹带一阵，全无停歇，也不知他按怎踏车？知理在满头面的雨水里，内心起一阵惜意：

一直到庄外即要入街，雨才转细，她坚持要各自回去，他才停车，由她下来！

以后：

一遇雨天！他就在校门等，几个月过去，她自然与母亲提起，有这个人，有一些事！

她母亲说：

“这个少年仔，是真感心，人看来也实在，没得嫌；就是他老母，罕得和人讲话、开讲……不知好款待否？”

她当时并无意见，她母亲又说：

“他已经有兄嫂，若是叵（注）剃头，应该有闲话传出来，也并无听见哩！”

她母亲后来去水霖大哥的店买家具，熟识他大嫂以后，对二人往来，就无意见

但，菜市场众人，尽是红目有仔——凑闹热，皆来出主意：

“你知理这乖，若遇着恶阿家（注），全白水湖不就怨叹死？”

—— 叵：无法，不好做之事。《后汉书》：大耳儿，最叵信。“叵剃头”比喻：这

人不好沟通！阿家：妇谓夫之母。《北齐书》：天保时，显祖尝问乐安公主：“达于汝何似？”

答曰：“甚相敬，惟阿家憎儿。”

“对啦！那有媳妇讲阿家不是？若有，你也没得听！”

“得去她外家探！才有真实话语——”

三人四嘴，果然那些人不知怎变步！找到大嫂外家七婶八姆婆，传回来的话是：

“这个阿家真性格，新妇时，有关规矩先和你讲乎清楚；以后就万项无管！”

“知理是点灯儿火找的，伊也找无孔樵，算伊子识！”

这事以后，水霖家托媒人来讲，伊前脚才走，另一个媒人也到，提的是白水湖人人叫阿舍的一个财主：

想着这项，知理就气：有妻有女，竟然嫌他牵手未生后生！

市场来人议论：

“这，敢是人讲的话？”

“钱，也无输赢！”

“聘金一百万，另外一家布店由知理扞，锦菊仔会乎气死，讲伊在嫁女儿，不是卖女儿——”

因为这件事，水霖他们尽快来提亲，是他母亲、大舅、兄、嫂等人。

她家，十万聘金未收！只吃六十盒大饼。

括订以后！到二人结婚！前后才三个月：这段期间！还是大嫂买菜，婆婆只来过一次！

伊！彼时五十六，只大素却姨一岁，全身上、下，总是沧桑，独独两个眼睛不愿老！

水霖还替她订做一种二轮改装手推车，送饭盒时，人只要来回一遭，肩头免出力，省事不少。

结婚前，她自水霖那里，探询婆婆对这项的意见！隔天——伊找人少时，来到市场和她谈，伊讲：

“这事，你问我的看法，是尊存我：这是粗重事，若疼媳妇，照讲不甘你在毒臼头下煎！”

“但是一堆学生仔要吃饭，临时不送，人欲怎样呢？”

知理自己思想：也是有理！

“这话给你做参考，要，不，由你自己掠主意，若有人肯做，你那手车让他！那是最好！”

她这一说，知理又有些无主张。

“婚后若有身，这项总是微未久！”

这二十年，她与婆婆内、外无第二句话，除了她深深明白，伊少年时！与素却姨相同，受那种不是人受的苦，她想来不忍，不甘她受苦，很自然，想对伊好，另外一点，就是当年伊和自己讲的这些话。

伊算是顾她的！

婆婆说得真准，婚后第二个月，她就怀铁彭，连三顿饭都煮未全，胆，吐得要落去，免想操车，也好佳哉，手车趁早让给一个厝边，她从此无心事，全精神和水霖顾家、看店。

今儿早，知理因为洗着水霖一件旧夹克，正是当年下雨，他第一遍载地时穿的！！

就是这项旧物！一个早起，知理竟然三想四想，未停之！

水霖这些年，整个人放大一号，原先的旧衫裤，好料身，她就留给二个后生，较差的，或者车做桌巾、拭布，总是有用！

单单这领夹克，他好天，坏天，不时罩着。

这二年，洗衣机全换作单槽的，（注）下就免管它，但是知理习惯将腌脏处先用手洗过。

她公公出事前开诊所，整个卦滑也宽也长，前头二兄弟隔一堵壁开店，后院庭未分，一大家人；洗裤披衫，都会见着！

原先的一口井，枯荒在那，很早就牵管用水道水。

早起：

知理也看到阿娥，娣姒二人，还闲谈说话，她回身找物，再出来时，即没见着人影，一竹竿的衫，老早披好，脚、手儿真快！

知理用力提着衣衫手肘处以及袖口、领园，每次水霖送货出去，回来就是一身一命！

一堆浮沫，随着她的动作起起、落落，忽聚忽散，忽有忽无……

她一时想到：

自己十一、二岁时！洗着一家大、小衣服的状况，又联想起：二个男孩在台北，换下的衫裤，得自己洗。未知——

：福州一带谓上掷下臼。

好不容易，一盆子衣物清好，入槽内，知理接好插头，按下开关，事项就交

给机器去操心，自己回屋内吃早饭。

这二年——

铁彰、铁记前后考上大学，都到台北读册，存她和水霖，还有婆婆三人，婆婆每月轮流在两兄弟处吃饭，其实无差别：

水源大哥早成家；水霖一直和母亲住！

初来时，她还一个心肝吊着，总是阿家、媳妇的日争，不管时都听见，但是未久，她就知：婆婆是一个少年甚操心，老来不爱管事的人！

水霖还讲，未婚前，婆婆即和二兄弟讲明这条原则：

事前看清，事后莫吵，愈吵愈早弄家散宅！

伊还言明在先：

“你自己去交，有适当，我赞成：不合的，我撼（注）头，若你不听坚持要，

撼：摇也。《唐书》：不为势权所撼。

——我也没意见，未阻挡，总是，人生，各人试各人的咸淡滋味！”

因为这句话，她问水霖；伊对她按怎表示？

水霖头先不讲：

“你臆看一。”

她假作不睬他，他后来自己就讲一堆：

“你逐日自门口过，是妈妈自己看戩意，逐日叫我写片信，招你散步、趋陶”

饭桌边只有婆婆一人，水霖早吃饱在店头前，用过的碗、箸横在那儿。

婆婆叫她：

“你也赶紧来吃，等了冷去！”

“好啊！那眯来！”

知理坐近桌前，添碗加箸，盛着糜，才扒入口，又说：

“今日的蕃薯红心的，五号种的，煮熟堪若卵仁！”

婆婆也说：

“有比黄心的好吃！我看水霖多添半碗；存这；你敢会饱？”

知理连说：

“有够！！有够！！”

婆婆没讲话，又将锅内的大半碗添给她，知理没得闪，都把它吃了！

“前遭没看到这种，今日若有，得多买二斤。”

“对啊！对。”婆婆也附声责成。

饭后，知理洗好碗碟，又到后院披衫，全部妥当，一看时间：已经差五分九点：

她找出篮仔，准备买菜，皮包里一张五百块，应该有够，她走到店前，水霖正低头修电器，叶片上的污黑抹得一手……

“我去买菜！”

她说一声，也不知他有无听入耳，自己就出门来：

菜市场离店面只有二分钟的路，她母亲已经七十了，也有十几年没卖菜，二个小弟，弟妇都在邮局、卫生所上班，摊位老早让人！

市场在她，比灶下还较熟，知理平日来去，都是平般心情，谁知这一走到，人差一点儿楞去：

这边看过来，这边看过去，整个菜市场已经散市，卖鱼的现在有三个摊位，

都在洗鱼架儿！

卖内的，老早不是水龙伯他们，而是外地来的二个少年兄弟，二人正收着一捆猪刀，弄出很大的声来。

知理不敢信自己的眼睛，伸手看表：不是才九点三分！敢是表儿故障？

“啊，是几点，你们卖到无半项？”

两兄弟笑道：

“你真没窗光！这时阵才来？”

“昨晚满天落银票……你没拣着？”

知理无以为应，白生一只嘴，一个舌；这时，也有妇人才到，一看情形，就说：

“是饥荒用抢的？”

她说着，看一下知理的菜篮，一时间和她同病相怜起来：

“水霖嫂，你也买无乎？”

知理道：

“是啊！也不知哈天年？有钱买无物？”

妇人说：

“我就臆知：今日一定这款，所以提早半点钟出门，竟然无伊法！”

知理一时听无：

“哦？”

“他们是有分给我，我想：提这种钱，有吃也生无肌肤，一定坏腹肚！”

“众人却说：不提。敢是你老爸老母生你大蠢呆？有钱不晓用，我提也不得，不提也不得！”

讲了半天，知理才想到这事：原来明日要选举。

她嫁水霖以来，每隔三、五年，就有一个选举；原先是香皂、味素、彩色锅；这二年换做现金……未家以前，选举的传言，常会听到，结婚后才变少了：因为水霖家和素却姨他们，椿脚们向来不走脚到；知晓她二家都有一个缘由！

知理气极，骂道：

“他们在印银票？扬出去，不欲收回？后日儿，不知谁要凄惨？”

妇人也说：

“是啊；吃到一肚横横，那有意思，”

说着，两人都走到素料摊位，买了豆皮、腐竹，又选了二把青菜。

知理道：

“这天清胃肠：也无人规定，每日得吃鱼、吃肉！”

妇人附声：

“往日白水湖一个钱伯仔人，留这句话：早吃早返去，没吃没大志。”

二人结伴回来，经过里长处，看到一大群人，小探一下；原来黑猫丹与媳妇互相打得头破血流，正闹若要休要离……。妇人也挤入去看闹热；知理没兴趣，自己一人回家。

一进门，水霖看伊表情，问道：

“你是吃到膨饼么？”

知理不言，先回屋内洗面冲水，又倒温罐的茶润喉，再倒一杯到店前给水霖，这才自己开口：

“现时才有声；方才咽喉坏矣！”

结婚这久，知理从来没这种怪形状，水霖也心知有事，且听她说下去：

“七早、八早，猪砧光溜溜，连猪皮都无，你臆啥大志？”水霖道：“禁屠！”“才不是！”水霖又道：“是：幸猪的娶媳妇，自己厝内欲用！”知理道：“你莫乱讲——。”“是买物免钱，大家用抢的！”知理道：“正正给你料到！免钱，是免用自己的钱，也不知用谁的？以后欠谁的账？”水霖一听，停住不说。知理以为他修物件，心思不在这，谁知这人忽然一句：“好好的嘴，何必讲这些人！！”知理没话说，走回灶下，正看见阿娥背影；她在水槽边放一条小三层肉——“阿嫂！”阿娥回身过来，说：“我想你晚出门，可能买无半项！我八点二十到，只买到这，留一半——”

知理找着钱袋，手遐未伸入，阿娥伸手将她挡回，一面轻声骂道：

“你要笑死人是否？”

阿娥回去后，知理开始洗米煮午饭；每次看她阿嫂，她总会想到铁城兄妹：铁城从小到大，往拿过第二名，连大学毕业都是；做阿兵哥，退伍，二十五出国，四年半拿到博士。

铁城出远门七年，从未回转，有时寄来美国片信，众人就欢喜半天。

后来，分局的警察才来讲：

“你们黄铁城，在美国，时常批评我们的====，当然不行返来——。”

“你们最好写信，叫他莫驾！”

知理不知，铁城到底批评什么；但她明白，自她当年送便当给他，到后来嫁水霖，他叫她一声向婶，到他出国前，从小到大，她所看到的铁城，一直都是诚信、正直的白水湖好子弟！

像：今日菜市内的大志，连她都气，何况铁城！

铁梦大学毕业是至校第三名，本来欲出国，想想又多做二生事，赚一些钱，自己已经松，家里也无负担。这几年，都在台北，过年才看到人。

孩子一走远，也不知底时回来，这几年，她愈来愈了解她阿嫂的心事；她自己那二个，再过三、五年，也是走这条路，也是相同的问题！

她不知出国对他们兄弟，甚至对他们夫妻，代表哈教意义？她只感觉：嫁水霖以后，连心肝都不是自己的了。

昨日：

她在邮局遇若素却姨，伊提着小包，欲寄什么给台北的二个孙子。

她婚后第二年，邱老师娶一个鹿港小姐！圆圆的下顿，笑起来真可爱；学生都叫伊：颜老师！

颜老师脚快手快！一遍生双胞胎，老阿妈有够欢喜！

二个后生和铁记同龄，今年全考上前三志愿：一个土木、一个资讯、一个资管。

她自己弄不清，那在做啥，只知一个在砌厝、一个做电脑、一个管人做头！

邱老师现在已经是校长，早该改口：她时常却换不过来。

他做校长第二年，学校周边整地，学生掘着白骨，一层层往上报，整个白水湖被掩遮的一个痛处，突然掀开来；

邱大哥通知水源、水霖兄弟，二家人齐齐赶到现场，连她母亲都去！

先到的有警察、记者、引魂人和镇公所职员。拣骨的师傅，依照民间习俗，吩咐家属撑起黑伞，遮住头面骨，以防阳光直曝。

事过四十余年，二个白水湖好汉，俱成枯骨……

一面探，她和母亲陪着婆婆和素却姨无声吞泪；所有的梦；在这堆铁证下，碎灭去！

她公公整个身躯是趴倒的，由后头骨向上，看出来；眼镜落在一边，框早就歪歪不成形。

邱大哥的父亲，是靠一个表壳确认无误！二人相距不到一尺——

素却姨提起：那个手表因为前一天故障不走，本该送修；差错过去，因此靠它辨认。

众人都知：当时状况，所有能用物都被剥走、不留存。

在看到尸骨的一瞬间，知理也明白过来，自当年到现在，婆婆是怎样在和这个世间拚斗，刹那间，她了解了她全部的心情，

她阿嫂外家在近郊的东耳寮，出白水湖二、三里，……遗骨拣好，水源的老丈人，提供十八坪旱地，二家协议各自在那造墓、安葬。

自此以后，二家情谊更是不同：

邱大哥时常来找水源；也会过这边店面小坐，与水霖和她开讲，总是愈老，愈知什么可贵。

想来好笑！水源、水霖，这二个月，竟为一事相争，做大兄是讲：

他的囡仔大了，铁城兄妹不时会寄钱回来，他有做、无效，都好过日！这二年，他也不再做木！只摆样品、型录，人客若看中意，打电话订货，大卖工厂抑是中盘商，就会送来！轻松不少，却是——

水霖和她，铁彰兄弟才大二、大一，正当要用钱……就提起：

不如老母一年逐天在他那边吃！

做大哥是一片好意，谁知水霖竟说：

老母寄你饲；我的腹肚干脆也寄你吃，看会饱否？

水源夫妇此后即无再提。

她过后念水霖，

“讲什么话？那有饭寄人吃的？”

水霖道：

“是啊！饭若不行寄人吃，老母那有寄人饲的？”

他这一说，知理一时定住，说不出半句。

“那，都是各人的大志，未得相替！！”

说的也是，知理只有听的份！

“除非有一天，饭若也行寄人吃，老母才有寄人的理！”

一个下哺，知理就东想西想，一堆过往像水涌，未收煞……

到晚来欲困，她牵着婆婆入房；楼下只有婆婆一间内房，她和水霖，和囡仔的，全在二楼。

当初，做这种决定，就是不放心伊爬高爬低！

老人坐在床头，已经有困意，知理替伊拟好蚊罩，又看四周有无隙缝，才给伊躺身入内：

也不知为何，连十一月天也有蚊仔？

她已经替婆婆挂了二十年的蚊罩，也无论冷、热、寒、暑；老人已经习惯，一曰无这！就困未落息。

婆媳起先还讲二句话：

“……舅公下月日娶孙媳妇。”

“铁梦过年前会回来！”

“伊有写信讲伊出国延期，另外换学校。”

“我也这久没看到她——不知变怎样？”

后来，知理没听见回应，只有鼻息声。

九

看伊阖起双眼，知理可以了解：
活着！曾经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而躺着的这个人，就是那样拚过来的！
她问过水霖：
“你国小第一名毕业，妈妈却反对你继续升学，在做学徒吃苦，双手黑墨墨时，你怨叹谁？”
水霖说：
“我学修电器、线路，至多电着、手疼、没算啥大苦，水源较可怜……他得背师傅厝里的囤仔，一面做工，田仔若放尿，师娘买菜不在，抑是按怎没来替换，他时常一领衫，湿穿到干，干又穿到湿……彼时，他才十五、六岁——人生有苦否？”
水霖每次讲到这，知理就难忍哭起来，他讲一回，她哭一回，
后来水霖就不爱再讲。
他只说：
“我母亲有伊的缺点，但是我们都只想这项……”
“父亲出事以后，她没再嫁。像桶箍箍住木片，这个家才没四散……我们兄弟才未分离……”
他说这些，她也哭。
“这点，你一定要了解，”
知理在小学课本读过“惊弓之鸟”，她想：婆婆正是这只鸟儿！
伊不知：在那种时局未明，一路读书下去，看到不公不义，就会开口评论，是不是会再制造一个悲剧？
伊不敢再做试验，伊真实是胆寒！
婆婆已经七十六，也不知还能和她做伙多久？想到这，知理一阵心灼：
伊一日活过一日，就为了人世还伊一个公道；像素却姨，也已经七十五，而伊的婆婆，那个老先生妈，已经九十余——
连她都有情些忘记，自己真正几岁，好像九十五，抑是九十六……
她们这般苦苦活着，就在翟绘相大白的那一天……
那一天，底时到呢！铁梦接到帖时，手在颤，她强作镇静，将它弄开！
从头到尾，她看了二遍，一个字没漏掉：

陈允亮
王妍妍

于一九九〇年六月三日在芝加哥市河滨教堂举行婚礼。

特此敬告

诸亲好友

她闭起眼来！想着允亮做新郎的样子，然后睁开，将红帖对准字纸篓，一丢——

这些时，才二个半月吧？老总有七、八个大会议；由她代表出席，又配合开发部门上个月新产品说明……她根本未去注意，远在伊利诺的允亮，起怎样的身心变化？……

允亮大她一届，二人都是登山社会员；不时在活动中心遇着；她后来又参加晨曦社，喜欢听佛学讲座和有关书刊。

大四时，他已毕业，一个礼拜有三封信来：

如果现在，她当然知道他无聊，但当时她没有能力看清事相……二人很快好起！

毕业后，她做过一年助教！碰巧他第二年的预官在台北，二人在一起的时间愈多，更是亲密：

但，那种亲密，常止于某种状况！再下去，她就跳开——

“为什么？”

“因为我是白水湖人！白水湖女孩只在婚后 touch 性！”

为了这个原因，二人彼此闷过一、两个月不讲话，不联络。

这其实就是二人之间的大迥异，但她当时不懂！

早先铁梦想得简单，他出去一年，她随后到；这家世界级电脑公司在台北的分公司，整个制度、年薪、福利；都叫她做这种选择！

——多一些积蓄，出去不必打工，学位可以早些念完！

现在已经五月下旬，她原本六月初就会提辞呈，出国的种种准备，也都一一进行。

没想到允亮先来这么一张纸帖！

这三个月！彼此就有些异样，刚到时，他一周二通电话，半年后！改成一通。甚至一张 FAX……上个月，二人竟在电话里差些吵起来，她只问：

“最近忙什么，怎没动静？”

他居然回一句：

“男人，那里快乐，就往那里去！”

如果她够清醒，他讲这句话时，她就应该知道：彼此间出现怎样的状况？

镇日与机器为伍，有时人会变得少用思考，她那时也不是全没感觉。只是没有余力去深究，也相信：有时深究往往变做另一种伤害，因为代表彼此不相信！

做学生时，她住第九女舍，同室一个物理系的学姊！毕业别留下这句话：

“男人，其实不太禁得起寂寞，你们不要拿他们做实验做太久！”

如今，做出这样一个实验，她有些想哭，又感到着实好笑！

这个变易的时代，她听过一百个以上类似的故事，可没想到：自己也淹没在这个相同又俗气的结局！

往后，二个星期：

铁梦平静的结束了原先的工作，公司众人早知她要出国拿学位。只提早半个月离职，也不意外。

早先，她申请和他相同的学校，这一来，喜帖打乱整个计划，而今，第一个浮上心头的是：

暂时不出国，她实在不想再看这人！美国的学校一堆，她可以再申请，明年

再走！

第二是：

逃离台北——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无论如何，就是离开！

这日。

铁梦退了房租，没用、有用的东西，都做了处理，所有可以不要的物件，她都丢掉，包括二人合影的一些照片和往来书信……

撕了一上午！几年的情感变成一堆垃圾，人生够无常吧？

忙乱半天，只留下一大一小二个行李，在离开台北的前际，她想到这么几个人：

她先回学校，到五、六宿舍看铁彰、铁记，留了五千元给二个堂弟，也带了水果去看邱苍泽老师的两个小孩！

然后地开着车，在校内统一圈；平时，外车不可随意进入，但她认得校警，又押了驾照——

她在共同教室附近停下，忍不住走进土壤肥料组那个小白门；以前，她和允亮会在这里相约，……小径直走，四局遍栽枫、槭树，最尽头有株老桃。三月时，整棵上、下，怕有一千朵桃花，也不知为何，此际桃木已伐，连根都无，只留一个桃冢！

老天！老天！！

她竟是来凭吊一段桃事……

走出小门，铁梦同时将前尘与桃花一起掩埋！

在行政大楼前，她拨了通话给沈月照老师；铁梦从大三起，修过伊几门课，当助教时，又常被安排书沈先生印讲义，改考卷，登记学生分数。

系里的女教授本来就少，伊又未婚，五十岁的人，单来独往；有二次，因为晕眩，铁梦陪着，去卫生组看病、领药，又送伊回住处！

有时人出国开会，铁梦也去过温州街宿舍帮伊看家，……如此种种，二人维持着既是师生，又兼同事，又像姊妹的情谊。

电话里，她未言详情，只说：

“要离开台北了，想去跟老师道别。”

月照在电话那头道：

“我今天煮杂菜面，你要来吃晚饭否？”

“好啊，好——”

挂下电话，她转出校外，先在新生南路的小巷买了老师爱吃的水果！才找着旧路前来。

这一带，她几番过往！尽是不同心情；也曾经与允亮牵手而过；也送过老师回家；或者来拿成绩。

这里，学人宿舍和普通宿舍毗邻，巷、弄里常看到学校老师，偶尔碰上一个，被认出来，就喊一声：

“黄铁梦！”

铁梦有自己的型；她剪着齐眉刘海，两个眼睛黑漆一般，又是没人有的一个名字，教过的人，很难忘记。

她到时，月照早盛好两大碗面，就着电扇，正在吹凉！

天气是放暑假前那种闷热，没人有它的法！沈先生和她又都不爱吹冷气，二人还真有相同处！

铁梦自己到灶下拿竹箸，又替老师拿了一双，二人对坐着吃面，电风扇！摇

过来摇过去。

才喝一口汤，铁梦直称赞：

“真好吃！”

月照笑道：

“我小妹前几日来；跟她现学的！香菇一定得用姜爆过，不然凉底！蒂头得切掉，长辈的人说蒂头青。”

吃完面，铁梦抢着去洗碗，又一一置好，回客厅时，月照已泡好茶。

二人对饮茶水，做老师的问：

“几时的飞机？差不多都办好了吧？”

这一问，铁梦喉间一紧：

“电话里我说不清楚——”

便将收到帖子的经过，前后说一遍。

听她说完，月照静默半晌，才再开口：

“我自己从做学生时，即很清楚：自己只适合做研究工作。而学术工作，往往使人很难兼顾婚姻！当然也有很多全能者，但我不行！”

“这也是我当初一直不敢沾染感情的原因。”

听她这样讲，铁梦一直无语。

“除了深知自己的性向！还有一点，在国外时，我看过太多太多受伤的婚姻。你们在一起才多久？真正的认识不到二年；我很多同学甚至恋爱了十来年才结婚，照样是离婚收场。”

听到这里！铁梦忽地插入一句：

“我这些年也听了不少这类的故事，自己做一个结论！也不知对否？——离婚跟人的想法有关，跟婚前的认识长短无关！”

月照适：

“你讲这句话，我整个放心下来，可见你不乱心，一直保持冷静在看事！当初，我就发觉你有这项特质；可能也是学理工的女孩比较特别的地方！”

铁梦反而无语。

月照又问：

“现在打算怎样？”

铁梦想一下，才说：

“先离开台北，到山上住一阵，我参加过佛学夏令营，认识寺里的师父，老住台北，心都僵硬了！”

“然后呢？”

“学校重新申请，我不想与那人同校……一切重新开始！”

二人静默一会。铁梦想着还要上路，不好久留，于是起身相辞：

“多谢老师！我该走了！”

月照问：

“现在也不早：八点半，你到那里？”

铁梦道：

“是浦里的莲花寺——”

月照说：

“你去散心是很好，可是一个女孩子，开车直到大半夜，还是叫人担心！！”

“尤其后半段是山路，我愈想愈不妥当，不如在这儿休息一晚，明早再出发，你说好吗？”

“我是怕麻烦老师——”

月照笑道！

“你难得来！以后也不在台北，再见面不容易啊！我们就多说一些：“

铁梦道：

“多谢老师！我一心逃离台北，匆促想出这么一条路线，这叫有勇无谋吧！”……

事一转缓，二人又投身回椅垫，这才轻松下来；月照道：

“刚才提到我妹妹，我来说她的故事：我叫月照，她叫月塘；小时候，我常跟家里长辈抗议：说她的名字比较好听，月塘就说：她的跟我换——”

“我的祖父是教私塾的汉学先生，对文字相当敏锐，我可惜没有这方面的遗传，月塘就有，她读语文，是宾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铁梦屏息听着；

“我忘记讲，我们真的对换过名字，彼此互相叫着，不到一个月，我就不想换了：原来自己名字好听！！”

“月照、月塘，都很好听！”

“月塘有好几年，一直是研究寒山诗的……你听过这么一个人吗？”

铁梦道：

“我是在晨曦社的刊物上，看过他和拾得的事迹和所写的局，好像：拾得是被捡到国消寺的，寒山则住天台山的山岩，常去寺中杜下找拾得……，二人讲的话，众人都不知意思：他们看猪看牛，都能叫出它前世的名称。”

月照也道：

“月塘就为了这个因缘、典故，开始记佛经，她曾经提起：这二人到山脚下，看见村人办喜事，呵笑道：你看，他娶他祖母，吃他姑、姨；她还念一首偈，我是记不起来！”

铁梦道：

“我因为印象很深，所以记得：

可叹众生苦，
孙儿娶祖母；
六亲锅内滚，
牛羊座上坐。

月照又道：

“就是这首偈！月塘看后，开始全素，说她再没办法吃任何肉！”

铁梦道：

“书上提到：他二人是大菩萨示现，看穿的是前、后际的生死！”

“但是父母尚在，她又说不动二老点头，就一直未落发，但这些年，我看她的心老早出家，！”

铁梦无有话；月照想想又说：

“对啊！你不是要上山，可以去她那里！”

铁梦道：

“我也想看她呢，”

“她在石冈，大寂寺，我几个姑婆，就是祖父的一些妹妹，当年都未嫁，在寺里出家！原先以为她只像找著论文题目，钻进去三、五年即好；她三十一岁回

国，至今十五年了，居然还讲一句：一万只牛也拉她不出的！”

“藕益大师讲过这句话：[万牛莫挽]。”

“上次来，她送我一幅水墨画，你要看么？”

月照这一问，铁梦跟她走到书房，果然墙上新挂一幅猴儿骑牛图！

近前再看，旁边题着几个字：

猕猴骑土牛。

拾得

月照看她看得认真，笑道：

“月塘常说：我们人，心如猿猴，纵横上下，七驱八策，无一刻定着。但身似土牛，……土牛那堪这般倾翻？”

“正是——”

“结果是忙乱一场，分崩离散！”

那晚：

一直到躺身在床，铁梦竟然想的是那只：简略几笔即勾勒出来的水墨猴仔

——
她也想起：曾经绑她甚紧的公司业务、会议纪录，种种议题，从前，耗尽心力工作，自视甚重，也颇有成就之感，现在呢？

人离开，很快有人取代你，公司照常运作，自己并无原先想的那样重要！

至于允亮——

她只在意念里小闪一下这么个人，随即淡掉，天，她险些跑到国外要去嫁他！第二天。

铁梦很早即到巷口买豆浆、烙饼，回来后，忍不住又去书房看那猴仔一眼。

月照才起来，正要看报，铁梦一面置好早餐，一面说是：

“老师，我有新发现！”

月照道：

“一定是关于猴仔，”

铁梦即笑又止：

“也对，也不对，书上说：寒山即文殊；普贤拾得子，文殊是诸菩萨里智慧第一，我看拾得也是不得了！只用五个字，轻势一拨，几千年来，众人说不清的，竟然透彻见底！人的心念！真的像猴仔，而身体是土做的，禁不起——怎么比喻得这么好？”

月照道：

“月塘常说这句话：顺境则乐，逆境则嗔。……人，其实是被事相折磨死的！”

二人说着，也吃完早顿，月照又将地图和详细资料，一一交与，铁梦也把大行李和存折一并寄放。

出发前；月照和她走到大门口！看她发车，又讲一句：

“到了打电话！”

“我会，老师。”

“自己凡事小心。”

“也请老师珍重！”

铁梦一上高速公路；已经九点整：

她这辆喜美，是当助教时，有个洪教授应聘国外，让她的，虽是二手车，倒很顺手，有两次过年，她还开回白水湖。

南、北二路往来的车辆如织，铁梦不敢大意，找着妥当的车子，一路限着，一有大卡车切入，即换车道，如此一路无事，直到下丰原交流道。

再下去该走省道三号公路，她却沿途找着一家餐馆坐下：

小计时间，到时，至少十二点过半，说不定一点多！寺里的正规是持午的，肚子的事，不该令师父们起烦恼心！

她叫了一碗素面；店里没别的顾客，老板还在准备他的午饭生意，才十一点五分，他大概奇怪：这人吃得这早？

炉火烧得正红，上置的大锅内，一鼎波开沸水……他跑过来，跑过去，拿起已拣好羽毛的鸡身，这样一丢——……

从省公路到土牛国小前，果然如图所示是两排龙眼树，她正要停车，心中一事浮起，又将车往前百来尺，正是一家修车行！

她人在山上，车子三、五个月不发动！下来时，怎么回去？

说明来意后，老板答应定期保养，只收六百元。铁梦拿了收据，这才离开。

她慢步往山下走去，经过国小的后门围墙！因为有嘈杂声，本来也无意停下观望，也不知为何，竟是伫立不动。

由梦看到路旁有个石块！便站上去，这一探，原来人家办迎娶之事，正借了场地设宴：

麦克风放着巨大声响！贺客们轮番闹着……

铁梦远远看着一堆人正在吃、喝……此院：

她不该是想着这事，想起那二人；但她偏偏想的正是：

天台山下，看到村人办喜事的那二人！

……

铁梦宁可想这样的禅偈：

文殊与我携水去，
普贤犹未折花来——

她弯了两个坡道，才开始上山。

路旁起步处，有个指标，“大叔寺”三个字！写得小而谦卑，不注意看，就忽略过去：

沿着石阶上去，前后尽是景致，月桃花的香味，弥漫其间，小小的流水声，也不知从那儿传来，铁梦这一走，以前登山社的活力，好像全回来！

她一步步向前，心里忽然想起：

刚才的三个字——

那不是沈月塘的宇吗？她题在沈先生书房内的水墨猴子边的，不就是那个体！

正想着心意如猿的比喻，竟然就走到分岔路来：

右边是平坡路，不知连到那村？那里？另一头则往寺里的上山小道。

铁梦继续沿石阶上去，起步处，她又看到这么小小一块木牌：

智不住三有；

悲不住寂灭。

三有即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以菩萨的法眼，阿罗汉的慧眼看下

来：三界尽是众生共业幻成。等于为着未能纾解的一堆情绪，自己搭了戏台要演！
月塘的字，看似柔软，却又屹立！未知是怎样的内心境界？

她小站一会，向前又走：

悲不住寂来——悲为什么不住寂减（涅）——到她下山时，再经过此处，她又是怎样的体解？

想到这里，抬头一看，两个老姊妹横在前头石阶，一个兀生不动，一个指着对方揶笑不止……看到铁梦走近，二人都小些面红；坐着那个赶紧找鞋来穿，铁梦看伊手上提一双带绊的有跟凉鞋，要穿不穿！

站着的说是：

“这时阵才来？……我是七早八早即出门——”

铁梦先是不经心，再一听！伊竟是对她讲的！

拿鞋比脚的那个，鞋也不套进去，大概脚走痛了，要穿实在不情愿，只对铁梦讪讪笑着，面上是孩童表情，二个眼睛被挤得没看见，说道：

“后遍来，我不穿这双啊！”

在这时刻，铁梦确定：自己不在台北！

都市人是不会在山中小径与擦身而过的人，讲起她今日的心事！

除非在白水湖！在石岗！在……

尤其那个松散的笑容，……相较之下，紧绷着全身过日，实是至可悲悯的生活方式！

“再见，阿姆！”

闪身之后，铁梦往上直走，再回头时，已无二人身影。

又走几步，脚关始有酸意，方才吃面的能量，都用尽了，她停住脚，正想坐下，后面随即有个老者赶上来——

他，半头灰发，一身轻便，肩后背个大袋。

铁梦看他时而将袋仔置放肩头，两手相扶，时而又背到背脊上，轮流出力：

“阿伯，你去大寂寺？”

“是啊！我自东势来，这次车班慢！”

会身时，铁梦扶一下那袋仔，老人脚步快，正是赶路的走法，才一刹间，二人已隔隧好远！

但是那触觉，还停在她指尖上！那是一大袋米！

铁梦已经忘了脚酸好事，她沿着老人足迹上去，他真的滴汗在石阶……一滴、二滴、三滴，她沿途数着，到后来；也不知太阳大，晒没了，还是他已擦去！

这一段路程，她尽想起这么一句：

前世负米上庵门——

他不像米店伙计，该是个优闲养静之人！就因为他不说：

我背米到寺里。

铁梦相信：他做这事，不着在善因福报里，他只是一个护法者，深知山中诸事。

……山门终于看到了！

这一路上，也有风吹也有汗，往下看：大甲溪蜿蜒而过，溪床，河谷，尽属大地。

她回身看另一面岩壁，整片攀满藤葛、枝叶，近处、远方，全是山色、溪声。

寺耸立半山上，看近却远，几番以为到了，它老是不即不离的！

不知多久过去，总算走到山门前！

铁梦且坐到石头上，先喘几口气，这才注意到：往后有几处石碑！刻着已风化的字迹：

前尘后际，见来时路，知身大苦，还等龟剥壳；
诸缘幻化，梦楼止境，心空常寂，且做究竟人。
莫待成牛，前村吃草去，
直心了却，溪后有水声。

看到这里，铁梦更清楚：自己身置闲处！

午后的山中寂寂，时有鸟语，掺夹着蝉音断续。小坐后，铁梦再站起，继续向前。

没多久，大寂寺倏然放大几百倍般，现在面前；钱口走近大殿，先在西侧水台洗净手、面，然后直入里内行礼。

她先问讯，然后做礼佛三拜；这一参，出自内心的大赞叹：

佛是自尘劫修行完满的丈夫，证知诸事幻成，因而不受苦逼。却又不舍众生受罪如此，一本一本的佛经，正是剖心深嘱。

当她跨过门口，看到殿里巨大的佛菩萨金身时，铁梦感觉：

自己在一寸寸的缩小！

从前社团的老师，是文学院哲学系的比丘尼教授；伊告知大家：

礼佛这一参拜，是在拆掉自身的贡高、我慢，……世人常在尘劳中，不知不觉，放大他自己！

再起身时，她又绕佛数遭，然后出殿外来：

经过东侧的知客室前，她想起该向沈先生说一声，便找出零钱，来打投币电话：

先是答录机接听，铁梦对着机器说了二句，沈先生才有回音：

“老师，我人到了！”

“找着月塘无？”

“我在门口；她在寺里。”

“无事即好！”

说完，正挂下话筒，二个着灰衣的尼师，自她眼前走过，铁梦赶紧向前相问：

“有个沈月塘姊姊！不知在否？我从台北来，是她姊姊的学生。”

二个尼师对望一下，其中一个说：

“阿弥陀佛——请这边走！”

铁梦跟著名一声佛号，随着较瘦小的尼师往内走，由弯几处回廊，又上二层阶梯，才到一个小门前：

带路的师父叩二声门，无有回应：二人正没主张，只见长廊另面，又来二位尼师，其中一人，以手示意什么，再比着另一个方向直指。

于是换另一位年国尼师带她，先回下石阶，弯弯绕绕，也不知几上几下，只往后寮房走，一看铁梦有些跟不上，便放慢脚步，道：

“昨日！有个大学才毕业的女孩，从台中来，一直要落发，……正在苦劝呢！”

铁梦一时无话，便说：

“你来这儿多久？习惯否？”

年经的尼师道：

“我二十岁时和姊姊来的，已经六、七年：母亲在生最小的妹妹往生，到我

们长大，觉知做女人的苦，又无意婚姻、情爱，种种紧缚，就上山了！”

“哦！”

“现在回头想，那样的起心是不对的，佛门那里是人逃脱、避难的所在？当时事，只能算是学佛的一个因缘和初机！”

说着！二人在一处寮房前止步，年轻的尼师叩门：

“谁人？门未闩，请入！”

听到回应，尼师细声道：

“我前头还有事，你自己进去。”

说着小步离云。铁梦再三点头致意，便伸手推门：

她看到的沈月塘，穿着居士服，直发齐耳，素净的面容，透出生命本质的兰色与光仰。

不知为何，在看到她的一刹间，铁梦想起，禅宗的偈子来：

我来问道无余话；

云在青天水在瓶。

这些年，她在台北，所知所学，尽是浮面上的东西，而此时，她见到的是：生命的最深际，最内层。

禅宗所以不立文字，原来真正的感动是说不出来。

月塘身边的女孩，腮上还有泪珠，见她进来，手一拭，脸同时别过去。

铁梦忙说：

“我是黄铁梦，是沈月照老师的学生！对不住，请继续谈，我到外面等。”

月塘道：

“你不必出去，我知你要来，姊姊今早来过电话。请坐！”

“是——”

“她叫澄惠，是我远房侄女，都不是外人。”

屋内二张小木床，各占着角落相对向，她二人都坐床头，铁梦便扶着屋内唯一的柴椅坐下，月塘又说：

“有一些话，我正要跟澄惠说，你如果在场，也不必特别避开；如果对你有帮助，就不必重讲一遍！”

“是！”

月塘于是继续与女孩说道：

“——阿姑也年轻过，知道感情出岔是怎么一件事，可是你的观念有些混淆，空门这个空字，是十方随佛，经累劫累世，修、证而悟如，那里成了感情受创栈，用来遁入的？”

“在这种状况想落发，佛门实在是遭到曲解，……师父是不会答应的！”

女孩低头垂口，手巾捂住鼻，嘴，只是啾唔声：月塘又说：

“当然！你来一阵，把心松绑也好，昨天我拿来的那些书你慢慢看！心境若转，才能了知父母苦心。”

铁梦觉得：这些话也是对自己讲的！

“过一阵子，家里的人会来接你，得有心理准备才好！……我带铁梦到另一间房！”

“知道。”

月塘说着，向屋外走；铁梦人跟着她出来，才到门口，澄惠追着二人，手上握著书，说是：

“这本我已看完，不知这位姊姊要看否？”

月塘接过书来，又递给铁梦，二人继续走，月塘先问：

“我带你去打投币电话，省得月照担心！”

铁梦道：

“我初到寺门口，已经打了！”

“哦！那就好！”

书名是：《密勒日巴传记》——铁梦才要看，月塘已在另一个门前停住，原来她与澄惠只隔一个房间。月塘取出一圈锁匙，找着其中一支，开了进去。

屋内铺设与前两无差别，月塘先将二面窗户打开，又开了后门：

“这儿下去，阶梯走到底，小弯转，有一排水槽，可以洗衣物。旁边是晒衣所在！直走就看到浴室。”

铁梦连连说好。

“你远路来，休歇一下，有事找我！澄惠知所在！”

“感谢——”

月塘待要走开，看到她放在桌上的书，说道：

“它写一个西藏修行人的事，我第一次看时，真正……哭倒于地，不能自己！”

铁梦小动着唇角，应不出半句，她镇定自己，好一会，再移脚步时，月塘已掩了门出去。

伊一走，她人挨桌坐下，全副精神要来读书，刹那间，排山倒海的蝉声，乍时响起：

初到时，太阳正猛，蝉儿大概也是爱困、颠倒，只那么三、二只唧哎哼着……

这会，或许午睡饱眠，赶紧扯开声喉，好补前段空白处！

铁梦就在一片蝉音声里，读着《密勒日巴》。……读着，读着，澄惠偏偏来敲门：

“四点半是“药石”时间，阿姑交代和你一起去！”

……哦！

她知：出家众通常过午不食，有因身体不堪受的，若用晚餐，只称此名。

二人结伴到斋堂，各自取碗添饭，每桌十人为满，澄惠与她，凑到一桌只坐六人的，此时月塘也来，勉强加到九人，于是开动。

月塘又介绍其中二位阿婆道：

“这二位老菩萨和你二人隔壁；伊是我阿姊学生，爱听佛经。”

“真好哦！这少年即知！莫待我这老时！”

阿婆一夸，铁梦正在自省，再看，桌上摆着饨素的四菜一汤……第一次，面对食物，她生出惭愧和恭敬心来！

禅宗的祖师，常有一句话，提醒弟子：“拣几茎菜，搬几捆柴。”

连六祖都做砍柴、舂米的大供养……。而她，不费一丝气力，却享这样的福分！

她刹间了解：灶下的粮种工作，净是菩萨行。做的是供养的事！成全了福、慧命。这样的角落，正是世间金钱，堆不到的位置！

任谁付再多的钱，她都只能付着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是她付不起的，在实质上；她是亏欠的！！

当下，铁梦想到：

今晚将书看完，明日起，她开始到灶下！多少凑手脚……连拾得都在国清寺洗碗，自己有多大福份，这般用它？？

饭后，她欲收碗去洗，谁知众人无一个肯！

“不敢——”

“惭愧……”

“无有这个理！”

“不好啦！”

……

结果是人人各自洗好，放回大竹篮覆着，才一一离开，因她事先说明要找月塘，澄惠即与阿婆结伴而去。

铁梦跟着月塘，小步走着，至人少处，月塘想起问道：

“你，书未看完么？”

铁梦道：

“才不到三分之一。”

月塘又说：

“晚课是六点半到八点，只念佛号，你能来么？”

铁梦略想才说：“我现在心不专一：等《密勒日巴》读完！”

月塘道：

“也是！也是！我自己从前一本书未看完，不可能做别件事！”

.....

铁梦被说中，有些不好意思！

月塘又说：

“明晚，师父要讲《华严经》.....可别错过！”

铁梦知道：

华严是佛法的真髓，是菩萨的课程，一般人听不入耳，多半拂衣而去！

她略想！说是：

“惭愧，我每每想听，唯恐根基不够——”

月塘道：

“你知道祖师大德常提一句：非思量处可思量.....经义其实不是用世间聪智理解的，你把所有悬念放下，只把它听入耳，不强作世间解，久了自有体会处。”

“正是——”

说完，月塘念了佛号，即要离开。

铁梦又问：

“还有，我不能白吃十方的饭，很想交一白钱，不知怎么做适当？”

月塘一听，停脚道：

“除非你想长任！只是五天十天，倒也无妨，如果心理有负担，随意添个香油好了！”

铁梦道：

“至少.....五、六个月！”

月塘道：

“这倒是我原先未想到的。”

铁梦自手中纸袋，取出一扎钱，交给月塘：

“这是三万块，不知会不会太少？”

月塘道：

“寺里前后都种菜，菜自己会长，只用些时间照看，不另外花费，只有米粮，一部分来源，是施主布施，正是十方的钱！一部分是众人出力；像后山的水果有包商来收，算是固定收入。”

“以我自己为例，来前，即没打算离开，我带了卅万，师父不收，后来将它变通，存在山下的邮局，每半年利息悉数向米店订米，按月送上。”

钱梦道：

“我的已经少得不能少，就托师姊一并交给管事的尼师，看换多少一起送。”

月塘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身边也得留一些，以应急用！不必超过二万即可！”

“我是还有。”

说了半天，月塘坚持她留下一万五，才带她交了钱，拿着收据。

二人分手后，月塘自去准备晚课。

铁梦心上的石头已落地；她原先会想起：负米上庵门的老者，会想到此门中，人人尽知的千年老话：

施主一粒米，
大如须弥山；
若人不了通，
披毛戴角还！

施主的一粒米！果真如须弥山，她如果没遇着老人！看他的汗，从滴落到消失，也难有大体悟！

看月塘回寮房，铁梦自己一人轻快回来，显灰出衣物，从后门小阶直下，到淋浴处。

多数尼师都已洗净好，赶向大殿，铁梦缓慢洗着身，心上竟无一事可想！

回屋后，端坐桌前，再翻开书，此时，晚课的钟响不止！忽远，忽近的，忽在深山中，忽又到铁梦耳内，

她就在一片佛号里，读着昭如曰月的心迹：

密勒曰巴六、七岁丧父。其父临终前交代无数财富，暂由兄弟、姊妹保管，等他成年才给与。

谁知：叔、姑将之吞没，每日只给馊食，并做苦工。母亲因此起嗔恨心，叫十五岁的他出外！学习西藏人的放咒，用来报复。

少年的密勒曰巴，流浪在外，吃尽苦头，学会咒术，才施展，叔、姑有事不在场，反而是踏过的人和无数牛羊遭殃。

当下，他反省出自己造下多大的罪恶，立志寻找真正的大修行者。学习真道，以补过错。

遇着师父后，师父不知用尽多少方法折磨他，叫他砌屋，又二拆毁，反覆不知几次，整个背、胸；前后溃烂。

到他开悟，才了知：没有经过这些，他杀了三十五条人命和多少牲口的业，不能消去，修行难成就。

赶回家乡时，母亲已死，妹成乞者……当他看到叔父和姑母，当下的感觉是：面对这一生的大恩人！……

……

读到这儿，铁梦掩书而叹：

“只有出三界的，才是大丈夫！！”

如果当初，他们把遗产给他，密勒曰巴只是一个富翁，一个凡夫，继续吃喝、玩乐，在生死里造业，又浑然不知！

即使拿过钱财，帮助穷人，这属人天小善，善恶并不相抵，至多有一世不匮乏，银钱不缺，却是烦恼重重……距离生命的真实大义尚远。

既不知生命的大苦在那，人因此胡做，非为而不自知！

叔、姑的迫害，反而以另一种逆向的力量，助他成为大菩萨，更容易看穿——如聚沫般的人生幻法！

已近子夜，晚课不知底时结束，铁梦回想着甘露滋味，并无睡意：

密勒曰巴离开师父时想哭，师父说了这么一句话：

“哭有什么用？这世上一切含灵、有情，都具佛性，只是他自己不知，被业缠缚，在轮回海受生死之苦……好不容易，这一世里得着人身，若不知趁此修行，

脱去这苦，才该哭！”

他在面对冤亲，想度彼出苦，他的叔父还说：

“若是去修行，（放下这些）我才是上等的蠢呢！”

成道后；他常以歌谣，唱醒人心，音声绕着西藏的高山上：

是故应舍诸远虑；

此心无复念今生。

不知觉中，铁梦真的在一片音声海里困过去……。直到山海一般的蝉嘶，再度将她包围，睁开眼，四周通亮，已是隔日清晨：

六点五分，早课应已结束！

铁梦匆匆起来，换衣，漱洗，然后往灶下疾走，早斋六点半！这个时才去，该做的。师父们不都做好了？

只好去提菜！

才到灶房走廊，果然大、七人正搬动几个大锅，准备往斋堂；铁梦伸手分工，一面说：

“师父们好有福报；每天供养这么多人，也分我一份！”

当下，一堆人回她一句：

“阿弥陀佛——”

众人于是各自分工，每桶菜，十来斤重，由两个人合提；与铁梦一组的，是个高脚、壮硕的尼师，铁梦问她：

“中午的准备工作，我会趁早来，一定赶赴着！请问大家几点来到？”

尼师道：

“差不多九点半！可以慢十余分。”

“我一定来找到！”

铁梦来回这二趟，都看见月塘与澄惠；她二人抱着柴薪往灶间堆放，因为是背影，没去惊动人家，倒是有二句读过的禅偈，浮上眼前：

山中无别事
运水与搬柴。

接着早斋！九人又围一桌，用前，众口先念“监斋仪”，然后是“食时五观”：

计功多少，量彼来处。
忖己德行，全缺应供。
防心离过，贪等为宗。
正事良药，为疗形枯。
为成道业，方受此食。

“为成道业，方受此食”，念到第五观，铁梦已经泪流满面，哽咽不能言……

她想到在大都会里，鸡、鸭、鱼、肉，人人食前方丈，自言富足；而眼前的清糜、素菜，是丛林清规下的自省谦逊。

她拨着米粒往唇舌间，泪水只是不能止……。

也不知多久过去，从此，大寂寺里，人人认得一个“念食时五观”即大哭的女子。

往后三个月，铁梦每日都往灶、厨来：

灶间总共四人，二个是专业的出家师父，各式素食都在行，听说圆顶前即学过怎么煮素菜，另外二个助理，是寺里年轻一辈的尼师，每个月轮流。

连她在内的五个人，每人都有自己学佛的因缘和故事：

众人称“自来师”的大师傅，年已近六十，全身圆团团，面如满月，嘴角常保持笑容：

“你信否？我四十岁时上山，像树顶那只！”

……

铁曰是很难相信，再听她提起过去：

“十五岁以前，养母每天打，无一日好过，二十以后出嫁，翁婿则是拳加脚；有一次，为着买他的配酒菜延误，追到市场，打得齿血、鼻血一身。”

彼时，师父正好路过，将她扶起，讲了一句：

“你这苦——不知要念佛？”

师父口开后，她忍着一身疼痛，跛脚，一拐一拐，跟着师父寸步难舍。一直跟到山下，忍不住抱着师父痛哭：

她要求出家，师父自然不肯！

“佛门不是避难所！”

她当时心无主张；问了一句：

“不然呢？”

师父开示道：

“人要学习，转自己的内识、内心！不与苦相应，佛法就是教你这些！”

师父问知她有一子，公婆已故，交代等他二十成年，入伍当兵，义务了尽再提。这二年，教她以心念佛，善根回向。

也就是这二年，“自来师”开始学做素菜，每日离染！

每每说到这里，她会摇头感叹：

“二年一过，没人相信，一个浪荡子，是怎样自头换到尾！”

听的人，一个个也是无限感慨……

“他真实恶习尽去，收脚洗手！”

众人听得讲不出半句话来；

“一回头，他还想做世间的恩爱夫妻，那有可能呢！”

说到这里，众人也是同意，都点头不停。

“我却是看破脚手，看出破绽！人就是这样到世间来的；再陷下去，苦无出期，恩怨相叠，一世一世来，演着一棚一棚的戏，心有所系，业力强牵，……几时了呢？我避都不及，还要做此苦事？”

“上山前，他竟然流泪！你信否？他以为我怨叹他过往种种，我才不是！”

“师父说过：伊若直接去度我，我还不一定听入耳，还粘着这呢！像蛆抱屎，不甘放呢！”“他才是度你的人！”“得感谢！”

“原先，我只知婆婆苦！一心出离，被师父说了一番：

“佛菩萨早免轮回，还是一遭遭来，为着不舍我们……你不能自己跑掉，丢下一堆人不管；“为利众生，愿修诸行”，成佛不是为了自身解脱，是因为到达八地菩萨以上境界，才有般若智，度不同根器诸含识——如果只知修行，没有大愿；不发无上菩提心，后出世只是个有钱势的人，动机若不对，甚至到魔天去……苦行若换一场人间富贵，正是：山中无纳子，世间无将相。如果这样，没有意思！！”

另外一个“了因师”，正是二师傅，三十五岁那年听经，闻法，听师父说到：

释迦牟尼佛昔为歌利王支解肢体时，未起嗔心，说一句：我成佛，先度你。当下起大反省心，决心学佛。三、二年内，受尽先生反讽，一直到四十一时，在家拜忏；拜至半夜，看到碗大的田螺，一只只吸附在脚上，怎样踩也不掉落。之后，问起事由，先生大惊，这才回忆：

六、七岁时，逢着战争、空袭，家中断饮，母亲就到苗栗深山，抱回一堆像碗一般大的田螺，天！天！已经几十年过去，它的业识仍不消失，还在等着对方福份微薄用尽时？

夫妇二人，当下了知，经上所述：“纵经百千劫，所做业不亡”的话真实不虚。三个月后，双双出家。

铁梦听后，问她：

“寺里全是女众……？”

“果然师在水里清凉寺——”

“了因师”虽瘦，脸上已无棱角，她轻淡提着自己的红尘前劫，尘世生死结中的那人，转成一个法号，这又是怎样的绝决？

“听了佛的话，我们只是尽早回头，不敢在生死海里没出没入：山河大地，无一不在说法，连那些田螺、蜗牛都是！”

铁梦心想：

田螺们讲的法，她和果然师都听懂了；她们都及早面对问题，不等“因缘际会时，果报通自受”的那一天到来，再作怨叹！

那她自己呢？“了因师”的事，令她不断去想：

人，为什么要在花掉所有的钱后，再去面对债务呢？

“自来师”和“了因肺”，二人炒菜，从不试咸淡，却又可口、适当；众人会问：

“师兄，底时也将功夫教我们！”

二人即道：

“那有什么功夫？”

“佛菩萨未供以前，谁敢先吃？”

“自来师”俗家时的儿子，成家后来看过母亲，几次以后！伊留着他吃饭时用的竹箸，做为纪念，偶尔想起，不免感伤。

了因师于是提醒：

“师兄，您又起烦恼心！”

“师父说过：有一针！一线不舍，都落轮回，都得再来！……我们不要忙了半天又被业、缘绑来，最好是乘愿来！”

当下，“自来师”将竹筷与众人所用混合清洗，无复烦恼！

铁梦每每听众人互称师兄，总是不解；三、五次过！便问年轻的尼师：

“为什么是师兄呢？她不是女的吗？”

尼师正色回答道：

“我们都已经是大丈夫了——”

这样一句话，她在心上盘了一日夜，也总算明白：

自己开了半天车，跑这么远的路，不就是为着来听这句话的吗？

除了厨务，她也参加晚课。听师父讲一系列的《华严经》：

现一切有悉皆如梦。

说诸欲乐无有滋味。

知诸家生皆无有我。
知一切声悉皆如响。
知一切色悉皆如形。

大抵一千个人听经，即有一千种注解，因为众生往往照自身境界，生出许多意思，也因此佛法着实难说，但不说又不行！师父是七十上下的比丘尼，不过精神、体力都似五十岁的人；当她讲这句话时：

“不要枉得一次人身，莫要辜负你前世的修行；只有聪明没有用，经里说的[虽慧莫能了]啊！”

铁梦会全身颤抖！

一百天过去，她的脸更圆，体重增加，心中实在无事可放：

每日六点起，只能去抬菜，澄惠已被母亲接回，现在是她和月塘搬柴。……每个下午，才是她留给自己的时间——看经，或者到菜园浇水，有时月塘也去。

慢慢的，她也跟着在斋日持午，体力和精神反而更好；后来知道“过午不食”的原意在于悲悯，更是确定方向不疑！

早起是诸天食，中午是佛和人道，鬼道只在临晚才用；饿鬼道诸生灵因前世多计谋人，慳食、吝啬，又不惜食物，受无物可食或到手即坏的果报，在听着傍晚人间铿锵炒菜声，碗碟声，愈是痛苦。

古代的许多高僧，当修行至某种境界，饿鬼道哀哀呻吟的声音贯耳不绝，过午不食，就出自内心的至忧与不忍——陪着饿肚子。

她问过月塘，除此之外呢？

月塘这样说：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音声海：佛讲经的音声，阿修罗打仗的械斗，人间的痴缠、竞争……都飘过耳际，只是我们凡夫心昧听不见……。玄奘法师第一个收的大弟子：窥基大师，不是连床下一只断脚虱子唉叫一夜，都历历在耳吗？”“还有，寺里早、晚课的钟声特别久，是师父慈悲，地狱的狱卒！在听着寺院钟声时，会停住手和刑具，暂止不罚。”

她们常在午后的菜园遇着，除了浇水，月塘也将自身的法喜分與她：

人的六根追着尘境走，因为一世又累积，六、七识早勾入无数妄想意念，全堆在第八识里。

人系每完成一们所谓“梦想”，常得攀无数外缘，才能完成：往后这些幻缘，又得一一去历——因此自劳、奔波，可以想见！

“但，因为是幻生幻成，实质并无，只赚一顿疲累而已！祖师有过一句：往来三界疲极，觉悟生死如梦。……”

铁梦恍然道：

“我们凡夫死便死了，后世不知前生，不能做总检讨；他们因为是一世一世连着看，有些像回顾展！”

月塘又道：

“做学生时，我们都读过[知止而后有定]，但诸多追求，几个停得下来？如果不是缠义讲得这般微细，我大概还在有为法里舍身忘命！”

铁梦无语——

“你看过圆笼内的松贝吗？它跑了十圈、百圈，却迤在原位拨弄，只是枉受心苦。？”

从唯识、止观、禅宗到净土，月塘无不深入：

空，为什么是空？

“空是诸缘会合，不具有能独自存在的单一本质！就像这些菜，从种子、土壤、阳光、水，缺一则生命现象即无！以此比喻，世间人、物、事相；尽同此理，都只是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空亦不作[无]解，是不长驻，停留，宗喀巴也说：未曾有一法，不是因缘起。”

“既是性空、缘起！菩萨深知一切法无我，因此苦、乐不受！”

铁梦心想：

几分之几的原因、由来，拼成一幅现象，暂住如露，一过交集处，每个因子各自抽退，一点不具体，要叫谁受？师父才会说：有为法如云，智者不能信。

月塘又道：

“菩萨因为断了见、思二惑及尘沙惑，是不流泪的，如果有泪，也是为众生流的！经上说[别泪成海]：众生无始劫来，轮回六道，受无量苦，所流的泪水，淹成大海……却又不明所以：若从何来？”

铁梦静默一会，方说：

“这二天正读《楞严经》，读到第三卷——阿难尊者对佛的偈颂；流了一夜的泪：

妙湛总持不动尊，
首楞严王世希有；
销我亿劫颠倒想，
不历僧祇获法身。
伏请世尊为证明，
三月后世誓先入，
如一众生未成佛，
终不于北取泥洹。”

……

她念局颁时，本来看着远方的山头，三、二分过去，月塘都无回声，才把头低下，只见一滴滴泪水，雨帘一般，纷纷落土……

她定定看着地面上米豆大小的湿润，逐渐扭散，才意识到：原来二人都在流泪。

不知多久过去，双双都停止了，铁梦才说：

“说来惭愧；从前，我甚至分不清菩萨、神仙。”

月塘道：

“神仙觉得他在做善事：旧的传奇小说不是写，上天界、仙山，得积三千善行。因为是着相行善，福报享完，还堕轮回！而菩萨不作人、我的分别，甚至所有功德，全部回向十法界。……《金刚经》说：[菩萨不受福德！]”

铁梦的眼眶又微微湿起，想着说一句：

“我读过：有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也许没有分别才是大智慧！”

月塘道：

“人身大苦，都缘于心的起落太频，禅宗祖师指它是：[鬼家活计]！”

铁梦道：

“就是沈老师书房里那只猴子！”

月塘小笑道：

“我们凡夫，人人心上一只。”

铁梦道：

“也是！也是，常常管它不听！”

月塘道：

“累劫至今，它自然[难调养伏]；佛法讲的，就是心的对治！”

铁梦道：

“管别人容易：管自己才难！偏偏，世上的学问，都是管别人的方法多！”

月塘道：

“心的活动愈小，自性回到大寂无为，真正的智慧才会出来。得，不知无得的境界；历代祖师就这样证着生命如亘古长空！因为彼此磁场一样，不再生减如泡，不再是一段段的生死！”

澄惠走后，月塘把经书，一本一本捧到铁梦屋里；她到临走前一周，才读完自己的所有功课：

一滴精血凝，虚妄执为我；人的痛苦，就在他以为有我！而这个“我”，却只是前因、宿缘所衍生出来的报身，五十年或八十年，即成泡影！

如果一定要说有一个我，那是玄奘大师所指：投胎时最先到，死时诸根坏去，而后离开的八识心王——是无始劫来的生死本！

罗汉只证我空，却执在法上，大菩萨到圆满处则是：我空法空！诸相皆尽。

八识田中的如来藏，本质清净和为，当身心意识起诸多功能时，它不发挥作用，只在：心所有的造作、经营都停止时，生命的大拙才起大用！那才是生命真正的能量！

人为了豢养那个假我，什么业都敢做：为了满足诸根——眼、耳、鼻、舌、身、意，怎样的因果都去背！而真正的宝物，弃置不顾……

苍生啊！苍天！

这段期间，沈老师转来一些申请表格，铁梦先有些犹豫，月塘却说：
“你年轻，人世还有许多因缘……就照原先的计划，出国或读书，亲近了佛法，诸境俱转，会更明白，其口到那里，都是道场！”
“遇到相知之人，也可以考虑婚姻；同修同参，……莫因种种，致未知者诽谤造业！”

听了她的话，钱梦在十月底将申请资料悉数寄出，她同时收到两封铁城的信！
出国迄今，铁城没回来过，她当然知道是怎么一件事，给他的信，也一一经过检查，因为厌恶这种压迫感；这二年，她根本不写信。

除了贺年卡，另一张问她近况，底时出国？那个学校？

她回信只说：有事延一年，学校未定；过年会回白水湖。三月到台北办相关手续，出国前，再和他联络。

就这样，铁梦从夏天直到冬天，看尽山头的树叶，由青变黄。……走前一曰：她自己爬上后山顶，从最高处放眼下来：

人烟苍茫，世事浮波……

她在空无一念之际，闪出志芝庵主的偈子：

千峰顶上一间屋，
老僧半间云丰间，
昨夜云随风雨去，
到头不似老僧闲。

不知怎么，她竟是呵呵笑起。

晚来，铁梦随众人上课，师父正讲《阿弥陀经》最后章节：

——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于五浊恶世，
行此
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
难。——

听到这里，铁梦惊觉自己泪留满面。

课下后，她告别注师父，也与熟识的尼师一一相辞。再回寮房时，廊下遇着阿婆：

“老菩萨，我明日回去——你在念佛用功？”

阿婆道：

“真惭愧，阿慢去听经，我今日脚疼未得去！”

铁梦看她手中数珠不断，说是：

“你也在精进呢！”

阿婆合十道：

“我这老，不认真，会输一只鸟儿！”

“？”

看铁梦一脸不解，阿婆又说：

“寺里原有一只鹦哥，自己飞来就不走，大概有人放生，它每日早晚！只会一句：“阿弥陀佛，你好！”三年过去，真殊胜，居然站着往生！没倒下来，赢过一些人要去之前哀爸，叫母，爬床，抗席，”

那晚睡觉，铁梦一直看见：阿婆与鹦哥在一处念佛；阿婆每念一声，周界就生一朵小莲花，然后合集成好大的莲花。将伊和鸟儿一起托住，飘走——

而她自己，不止输一个阿婆，还输一只鹦哥。

……

半夜三点许——

铁梦一惊起，再也无法入睡，她望出窗来！天空犹是星光点点，山上一片凉意；

她加了外衣，走出门前：廊下还有小椅两只，昨晚与阿婆说话未收。

坐着椅身，凭靠栏杆处，远看大殿的灯火通明：

埂方所有世间灯，

最初成就菩提者；

普贤菩萨正是这样赞叹如来！

她因此想起《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令人动容的一段经文：“……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成势悉皆退失，……如是一切不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

所有的了义、究竟法，是诸佛累劫证知；此一刻时，她应该伏身下去，为了自己曾经深深辜负！

换衣、洗面后，铁梦到来时！一殿的佛身皆默然。她特别在观世音菩萨和普贤菩萨前，跪身下来，深作顶礼。

当她头顶着地，小翻两掌，再合起站立之际，她看到月塘：

她穿着罗汉褂，手上是些细竹条团成的那式大扫帚，正一去一来，扫着大殿前的落叶！

“师兄——”

刹那间，铁梦只叫了这么一句，再说不出话来，月塘只说：

“四点一刻早课。师兄们常常抢早扫地……惭愧！”

铁梦近前，将畚箕对着已聚成堆的枯叶，手一拨；再倒进旁边大袋。

月塘如果说惭愧。那她通有什么字、句，言说自己？

弄好前头。二人又到殿后来；寺依山而建，后山崎岖不甚平，大石头参差错置，扫帚没得用处，二人只以双手捡拾。

铁梦一弯身，看到一群蚂蚁沿着石头边沿爬过，有去有回，既搬食物又赶路，实在辛劳！

月塘看她定住，自己也停手下来：

“每次看它们，就会想起藕益大师的偈子：

曾为王侯争城邑，

曾为蝼蚁丧尘土。”

铁梦没有出声；月塘又道：

“第一次看这偈，冷汗进了一身！”

冷汗直进的；岂止一个月塘？

铁梦站立原处好久，看月塘收着扫地工具，也忘记自己怎么洗了手，直到听见钟响，想起这是她在寺里唯一赶赴着的早课，便与“自来师”借了海青，列在最后排，跟着大众颂：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课后的钟声良久未止！她又想起月塘的话来。

早斋时：

这是她在山上最后一次的早斋，……铁梦念着“食时五观”……仍然没有办法不落泪！

离开斋堂，她缓步回寮房拿行李，出来时，看到月塘在廊下：

“我和你到山门！”

除了分享法喜，月塘平日甚少言语，少言语亦是门里功课。

铁梦静静与她走在寺院，到大殿西侧才停住；她放了物件，直入殿里：

礼敬诸佛。赞叹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请转====。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这些都是普贤菩萨教她的功课！

当她再跨出门槛的同时，并未弯出底下，却直往大场前走：

一殿的佛菩萨，二六时中所眺望处，就是这么一个点、面，她不能不在心！

走至尽头处，铁梦往下看去：

山下是蜿蜒溪水，四处有户户人家，极小极微，似火柴盒一般的屋舍、宅居这一俯一仰！万缘在目，眼前的山河大地，溪壑、川湍……

铁梦恍然觉醒：

原来——众生大怨，才是汝放身命处！

她静悄与月塘跨出寺外，一路走来无话。

铁梦此时相信：

她的人生，如果未经这一段，如果没有允亮和别人的结婚帖子，那才是遗憾、欠缺！她自己也不知要忙碌到几时方休？

两人错肩走着，月塘说道：

“寒山诗把我从世间梦里叫醒，但，真正下决心是读到《地藏经》[旋出又入，劳斯菩萨]时的大惭愧、大忏悔！”

“不过，真正确定自己：菩提道上永不退转——是憨山大师的“但尽凡情，别作圣解”！”

铁梦道：

“不就是师父说的经句：不作圣心，名普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月塘点头道：

“经上说[心开如连]，某些体悟是很难说的……就用这几个字，大家共勉！”

说着，已到了山门下，月塘停脚，将自己腕上念珠取下，放置铁梦手中，说是：

“一声佛号，摄：悟、修两门：常念才好！”

铁梦这时没有半句话；月塘又道：

“此门中人，心，相皆昼；我早无世间离情！”

“珍重！好去！”

她说完，略略晃动手势，然后转身离开。

铁梦站在原处，一句话都无，木椿一样，看着月塘一步步往大寂寺走，直到整个身影不见，再无回顾。

菩提珠串在手中，只是轻盈一握！但它却是最重的！！

小小的一百零八颗菩提子相串而成，铁梦平白看月塘将之三挽，套在手腕处，她亦见过念佛老参，无时不在手指间拨数这一式念珠；在都市的公车上，在听经的讲堂中，在念佛念出心得、功夫的隔房阿婆手里——

而她手中这串，自有份量：

历经十数年，梨香色的珠子，早成褐赤；月塘心念的单一和戒体的纯净，交集成今生了却处！

如是一会，铁梦的脚，还是无挪移；从她跨出大殿的那刻时起，耳内一直响着这样音声，这一路下来，她都听到佛陀的殷殷嘱咐：

“弟子啊，不要相信你的心！当你变成阿罗汉，你才能相信你的心！”

（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得罗汉已，始可信汝意！）

阿罗汉是诸惑已断；人的心却变易无常，偏偏世间人没有一个不为心所役！心的最内层，最灵亮的八识田，志公禅师指它：

不见头，亦无手，

天地坏时渠不朽。

……

开悟的高僧是不妄语的，天地在有为法里，自然是成、住、壤、空。天地坏时，我们的至性真质还完好如初，还是发光体！

人如果能知：世间人争破头抢着要的那些，其实不重要，那真正要紧的，反而弃置路上，被自己践踏而过！

如果知晓这些，人会大哭，但人无知觉；每日的勾缠、争斗、奔驰、纷扰……所有的聪明、巧计！代替了大拙大能——

这不是密勒日巴师父说的：人类真正该大哭的事吗？此际：

铁梦没有大哭，她又要回到滚烫如沸水的人世！

她将菩提子绕住手腕，开始一步步往山脚走；

上山前：

她在丰原的一处小街集，吃了一碗面，她记得：自己是第一个上门人客，时间尚早，老板还在准备其他菜色等物：

那人烧了一锅水，已经滚透直响；他手上提着拔先羽毛的鸡，往热锅内这样丢下去：

铁梦全身跟着震动！

不止当时，她到现在还感觉：那水是整个烫在她身上！

也不只那鸡只，是所有的争竞、追逐者，都在那滚烫的沸水里，头没！头出！

大寂寺几乎就要看不见了，铁梦止不住回头再望一眼，如今她手上还多了一串菩提子——

佛恩，已灵，往后，她不能再辜负！！

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得一身人身，且出生在有四众弘法的地方，是多么不易啊！她想到《法华经·譬喻品》里有一句：

若作骆驼，或生驴中身常负重。加诸杖捶，但念水草，余无所知，……更受鳞身……宛转腹行。

从前，她只是略知，不曾去想：有世界以来，多少生命，受着苦楚：背着重物，还要被打，心只想着水草，什么都不知道。或者做蛇，原来是用腹肚走路，你的肚皮摩着砂石，是痛不痛？……

相较之下，人身有这样难得：多少生命甚至百千万劫中，未闻佛名！未知解脱真义！

难得，已得；难闻，已闻；闻后也未必能信，而她的这一念净信，是所有佛菩萨护念！

感谢月塘和师父！感谢每一位弘法者！

下山的路，总是轻快非常！走着，走着，她老远即看到起步处那块木牌……

经过时，她想对它会心一笑！

往下再走，阿难尊者的话又浮到眼前：

伏请世尊为证明；

五浊恶世誓先入——

这一刹间，铁梦只想跪身下来，深深顶礼——

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

谧静的午休时间：

苍泽坐在校长室里；已经一月底，学校就要放寒假，他不经意望出窗去：

那株老梧桐，才二日未加细看，已不知底时进出几许绿来！

雪津平时都到他这儿，二人一起吃蒸的饭盒，今日因母亲有些感冒症状，她上完第三节课，即匆匆回去。

他二十七岁那年，到台北参加教师研习会，雪津与他同班，之后联络不断，隔年，两人决定厮守终身。

婚后！雪津请调到白水湖！此后二十年，大半生就这般过去！

他们有二个小孩；跟水霖，知理的小儿子同届；三个大男生都在台北读大学，明年毕业。

祖母在九十五岁那年过世，正是父亲的遗骨被发现后第二年；

父亲和黄老先生骨骸，经两家人商量，重葬在近郊的东耳寮，出白水湖不远，三分钟车程即看到。

叔父、阿婶这些年也回来过，去去、来来，大多数时间在东京。

他自己教了二十三年的书，这几年换成行政工作，那么多的学生里，他老是会想起黄铁城！

苍泽自抽屉里，翻出一张美国邮筒：

老师：

我出国近十载，未曾回转，亦无一字一墨；人生在世，最大的无情与冷

淡，不过如此，

——不

但是——每至深夜，扪心自问，这几年所坚持、奋斗的，都只为了

欺己心，不负深恩而已。

申请回台，屡遭驳回，……老师，我可能是你教过的学生中，唯一的黑名

单人士！

回想：如沐春风的白水湖国小，老师，请相信：我所有的作为，都只是为
着继续我们父、祖辈所坚持的一个理念而已。

学生铁城

百拜

一九九二、九、二十八

去年，收到铁城的信，之后，长长一个冬天，苍泽都心情郁滞，只要往这方面思想，他就沈闷不语。

雪津要进入前，看到一个学生家长走出来：等他走远，她看苍泽双眉打结，便问：

“是——有事吗？”

苍泽道：

“他新开一家电动玩具店，这学期发觉自己孩子课业退步，要求换班！或者换老师！”

雪津先是没讲话，停了一下才说：“这就是世间人的颠倒！如果一件事，别人的子弟因为它受害，自己的小孩怎能幸免？”

苍泽道：

“我坚持：换谁做老师都无效，请他回去想原因！”

雪津道：

“希望他能想出来！”

苍泽又问：

“妈妈要紧吗？”

“一点腹泻，改吃清糜，已经好了；倒是妈妈要我问你，说管区警察来过二遭，问我们下个月要去台北参加追悼会否！去的人数得先讲！”

苍泽没说话；倒是雪津又道：

“……到不到会，又怎样呢？如果事实不公布，所有的人不能从真相里学到什么，事件很难过去的！他们真的不知这点？”

说着，降旗时间已到，苍泽丢下一句话，转身往操场走：

“去也可以，听听他们还要说什么！”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总统府举办了二二八受难者追悼会”！与会者，扶老携幼，一、二千人。

从台北回来后几天，苍泽难得开口讲话，那时已是三月天——

空间，周边，忽热忽冷的转换着春天欲来的讯息——有这么二天，音泽都感觉自己昏沉易入梦。

这日，正值假期：

不知为何，他忽然起个大早，看看表，五点未到，身边的雪津睡得正熟。

他换了衣服！推车出来！

整个白水湖幽幽、暗暗，人们大概都还做着春天的梦境未醒！

也说未出原因，苍泽只是突发奇想，将全部的白水湖街心绕一遍：

这几年，他们买了车，雪津也考了驾照，有时下雨天，载着母亲四处走走；总是方便些！但，无事时，独自一人骑上脚踏车！还是有许多意思！

同样的钟表店、银行、米店，布庄，水源兄弟的店面，回春堂已收起，他舅父老去，表兄弟搬到台中。

他从二十二骑到今年四十九，……这么些年，人一个个变老，每幢建筑物也转作沧桑。

钟表店的老板还在，只是换他儿子管店；不同的是：在这样的大清早；每个店面都还关着，门尚未拉起：苍泽初看时，原先熟悉的一幕幕，竟有些突兀不能相认！好像一个人忽然变脸，明明是认识的，却又不似了！

……

经过春枝家时，他的心有时会颤那么一下：

这么多年来！他是见过她几次：

几乎都在极昏黯的夜里！春枝穿着厚黑外套和她姊姊回来奔丧！父亲之后是母亲，然后伯父、母……

再有钱势、名声，所有的人，终究都得走一条路！

他也看过她的弟媳推着婴儿车，慢慢出、入那户门。

每一扇门都接进过新娘，也扛出来棺木：每一户人家都轮流着喜丧、生死的事。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人类可以一直繁衍！但如果悲剧不会重复……

这些年，他其实难得想过春枝；在此时刻，不知怎样，他整个心思起一种未曾有的清澈：

这一生一世，他应该思念她！

春枝是爱惜他的！这爱，不同于人世根器所能理解和尽知！

她不拆毁他周围的世界，在他父亲的浩劫之后，那个祖孙三代活命的根基、凭靠，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父亲，会怎样对付他！

爱！不会是单单二个人死命要在一处，而把外面的情形带到绝境！

她那年才二十四……

春枝啊！春枝！

为什么她少年时即能懂得的，他自己要到接近半百，才了然于心？

我今日来流浪；

看破了爱情——

苍泽想着，不自觉的哼起，当年与春枝在表店相遇，老板所放的那条歌曲

再下去是大洋楼，空癫有雄早已作古，那无人知解的谜团和他的喃喃自语，一起收理。

往下两旁的房子，全在翻修、改建，有时他也无暇细看！

出庄外以后，路分两线，一往学校！一往东耳寮，埔仔厝……

他是会想到：二人去看电影的那个小村落——

骑着，苍泽先向学校转，然后突然来个大反向，没多久，在两个小土堆前停住：

夜晚的水气未尽，坟上的小草尚沾露珠，天要光不光！

他在四处绕着，找来几株小野菊！各供在二座石碑前：

“父亲，还有黄前辈，我来看你们——”

二月底的会，水源等人没有参加；从台北回来！苍泽就更清楚：

如果不是受重创的人，自内心将它真正放下，整个事件怎样结束？

此时，突然有人自身后，触摸他肩头，苍泽一回头！啊了一声；以他的个性！极少这样忘情。

“是——铁城？……铁城！”

“老师！”

当年的铁城，无异是他的小助理！整天在身旁转！上了中学，大学；偶尔来找他，然后是出国，无音讯，

时隔二十二年，他长成这么好的白水湖子弟！！

铁城可以说，是他教了这么多年书以来；最聪明、资质最好的小孩，当然还有铁梦！

这样的资源，曾被冻结在外……他在教书，但苍泽真实不知，其中的症结在那里？

当年的屠杀者，怎会料到：人类真正最宝贵的那相，是不易被灭亡的！去掉第一代！掩藏、尘封住第二代，然而第三代还是会昂然凸显……因为：

当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去说一句话，不是为自身打算时，天就得替他打算！苍泽站在那里，眼眶像接通的电线一样，不断灼热起来，他只差没有哭出来：铁城忘情的抱住他，二个男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

“几时……到的？”

铁城的脸微红而润，一如当年：

“——昨晚九点出机场，就从桃园坐夜车回来，到家二点多！”

“没人接你？”

“原先担心入境会延搁，我父母又难得出大门；摸未清楚，只会着急，所以没说详细，只打电话讲到：这二日内回家！”

苍泽又问：

“你才到未久，也无躺一下休息！”

“时差，又是兴奋，并无睡意，全家讲话到三、四点，还有阿叔，阿婶，又给阿公拈香，后来自己就骑车出来，一路上、心中直想大喊：‘白水湖！我回来了！’”

苍泽未语；铁城又说：

“这里是外公本来的田，小时候我们常来！”

说着！二人一起向祖先合掌、行祀！神情肃穆。

这时。清晨的云气稍退，太阳这才探头出来。铁城搭着他的肩胛，二人随意在阡陌间走着；苍泽问：

“你回来多久？底时得离开？”

铁城这一听，停住道：“老师！在普林斯顿，我每天做梦都想着回来，那会再走？”

苍泽道：

“好啊！大方向定了！其他慢慢说！铁梦呢？”

“她在柏克莱，还得二年半才能毕业；她一知我要回来，寄来这么一首偈给我，老师，你看，”

铁城说着；自上衣口袋，取出一纸邮筒，又展开来，呈到苍泽面前：

铁城：

知道你要回家，了解你的心情。特别附一首偈：（保证你从来没读过！）

还乡尽是儿孙事；
祖父从来不出门。

南泉普愿禅师

铁梦一九九三、二、廿三

苍泽看过，且说：

“情境实在好；铁梦真是聪明！这份是有深意的，不在表后意思，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再细细体会，不过我也想抄了寄给在日本的二叔，我相信看过之后，他会举家搬回来！”

铁城道：

“好啊，好啊！若真的回来，我们就跟铁梦讲，她一定欢喜！”

说着，苍泽提议：

“走！我们骑车旋绕到学校的旧路，然后，老师请你吃米乳、饭丸！”

“好啊！”

二人一路并肩踏车；经过半山和牛稠底，铁城又问：

“我小学就想问道问题，既然叫白水湖，湖在那里！”

苍泽一手扶车，一手指着：

“你看，我们刚才经过那里，往东的方向，那一大片半湿半干，像沼泽的洼地，上面乱长着小树苗……就是老一辈认定的白水湖；几千万年前，它可能是湖泊，但时序变迁——”

铁城接下道：

“这，就叫做沧海桑田吧？”

二人愈骑，感觉愈热，都忍不住停下来脱厚衣！

季节真的在转换，气候日渐温暖起，春天是真的到来——

但春天也会再走，在来、去流转间，他、他们的心上轻放着，许多祖先们做过，却没有做完的未竟春梦。